

花城
原创

老夫少妻

刘小川 著
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

老夫少妻

刘小川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老夫少妻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夫少妻.

刘小川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7.1

ISBN 978-7-5360-5011-2

I. 老... II. 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9401 号

责任编辑:孙虹

技术编辑:易平

平面设计: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 1 插页

字 数 230,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定 价 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“花城原创”出版缘起

几年前，网络媒体盛行不久，有一位作家便说：“……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，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。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？这就是了。”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，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。

几年过去，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，中国已经有1亿网民，3.5亿手机用户，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，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手机短信流行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，影像铺天盖地。有人质疑，小说往何处去？作为语言的艺术，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？

剧变之际，我们推出这套“花城原创”丛书，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，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，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，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。我们相信，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，需要艺术的滋养。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

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，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发展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，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。随着汉语逐渐走强，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。

“花城原创”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：第一，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；第二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，有人文情怀，有理想主义倾向；第三，作品具备原创精神，鼓励艺术创新，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。

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，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。

希望“花城原创”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，撷取动人的浪花，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，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。在这里，我们打开一扇门，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，各尽所能：是星星，就应尽力地，闪烁；是花朵，就应尽情地，吐艳。

第一章 郁金香 1

一阵河风过，郁金香抱着双臂，老曹挪挪脚挡住风口。郁金香背靠老榆树，面向老曹。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在老树与老曹之间。老树结实，老曹硬朗……

第二章 春来茶 35

俱乐部里七八张棋牌桌错落着，郁金香好看的纤手提着铜壶穿梭，抬着腿儿，绕着圈儿，春装在身上笑容在脸上。马社长说：明天弄个牌子挂上，就叫“春来茶”。中老年人全都笑了。

第三章 金教授 65

金教授穿过课桌间的长廊，迈着长而直的腿朝邱萍走来了——至少邱萍是这么感觉的。夏日里金教授的目光掠过她，像袭来一股凉风，她身子猛一颤呢。金教授又讲笑话了，数百学生的哄笑声中，邱萍自语：这老男孩儿……

第四章 老夫聊发少年狂 91

金教授是成都的老名人，老名人惹出新话题：以七十多岁的老迈之躯，迎娶不足三十岁的漂亮姑娘，留下若干悬念。成都的大街小巷议论蜂起，吉胜街更是七嘴八舌不停口……

第五章 黑衣男子冷眼瞧 115

黑衣男人冷眼打量，直到邱萍和金教授走出他的视野。朱军说：邱萍够靓吧？他妈的还是白领。小骨骼，长肉不显肉，十年八年揍不够……

黑衣男人徐徐道：你可以。老头子不是她对手。

第六章 烦恼 133

郁金香有志气，掺茶卖烟过日子，不羡慕那月收入几千上万。老曹也是没志气，几辆汽车就让他思绪混乱。不过，老曹比黄帅呆强一些，毕竟是自食其力不吃软饭。

第七章 丁冬 153

郁金香十几岁老曹就开始观察她了，盘旋了二十年才凌空扑下。抚摸即是撕扯，亲嘴等于喝血，老曹大口吞吃过足瘾哩，只盼着幸福日子不到头。可是、可是夫妻恩爱不过冬……

第八章 万年寺 173

邱萍和林杏花走进著名的无梁砖殿，拜了普贤菩萨，各自口中念叨，念毕相视一笑。走出大殿，看见百步之外的金教授借着微弱的天光朝她们望着。林杏花蓦然觉得，那是一个孤单的老人呢。

第九章 本能 193

沙发足够宽大，空调开到夏天的温度，胡乱放一张影碟，有“二级”镜头就行。二级片通常有故事情节的，符合他们的口味：一男一女街头相遇，不知怎么就走到一起了，就同处一室了。接吻……

第十章 相爱者双双起舞 229

金教授摆手道：邱萍，你不要劝我。没用。我八十岁你才三十几岁，我八十五岁你不到四十岁，这种前景怎么说也是黯淡的，我倒没什么，可对你是毁灭性的。老师爱你，所以你非走不可。

第十一章 秘密协定 245

金教授与“小陶红”同处一个家，亲密起于不透明。他们是模糊的，暧昧的，含蓄的，韵味的，不透明朝着透明出发，却是款款而行，一路风光好。

第十二章 余音 261

郁金香前景看好。劳动挣钱，不凭脸蛋儿卖钱，活着有主见，将来处对象时，首先看自己喜欢不喜欢。——暗想那人什么样呢？

后记 273

老夫少妻

第一章

郁金香

一阵河风过，郁金香抱着双臂，老曹挪挪脚挡住风口。郁金香背靠老榆树，面向老曹。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在老树与老曹之间。老树结实，老曹硬朗……

三月上旬的这一天，赵渔夫妇吃过早餐，打发十一岁的儿子赵高下楼，坐公交车到学校。商女吃饭的速度稍慢，她喝着牛奶。平日里早起要做操的，今日却慵懒，穿衣梳头磨磨蹭蹭。窗外是个灰天，太阳尚在观望。蓉城的灰天，一年当中要占去半年，雾蒙蒙的养人。次为晴天，再次为雨天。——盆地天气的这般搭配，女人们便有福了。若是吃穿用度不愁，操劳日益减少，驻颜就容易。商女原属丰腴型，通常不用化妆品的，兴之所至略抹一抹，“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……”今日单车也不骑了，老公开车送她到电信实业公司。

二人到楼下，却见昨天那位穿黄衣衫的女人提着菜篮子上街，背影愈见年轻。商女不禁想：这女人……看门人老曹穿着西装，并且系了领带。头发染得乌亮，一根根向后拖去；依旧向商女堆笑，明知故问：商女啊，小赵科长的汽车呢？老曹隐隐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。偌大的门房格外整齐，用作起居室的那间屋新换了窗帘。赵渔的三菱越野车开过来，商女坐上去。驶出吉胜街77号这一段，又见那黄衣衫女人，配一条紫色裤子，白色高跟鞋。听见车声她转过脸，早有准备似的，冲着赵渔和商女启齿笑笑。

商女想：怪媚气呢……

赵渔送老婆去公司，自掉头到“今天”出版社上班。

且说这穿黄衣衫紫裤子的年轻女人。女人名叫郁金香。

六十开外的看门人老曹，暗恋郁金香有二十年了吧？老曹大郁金香三十岁——也许不止三十岁呢。因为老曹的

年龄是个谜，户口簿和身份证不一样，身份证和实际年龄又有区别。不过，年龄不重要，身体重要，活力重要。郁金香在冬瓜场出嫁的那一年，老曹在冬瓜场做着村会计。他听过郁金香的墙角。村里人说得好：不听白不听……当然了，听也白听。冬瓜场的月黑风高夜，土砖墙上贴着好几只耳朵，其中就有老曹的那一只。其时老曹未满五十岁，在村里是出了名儿的“老操哥”。老曹有老婆，用老曹的话说是一根老丝瓜，老丝瓜最大的心愿是啥呢？就是把血气正旺的老曹变成一只蔫茄子。老曹这种男人岂能干休？天黑他一蹶几里地，听墙角如同听戏。冬瓜场有这个传统，西瓜场南瓜场也不例外。放眼十里冬瓜场，漂亮最数郁金香……三五条光棍，涎水湿了土墙，而老曹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杆枪。吱吱吱，窗内使劲吃哩，窗外磨着牙齿。迎风摸黑溜回家，发现唇上有血印子。——郁金香啊郁金香，叫我老曹好想！

时殊势易天地变，眼下的老曹是个城里人了，吉胜街77号，数他名头响。看门人不可小瞧，收入超过城里的许多糟老头，羡慕下岗工人。出版社的住宅大院，也住着外面的闲杂人等，曾暗中努力挤走他，令他卷铺盖，滚回冬瓜场。然而李进社长一锤定音：老曹吃苦耐劳有目共睹，如果老曹这样的同志都要走人，那么社里很多人都应该扪心自问。李社长的话传入老曹的耳朵，老曹顿时大泪滂沱。李社长真是贴心人哪，照理说门房这种芝麻小事儿，何劳大社长亲自过问？是小赵科长进言，商女姑娘讲情，“一把手”才得以体察下情一言九鼎。“同志”、“社里”，话儿暖

人心哩。老曹以一介卑微的临时工，单位宿舍的看门人，城不城乡不乡的，李进却称他“这样的同志”！老曹哭了，又笑了。当天就系上领带，走路昂了头，斜眼那些个“闲杂人等”。街坊邻居说：老曹，又打上领带啦？老曹打领带向来是个信号，那一年与死了丈夫的何小娜搅上了，领带隔日一换，头发时时光鲜。街坊想要打探：何小娜之后，谁是老曹的下一个目标？街坊说：老枪不可闲置的，闲置三年五载，子弹再难出膛……老曹随口说：郁金香。

街坊笑问：一朵花还是一个人啊？

老曹不答。

老曹当时信口一说，并不当真的。冬瓜场的郁金香……老曹够她不着，书面语叫鞭长莫及。老曹原是50年代的高中生，长期在冬瓜场做着村会计，架一副通光眼镜——其实他视力蛮好。80年代末他进城做了门房，守出版社的库房，一度与赵渔夫妇为邻。1995年迁至吉胜街，老曹继续做门房。他自度跟商女有缘，邻居一做若干年，夜里梦见她，白天瞻仰她，常常送去冬瓜南瓜。天仙一般的商女姑娘，老曹也曾抚肩拍背。而郁金香远在冬瓜场，出城尚有三十里地，老曹能干啥呢？老曹只能是鞭长莫及。老曹琢磨这词儿，弄出了引申义：鞭长，鞭有多长？再长也长不过冬瓜场……

老曹善于自寻乐子，没日没夜地看大门，怪闷的。郁金香，他不过想着玩玩。郁金香的郁，他喜欢想成玉的，联想《西厢记》里的台词：软玉温香抱满怀。老曹活了大半辈子，大抵看别人演戏，包括听墙角——听戏。月黑风

高夜，杀人放火天……老曹听墙角听到紧要处，那感觉跟杀人放火也差不离了。金香仿佛满地滚哩，声声怪叫仿佛喊救命，老曹听得一愣一愣：咋了？咋了？他直欲破窗而入，救下这新婚的俏姑娘。一年多听墙角若干次，几条光棍转移地方了，老曹矢志不移，专听郁金香。逢着月黑天，心就怦怦跳，不消说是上瘾了。五六里地岂在话下？老曹拣河边小道直直地扑过去。有一回小两口歪在床上看电视，调笑个没完，迟迟不动手。老曹蹲下卷土烟，烟杆子慢慢吸，黑夜里明明灭灭——他很有耐心的。夜半时分终于来了一场大戏，那扑腾，嗨！翌日老曹背了手从郁金香的院门前悠悠走过，那妙人儿正坐在太阳底下梳头。

老曹的能耐是：想不到的事，往往能做到。他是出手比念头更快的。自打走出冬瓜场，到成都做了单位人，听墙角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。城里不兴这个。水泥楼听不见的，除非拿个望远镜。再说城里的光棍自有风流去处，有些光棍叫单身贵族。

老曹袖手站大门，像吉胜街的一棵树，凭它风吹日晒，老曹一动不动。街坊说：老曹练功啊？

另一个街坊说：老曹练的是童子功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。

老曹咧嘴笑笑，露出结实的牙齿。吉胜街的一位牙医评价说，老曹有一口好牙，嚼啥都香。老曹却想：嚼啥香哩？嚼郁金香才香……

关于冬瓜场的郁金香，老曹想想而已，决不当真的。然而天降大福于斯人，将一个娇滴滴的郁金香推到老曹跟

前，凭他手忙脚乱搂抱，吱溜吱溜咀嚼——金呀玉的满口生香。老曹乐得天旋地转，“扪心自问”一百遍：

这是真的呀？不是说说也不是想想？她、她郁金香归我老曹？任凭我日日夜夜搂抱？

老曹不敢相信，却是真的——

去年春夏之交，老曹得了个机遇：郁金香离婚了。郁金香郁郁寡欢日子空虚，老曹抓住机遇将自己填了进去。

事情又源于一次巧遇。机遇加巧遇，老曹和郁金香就迎面相遇了。老曹以六十开外的刚劲之躯，继糟糕的何小娜事件之后，再度发起猛烈冲击。

这冲劲有多大，可想而知的。

说来话长。

冬瓜场的郁金香……此话不单是冬瓜场几个老头的口头禅，村干部们也时常挂在嘴上。郁金香漂亮，郁金香疯浪，小小年纪便“大名鼎鼎”。镇上的中学她念到初三，忽然宣告退学。年轻的副校长打她的鬼主意，老是约她单独谈话，小眼睛放着绿光。有一回借口天黑送她回家，摩托车驶入河边沙地，熄了火，转身就摸她，一面叫着：我的香饽饽哟……郁金香也不言语，张口便咬，要咬下他左臂的一块肉。副校长死命挣脱了，抚痛处哎哟哎哟，埋怨她：你不干就算了，为何咬人？

郁金香大眼一瞪：你想吃香饽饽，我想吃肉，来呀，再来一回。

副校长月下瞅她的俏模样，欲近她又怵她。她穿一件

白衬衣双手叉腰哩。二人对峙着，一个心头想，一个牙齿痒……副校长终于怯阵，掉转车头，郁金香一声喝：想扔下我啊？送我回家！

其实郁金香早就想退学了，捱到初三算她性子好呢。父母也没啥意见，念完初中又能怎样？冬瓜场的后生，交冤枉学费的还少啊？东家借西家挪债台高筑。郁金香一个女娃子，识得几个字就行了。

郁金香弃了学欢天喜地，整日价在村里疯玩，上树捉鸟下河摸鱼，昔日的公房像天堂，她骑在屋脊上长腿晃荡；又在晒坝疯跑，白天一群夜里一拨，好端端地玩着，忽然就扑打开了，大男孩也不是她的对手。身材高挑的郁金香，长臂挥舞又比划，指挥这个驱使那个，活脱脱一个孩子王。郁金香啥都敢做。——小小冬瓜场她啥不敢呢？村里有个帅小伙儿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唇上还没长毛呢，说话脸就红的，总是埋头走路。女孩儿们最喜议论他，梦想亲他，与他过家家……有女孩儿唆使郁金香：你若跟他交上朋友，我们就服你，每人送你一样东西。郁金香笑道：这好办……她抹了唇红，穿了白衬衣，挑小路拦劫他。小伙儿猛抬头吓一跳，左躲右闪的，白净面皮红到耳根。郁金香本不想动他的，只求同他说上几句，交个朋友。见他这样一时兴起，趁了黄昏将他掀翻，压在了瓜棚架下，口水涂了人家满脸。岂知帅小伙儿是一位好学生呢，考上成都的重点高中，大城市里奔前程，而郁金香只能在冬瓜场疯浪。

郁金香十七岁始提亲，媒婆瞅她模样儿俊，一个个踏破门槛。父母看重成都户口，而郁金香只要瞧人，比照那

唇上生着绒毛的英俊小伙儿。次年就来了一位，仁寿县禄加镇的，到冬瓜场走亲戚。二人在场口碰上了，你瞧我我也瞧你——郁金香向来敢于直面小伙儿，尤其是长得俊的。仁寿小伙子一表人才，唇边一圈黑毛，穿戴花里胡哨。郁金香将黑毛和绒毛联系起来，看他的穿戴也顺眼了——这是几秒钟之内发生的事情，人们加以概括，通常称为一见钟情。小伙子故意打听冬瓜场怎么走，那亲戚家具体在何处。郁金香期期艾艾地讲不清，干脆说：我带你去。

二人走出半里地，郁金香脸儿泛红，而小伙子已经有说有笑了。他自报姓名，姓黄，有个绰号黄帅呆。郁金香咯咯笑：我就叫你黄帅呆……黄帅呆正在眉山市念一所什么技校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八方走亲戚看朋友，自称侠客行，有朝一日独步天下。郁金香笑问：帅遍天下呀？

黄帅呆在那亲戚家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就随郁金香疯去了。冬瓜场是成都郊区的一个瓜果蔬菜基地，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扩大，方圆十几里。时为初夏时节，遍地西瓜滚溜溜，黄帅呆不问主人砸开就吃，抹着漂亮嘴巴说：我们仁寿的五星枇杷销到美国了，你尽管来，又吃又拿。

郁金香带他回家，说是村里某某人的表弟，她的朋友。父亲瞧那黄帅呆，只抽旱烟，不言语。两天后郁金香果真去了仁寿，疯玩一通回来宣布：开始处对象了，新时代自由恋爱……父母惴惴不安，使人打探，黄帅呆家境尚可，有果树有鱼塘，才略略放了心。却定下一条：须倒插门方可。黄帅呆面有难色，郁金香伸出纤指点他脑袋：

倒插门就倒插门，你不愿意啊？冬瓜场总比你那禄加

镇强。

于是，黄帅呆“嫁”过来了，却拒绝下地干活，自称堂堂中专生，弓腰驼背丢人。他带来了一笔钱，在郁金香的宅基地上盖了房子，外观气派，外墙贴了瓷砖，“龙门子”安装了铁门，还竖起两根柱子灯，夜里照天用的。冬瓜场的农民哪里见过这个？纷纷传言：黄帅呆像个阔少爷哩。不过，也有人指出：屋子里边不咋的，只一架黑白电视值点钱。郁金香风光了一阵子，扭着屁股走路，渐渐地越扭越圆，就像成熟的南瓜。不分昼夜和黄帅呆干得欢腾，有人打从墙下过，听郁金香大叫：帅呆，帅呆……这人当日四处传播：

我亲耳听到的，金香喊再来，再来！

老曹也听说了，捋须自笑：要说郁金香的夫妻事，没人比他知道得更多。而作为冬瓜场的村干部，他随时可以登门的。村里哪家哪户不待他如上宾？算盘珠子少拨一颗，便有酒菜伺候。他架了通光眼镜，穿上蓝卡其中山装，晃晃悠悠地上门。黄帅呆虽然自比阔少，却也识得村干部的厉害，买来瓶装酒，敬上五牛牌香烟。郁金香系了围腰在厨房忙做菜，进进出出的，穿一条紫色喇叭裤，时髦的大裤脚该有一尺宽吧？乡下人叫做“扫帚裤”，两条腿扫来扫去，高跟鞋踏响水泥地。老曹的余光随她移动，若无其事的样子。老曹说：这提留款嘛……黄帅呆一味奉承，拍不完的马屁，郁金香只不理睬——老曹那点心思，她还明白？夜里听她的墙角，白天还上门吃喝，没撵他走已经是给足面子了，想看笑脸呀？回家看你老婆去。

郁金香不是掉头就是转身。殊不知老曹自有高招：金香姑娘面如花，转身驮个大南瓜……

村干部们开会，常常聊起郁金香。全村头号俏姑娘，搁在唇齿间舌头上，搅和着南瓜籽花生米。老曹自抽他的土烟，笑而不语，等几双眼都移向他了，才不紧不慢地开口，抖露一二细节，现场感权威性十足。

老曹说：帅呆和金香嘛……三个字，干得久。可是帅呆酒量不行，三杯下肚一准早泄。

吊眼睛村长笑道：那就天天灌他的酒，天天让他早泄。

红鼻头书记说：十天半月，弄他一个阳痿。

老曹将唾液吞了，沉吟道：依我看，帅呆和金香干得久干得凶，但干不长，早晚要散伙。

村长乜斜他：你倒巴不得，帅呆走了你老曹顶上去。

书记啧啧红鼻头，甩出一句：老曹壮得像条牛，顶翻郁金香。

妇女主任笑倒在地，老曹向上翻眼皮：他散归他散，关我屁相干……

老曹的话是有道理的，黄帅呆一年年地游手好闲，呼朋引类走东窜西。烟要抽“过滤嘴”，衣服要新潮，还用上了寻呼机——腰间吱吱吱像蟋蟀叫，帅呆取下摊在掌心，懒懒地说：噢，有人找。冬瓜场的年轻人奔走相告：帅呆有个高科技，叫“有人找”。其时老曹已在成都做了三年门房，回老家纠正说：

那叫传呼，知道么？摩托罗拉……帅呆那玩意儿是国产货。

没过多久，老曹也有传呼了，单位配的，略胜帅呆一筹。老曹开口闭口单位，郁金香很不爱听，可她的耳廓轻微颤动，是要竖起来的意思，老曹只一瞥就看仔细了。有一次他回老家吃九大碗，借着几分酒胆，伺机对郁金香说：我有电话机哩，这玩意儿没用，送给你……郁金香瞥他一眼，走开了。

黄帅呆与时俱进，冬瓜场率先小康，标志是手机取代了寻呼机，一天到晚拨号码，也不知真打还是假打。代价是家徒四壁，电视机坏了，铁门锈迹斑斑，两盏照天的柱子灯早不亮了。黄帅呆不当回事儿，安慰老婆说：家家都差不多。我们毕竟有手机，早晚要联系生意，赶上信息时代……郁金香手头一毛钱都是钱，儿子上学老人生病，她愁死了，而黄帅呆百事不管。村里的混混儿隔着瓜地打口哨，他揣了手机出门，抛下一句：有生意……

信息时代近在嘴上远在天边，郁金香没了笑影儿，俏脸生怒意，细眉横大眼凶，恶声替下媚语浪语。好日子到头了，帅男靓女开始打架，奋战春夏秋冬，郁金香双臂乱舞，俗称“婆娘拳”的，披肩秀发高高扬起。

帅呆制她不服，自己怯阵走人，回“娘家”索要盘缠，穿西装系领带，皮鞋闪光……成都重庆昆明，他满世界帅去了。

有人在昆明打工看见黄帅呆，一身名牌手机高档，估计是将某个富婆弄呆了。

郁金香也呆了：她相中的帅小伙儿，竟是这种男人……

那些日子，老曹常回冬瓜场，照例是单位人的派头，皮鞋与头发争亮——这还不算，惹眼的是腰间一条裹袋。老曹说：成都人都兴这个，就像70年代的军用皮带。军用皮带……你们见过么？

冬瓜场的时髦青年纷纷仿效，却比不过老曹的裹袋鼓鼓囊囊，腰缠万贯似的。老曹不就是一个看门人么？可是老曹说：人与人不同，花有各样红。我们“今天”出版社……老曹说一半留一半，暗示他收入不菲。偏有人寻根究底：莫非你比正式职工挣的还多？

老曹笑道：这个嘛，不好说。工资表上他们比我多，不过，嘿嘿……

老曹的老婆每进一回城，总要拎回一些东西，泰国米、金鱼油、特浓奶……并且显示给乡亲们看：都是高级的东西，城里的阔人才用的。“老丝瓜”满村游走，嘴里含了吸管，吸着特浓奶，老脸儿根根皱纹美滋滋。老曹的大儿子参军，小女儿在机关做打字员，这些都表明，老曹确实能耐大。十里冬瓜场，老曹美名扬，当初黄帅呆是年轻人的偶像，眼下老曹才是榜样：不用起早贪黑地赶路，又不日晒雨淋，挣钱有外快，更有保障——社保医保什么的。老曹但凡回乡，必定是这家请那家邀；村头茶馆一坐，七八只手抢着给茶钱，虽然钱不多，三毛，可是乡下人讲情义——手要伸出去。男女老少听老曹讲成都：电梯公寓玉林小区金牛宾馆，顺便扯上美领馆。

一个妇女问：啥叫美领馆？

老曹说：顾名思义，领了美元下馆子……

老曹开玩笑呢，有后生抿着嘴儿直笑。

那些日子，脸面最无光的，数漂亮女人郁金香。田间小路遇上老曹，她老远把头低了。老曹与她搭话，问这问那，自然是关心她的意思，没别的意思。老曹一直是关心她的，无论老曹当村会计还是做单位人。老曹说：帅呆他…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郁金香俏脸儿通红，支吾几句抬腿走人。老曹扭头瞅她，送上一句贴心话：有事你打我的电话！

老曹把门房的电话抄给她，她犹豫着接下。

黄帅呆灰头土脸回家，名牌西装破了，高档手机没了。昆明打工的农民传回消息：帅呆被富婆玩腻了，一脚蹬了。

黄帅呆向老婆赔罪，半夜里长跪不起；又勤快了一阵子，穿上胶鞋下地，向村里的老农学习种瓜。郁金香渐觉日子尚有盼头，大眼睛也有光了。可惜好光景转眼即逝，黄帅呆故态复萌，跟镇上的几个混混儿伙起，吃喝嫖赌兼上网，自称未婚青年，网名就叫帅呆。他把自己的照片发出去，晃眼一看，不就是当初的奶油小生唐国强么？冬瓜场的人说：帅呆全国撒网哩，要网住一条大鱼。

黄帅呆果然又消失了，大半年音信全无。年轻媳妇们变着法子打探：帅呆是在外面挣大钱吧？农村青年走上这条道，也是迫不得已，只要他寄钱回家……郁金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媳妇们得寸进尺了：

那钱影儿喜煞人哩，一把一把。

郁金香忿忿然：鬼影儿都没见着，还钱影儿呢。

媳妇们四下传播，冬瓜场对黄帅呆有了定评：帅呆弄

不过富婆，说到底呆子一个。老曹回乡为众乡亲释疑：成都这号人多着呢，住洋房开汽车，每月花销几大千。帅呆排不上号的，他弄的都是小富婆，管吃管睡罢了。

老曹伺机开导郁金香，送上贴心话儿，贬损黄帅呆，提醒她趁年轻要死心，不可一根筋。老曹的家和郁金香的家隔着几里地，并且隔着一条河，老曹从成都回冬瓜场，借口坐茶馆，顺道看望郁金香。群众的眼睛雪亮，瞧出老曹的动向了，却大抵分成两种意见：一种说老曹毕竟长期做过村干部，关心下一代；另一种则认为，老曹分明是老牛想吃嫩草。而村长私下表态：

乡上开会不是有句顺口溜么？怀里抱着下一代……

郁金香终于决定离婚。黄帅呆在外边帅不动了，又遭富婆遗弃，又是回家跪地求饶，额外加上了一个动作：自扇耳光，小白脸扇得通红，留下了五根指头印子。郁金香暗地里抹眼泪，却是铁了心肠。老曹言犹在耳：帅呆干别的没啥，只怕他染上白粉，一辈子纠缠你！

郁金香请律师写下离婚协议书，黄帅呆一气之下签了名。——十几年前一次美丽的邂逅，以怨恨和筋疲力尽的签名宣告结束。儿子判给黄帅呆，郁金香每月须付150元的抚养费。

黄帅呆搬走了，提一只编织袋，装下几件衣裳。据昆明的那个民工描述：黄帅呆帅到穷途末路时，有个习惯动作，将一串钥匙“啪”地一声往桌上一放，抬腿便走。冬瓜场的人揶揄说：帅劲使完了，呆劲便发作。冬瓜场堪称黄帅呆的伤心地，他指天发誓永不再来。他确实没有带走

什么，但也没有留下什么。身后只有一个破败的家，墙倒屋漏的，呆立着当年的俏姑娘……

离婚事件是发生在2002年初夏，几天后老曹得了消息，立刻赶回冬瓜场。老曹有了一辆电瓶车，二手货，照样风驰电掣。冬瓜场距成都三十里，一条水泥路，两边满是瓜棚。电瓶车上的老曹像一只大鸟掠过。时机要抓紧，这年头……郁金香这样的女人一旦没了男人，只怕挤破门哩。成都的阔人都有汽车，活动半径大，来去如风又气派，郁金香一旦被他们发现了，多半弄去做二奶，哪有老曹的戏唱？一年来他频频回老家，不惜出钱请人看大门。时机要抓紧，不抓它就溜了，娇滴滴的郁金香就落到阔人手里了。抓……老曹瘦而有力的手像老鹰的利爪。

这是五月的一个下午，太阳火辣辣。老曹披一件短袖衫，戴着墨镜。电瓶车不拐弯，直取郁金香。门上却挂了锁，家里没人。老曹掉转车头往河边疾驰，在郁金香的瓜地上戛然而止。瓜棚里探出一张脸儿，正是郁金香。真可怜见的，毒日头烘烤，她还弓腰喷农药呢。老曹“刷”地抖开折扇，为她使劲摇。

郁金香瞅瞅左右说：找我有事呀？

老曹说：听说你离了？

郁金香咬咬下唇：离了。

老曹说：看你热的，回家歇着吧。

郁金香摇摇头，又望了别处。河对岸的瓜地里有农民朝这边看。

老曹说：金香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你

种啥瓜呀。晚上我到你家？

郁金香说：不。

老曹笑笑：要不……到晒坝？我有要紧话对你说。

郁金香未吭声，转过身往瓜棚深处走去。

老曹回老屋，单等日头落下。老婆狐疑地问：你又回来做啥了？

老曹笑道：看看你不行啊？

老婆嘴一撇：看我这根老丝瓜？呸！河那边有金瓜。

老曹拉下脸：别胡说八道。

老婆嘟哝着弄夜饭去了。

老曹喝下几盅酒，夜色未浓已窜至晒坝。这原是生产队时代晒谷子的场地，一排公房废弃多年。晒坝大过两个篮球场，夜里愈显空旷。老曹抄着手转圈儿，落入当年。——当年这儿大热闹哩，草垛堆成几座小山，村里的姑娘小伙儿入夜便聚拢，嬉戏啊，打闹啊，男女扑腾、拱翻草垛的事时有发生。那年月的老曹，四十出头身子精壮，专与年轻人混耍，讲故事翻跟斗，表演自行车特技：拾起地上的一枚分币。他教过郁金香骑自行车呢，扶她的身子嗅她的头发——少女的发香醉死人哩。郁金香人小疯劲大，早晚缠他，曹叔曹叔叫得怪甜。老曹的自行车全村最棒：一辆变速式山地车，红黄蓝三色，骑上去要撅屁股的，小青年背地里叫他“老操哥”。有个夏季的夜晚，郁金香在曹叔的鼓励、批评以及手把手地帮助下，绕晒坝疯转了几十圈。大汗淋漓下河洗浴，曹叔伏到水中没动静。郁金香正惊恐，他突然在她面前冒出来，水柱冲天像条鲸鱼……

天黑尽了，有几颗星在闪。老曹蹲在公房前抽烟，烟头明灭传递信号。公房吊死过一个五保户，村里人走夜路要绕道。老曹不怕。郁金香也不怕。是个疯浪娘们儿，老曹想。可是生活折磨人哩，这些年的郁金香已失去疯劲。跟黄帅呆弄了一场婚姻，凄凄惨惨收场。该换个活法啦。老曹有办法。怎么说老曹也算个城里人吧，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。求领导帮帮忙，老皮子老脸的，领导不会驳他的面子吧？老曹霍地起身自语：

金香啊，我老曹不敢夸口为你上天摘星星，却有能耐不教你下地种瓜……

老曹守候多时，不见那高挑身影。郁金香的家离晒坝不足一里地，抬腿就到的。星星都走了，河风阵阵吹，穿短袖衫的老曹露着胳膊，微微有点凉。老曹挥臂舞了几下。年逾花甲之人，皮肉儿恁结实哩，骨头邦邦硬，里外烧着一把火。金香金香金香，叫我老曹心慌……老曹念一句顺口溜，背了双手徘徊。——这动作来自做村干部的时光，紧要关头就会用上。干部不分大小，一律要背手的，无论你是省上的干部还是冬瓜场的干部。宽敞的晒坝，老曹的两条腿画着十字走着弧线，脖子伸得老长，朝着同一个方向。

郁金香出现了。

她从侧面来，立在一块瓜田外的榆树下。老曹暗笑：鬼丫头你跟我捉迷藏哩。老曹走过去，故意朝别处张望。郁金香慢慢移动，大半身影到了树后，老曹反向绕树猛一喝，郁金香吓坏了，一下倒在老曹怀里。可老曹原是正派

人呢，并未趁机实施搂抱。郁金香穿一件薄绒衣，指头冰凉。

郁金香说：曹叔你吓死我了。

老曹纠正她：叫我老曹吧，单位里都这么叫。我叫你金香姑娘。

郁金香叹息：我也不是金香姑娘。金香姑娘已经老了。

老曹笑道：在我眼里，你一直是小姑娘嘛。记得骑自行车不？

郁金香点头：咋不记得？

老曹感慨：就像昨天似的。

郁金香说：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硬朗。

老曹说：你还是这么漂亮。

郁金香轻轻摇头：真老了，生出白头发了。

老曹一跺脚：都是帅呆弄的。这帅呆……

郁金香瞅黑夜不言语。

老曹凑近她：别再种瓜了，进城找个事儿做。

郁金香仍不言语。

老曹瞅瞅她，又说：我帮你。找领导反映反映情况，就说你是我亲戚。编故事糊弄糊弄，知识分子心肠软。

郁金香说：这……恐怕也要花钱的吧？

老曹笑道：花几个小钱儿，不算啥。有空我就找领导磨去，大不了磨破嘴皮子。我干了十五年，没向单位提过条件。半夜爬墙追小偷，李社长夸我老当益壮，特批一笔奖金。金香啊，我会这个——

老曹双臂一抖，吐个门户，郁金香看武打片识得这招

数的：螳螂拳。她抿嘴一笑。

她说：曹叔……老曹，谢谢你。

老曹说：本乡本土的，别说这话。

郁金香说：你这么关心我……

老曹说：应该的，应该的。

一阵河风过，郁金香抱着双臂，老曹挪挪脚挡住风口。他想：她没说离开……郁金香背靠老榆树，面向老曹。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在老树与老曹之间。老树结实，老曹硬朗……郁金香仰了头叹息。跟黄帅呆这十几年，欢娱少烦恼多。心里积下郁闷，夜晚失眠白天操劳，怎不生白发？怎不见老？十里冬瓜场又有谁知晓？唉，唯有这老曹。老曹的短袖衫儿在风中飞飘。郁金香依稀记得，她小时候，老曹就是这般模样了。她并不知道老曹有多大年纪，也未曾想过。一向只觉得，老曹不显老。野地又起风了，郁金香紧紧抱着双臂。

老曹关切地问：你冷吧？

郁金香说：有一点。你也冷吧？

老曹说：我是火体人，热着呢。

郁金香说：你穿这么少。

老曹笑了：不信你摸摸看。

老曹握住了郁金香的手，动作奇快。当初对那中年妇人何小娜，也是闪电般伸手。老曹的手不仅有热度，更有光滑度。而郁金香的手不单冰凉，已有几分粗糙。老曹想：这就叫城乡差别，她学骑自行车那会儿，一双手要有多嫩有多嫩……郁金香慢慢抽回她的手，指尖滑过他的指尖。

老曹心底一阵嚎，真想给她拥抱啊。月黑风高听墙角……此刻脸对脸脚对脚。可是莫急，莫急，按摩店的小叶姑娘说过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老曹使大力按下狂嚎，冲郁金香咧嘴笑笑。

远处传来狗吠，冬瓜场一片宁静。郁金香还不想走。伤心女人苦水多呀，牵挂他乡的儿子，怨恨黄帅呆。老曹听她诉说，瞅准时机插话：金香你做得对。金香呀，你跨出关键性的一步，以后就好办了。以后包在我身上……

野地的风时歇时起，老曹越凑越近，自是为了替她挡风；又握一回手传递热量，掌心贴她的掌心，像武林中人源源不断发送内力。

老曹送郁金香回家，顺便说，他也要连夜赶回单位去。郁金香表示关切：不能明天再回去啊？

老曹沉吟道：夜里责任大。

其实老曹惦记着十一点以后的小费，这许多年，他是靠着勤劳与节俭才有今天的：拥有一张工商银行的蓝色的储蓄卡。存款好几万呢，对一个乡下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笔巨款。

老曹送到家门口，此地俗称龙门子的。郁金香说：进屋坐坐吧。

老曹说：不坐了。

他进院子略略巡视，说：你这房子也该修一修了。

郁金香说：凑合着住吧，哪儿有钱修呢。

老曹说：房子咋能凑合？办法总是有的。

老曹没说啥办法，可郁金香相信他。老曹脸上自然有

皱纹，皱纹里似乎就藏着办法。甚至老曹表情活泛的五官就写下了两个字：办法。郁金香心里热乎乎的。

老曹走了，大步流星过小河，一条汉子似的，健壮的身影没入夜色深处。

老曹真是雷厉风行，三天后重返冬瓜场，再一次将郁金香约到黑灯瞎火的晒坝。他告诉郁金香，领导已经答应了，适当的时候请她进城上班，比如做零售书摊的售货员，或管理出版社的库存。后一种更巴适，工资稳定又清闲，老曹进城之初就干这个。郁金香连声道谢，却问：你请领导吃酒抽烟了吧？老曹摆手：没，没有……郁金香哪里肯信，摸出一张票子来，要塞给他。老曹坚决不肯收，二人便在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绕圈子，都不要那张红色的钞票。也许钞票生气了，自个儿掉到地上，又让风刮进了草丛。郁金香弓身寻找，屁股撅着，老曹又想嚎了。

草丛黑乎乎，郁金香终于找到了，回身寻老曹，忽觉几步开外的老曹有些异样呢。她噘了嘴，第五次或第六次将钞票硬塞过去，那老曹竟发愣，身子抖上了。郁金香意识到什么，把头低了。

老曹缓过神来，将人民币揣进郁金香的裤袋，迟疑着，拍了拍她的肩膀。二人都有点僵硬，言语失掉了方向。老曹没头没脑地说：这裤子是新买的？

郁金香说：穿了三年多了，腰围不合适。

老曹说：我看挺合适。

郁金香说：有点松，我找裁缝改一改。这涤纶面料经得穿……

老曹没接她的话，也没伸手试试她的腰围。闪电般的老头，此刻倒缩手缩脚，也不知怎么搞的。

农家的灯火离得远，两条黑影靠得近，却始终未能抹掉距离。西瓜南瓜快成熟了，空气中有甜滋滋的香味儿。多时未下一滴雨，今年的瓜儿格外香甜。郁金香说着她的瓜地，眼里闪着光。农事辛苦，却仍然有丰收的喜悦。话题一转说到帅呆，郁金香一声长叹。帅呆在校学种植业，如果肯下地，小日子也能过的。郁金香虽然自知比村里别的女人生得好一些，却不是一心巴望走出冬瓜场，上成都下重庆图那大富大贵。老曹一个劲地点头，瞅她在空中比划的手，就像舞蹈似的。转眼他瞅她的裤子，确切地说是瞅她的长腿。老曹一向是时代的老曹，与时俱进讲究现实性：拿腿跟手比较，腿就更富于现实性。舞蹈之类，不够实在……他活动筋骨，绕她转了一圈，他吐着气呢——武林高手练吐纳功夫，身腰刚劲腿脚利索。

郁金香忆往昔归于黯淡，结尾回到开头的那声叹，泪光闪闪。老曹慈祥的手又派上用场了，顺理成章搁上她的肩。这一搁大约有半分钟吧？黑暗中的老曹一动不动，倒是郁金香肩头微颤，心中升起一股感动。

她想：老曹心疼人哩……

他想：火候已过半……

这天晚上有一桩巧遇：下雨了。

本来老曹按计划行事，今晚并没有安排什么大动作。七八分火候他才出手，十拿九稳的。他还惦着小费呢，郁金香说个没完，他不忍心撤下她的兴奋劲儿。于是，她说

呀说呀，把雨给说来了。夏日里头一场暴雨先声夺人，豆大的雨点打在脸上生疼。两个人跑起来了，却为奔跑的方向发生了短暂的争执：郁金香叫老曹回家，老曹执意送她。心疼人的老曹，怎能让她孤身一人穿越野地？乡下光棍多，蹿出一个就够她受的……老曹拉她的手跑过了两块瓜地，脚下全是沙土。郁金香要命的高跟鞋跑不快，鞋跟陷下去了，老曹力气大，猛一拽她就倒下了。老曹压在她身上呢，她回头说：我的鞋……嘴一张便有软软的东西硬硬地抵入，牙齿碰上牙齿。郁金香慌忙说：老曹你……老曹不言语，又滚又爬的，使上了邪门武功。大风刮起来了，雨打沙土噗噗噗，二人滚到河边，爬起来又跑，郁金香提了鞋光着脚板，对老曹刚才的举动并无敌意。小河清浅宽约数丈，有座桥在上游百米外，老曹喊：金香，就从这儿过！郁金香说：可是……话被雷声盖去，老曹现在不听她了。情况突变，老曹要提前实施计划。雷电雨催生豪情，老曹的瞬间状态在大风中诞生：一把抱起郁金香，“扑通”一声下水了。河水齐了小腿，河中央齐了腰，老曹一点都不在乎，还放慢了速度，还开着玩笑呢。

老曹对怀里的郁金香说：你不算重嘛。

郁金香说：一百多斤哩。

老曹说：二十年前我挑过三百斤。

郁金香笑道：恐怕是吹牛吧？那会儿你是村会计。

老曹说：吹啥牛哩吹啥牛哩……

老曹不用吹牛，老曹自己就是一头牛。河两边满是树，风啸林吼。老曹大欢畅：风雨且来助兴吧！又有闪电撕裂

夜空，大雷抖落一阵豪雨。

郁金香催促：快点呀，老曹。

老曹兀自逞能：河水凉丝丝，好生舒服。洗个澡多痛快……

过河就回家了，大雨倾盆而下。老曹在屋檐下抹把脸，仰面笑。郁金香说：笑啥哩？老曹指天说：他哗哗哗，我哈哈……郁金香原本是疯浪姑娘，生活的重压令她麻木，而老曹的疯劲调动她埋在血液里的本能。

她说：老曹你快进屋，我熬碗姜汤。

老曹逐一查看她的灶间、堂屋、厢房，探头瞧瞧卧房，心想：架子扯得大，那帅呆不实在……湿漉漉的郁金香端着姜汤过来了，二人面对面地喝下，不约而同瞅院坝，大雷雨一时半刻停不了。老天爷啥意思呢？也许老天没啥意思，人有意思。老曹当年墙外听戏，此刻人在墙内，如同他家住河东，却跑到河西……冬瓜场的老曹，吉胜街的老曹，六十开外的看门人老曹啊，生命是啥东西？生命是一杆枪，对准郁金香。

老曹说：堂屋漏雨哩，厢房刮风……郁金香懒得管：破房子凭它破去。老曹却不能坐视不管的，找来木盆接雨，寻出几块砖，用砍刀劈了，塞进厢房的墙缝。仍有穿墙风呜呜响，老曹侧耳听，原来在卧房。——当年听过墙角的。老曹手提砍刀走进去了，像个劈柴匠或泥水匠。——劳动真好，劳动者哪儿都能去。郁金香随他走了几步，转身仍去厨房，为老曹烧一盆滚烫的洗脸水。老曹将漏风处一一堵严实，放下工具拿起洗脸帕，脱了短袖衫，手臂胸部有

肌肉。郁金香呆了一呆，背过身说：

你的裤子也是湿的。

老曹依言，又将裤子脱了。

郁金香进屋寻一张干帕子，一面问：洗好了吧？

老曹分明在外屋洗的，却在她身后回答：洗、洗好了。

郁金香吃了一惊，干帕子掉到地上，待要弓身去拾，老曹已将她掀翻。一个喊一个嚎：

老曹！

金香……

这一回能量大喷发啊，就像5月里这头一场暴雨，一直持续到后半夜。老曹老泪纵横，趁郁金香上厕所，蒙上被子呜咽。天哪，天哪，老曹也有今天！六十几岁的身子骨，享受睡里梦里的郁金香。哦，金香金香，哦，喷香喷香……郁金香好奇地揭开被子，老曹捂脸说：不好意思哩，老辈子与你这下辈子……郁金香打断他：别说老辈小辈的，我倒觉得，你比我更年轻。她回到床上疯劲未已，托了老曹的下巴问：

从实招来，你听过我几回墙角？

雨势渐歇，老曹方溜出院门，回头向屋檐下长身玉立的郁金香做个城里人的手势：飞吻；大踏步回老屋，对付那根老丝瓜。

郁金香一夜就上瘾了，她着实惊奇呢：以老曹这把年纪……她和老曹于雷雨之夜做成一处，原本有些糊里糊涂。她离了婚心情郁闷，身子也寂寞。与黄帅呆长久未行夫妻事了，她记不清最后一次是在年前还是年后。总之，一年

当中肌肤最为敏感的季节，花红草绿狗儿叫的，她抱着枕头夹着被子睡觉。村里人说话难听：少是夫妻老是伴，中间一截就凉拌。郁金香担心被凉拌，只因她尝过热烈的甜头：结婚头几年，也曾与老公颠鸾倒凤，不分昼夜地寻欢。冬瓜场她扭着屁股走路呢，越走越圆。机耕道上她近看远看皆受看，村长分析说：金香身上有股气哩，老远就能闻到。兴许是媚气加香气，再加南瓜的甜气……妇女主任说：依我看就是骚气！

黄帅呆伙起镇上的混混儿，抽烟喝酒打牌，床上渐渐失了锐气，不顾她的感受，自个儿哼哼几声就歪在一边结束了。郁金香闹离婚，黄帅呆实施武力镇压，帅男靓女展开肉搏战，倒是滚来滚去，呼哧呼哧的，形式上逼近了颠鸾倒凤，实质上是两只乌眼鸡——打架非为打架，有“政治”意图的：生活中要占上风，迫使对方就范。郁金香双臂乱舞形如厉鬼呢，少女时代的疯浪劲令毛发倒竖。黄帅呆自忖取胜难，远走高飞了，早年的功夫用到一个又一个富婆身上，换来几套名牌西装。郁金香被凉拌了，一年半载，难得一回床第之欢，肌肤失了光泽，弹性也减弱了。村长的吊眼睛很快发现了问题，对妇女主任感叹：还是南瓜圆……

这话太难听了。然而冬瓜场的特点，是越难听越能传播。——老婆婆新媳妇奔走相告呢。还是南瓜圆西瓜甜，郁金香今日凉拌，明天就傻了。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哩，婆婆大婶强调说：女人就那几年……郁金香外表倔强，内心却紧张：她的初中同学，被凉拌的不止一两个，她们身

上果真有股馊气呢。郁金香自幼心高气傲，若落到那般境地，活着哪有滋味啊？不如死了好。

老曹真令她开眼界呢，将二十几岁的黄帅呆也比下去了。一招一式全是真功夫，床上地上板凳上……他闷声不吭像头牛，半夜起性子下河洗澡，搅得水花四溅，她几乎跟不上形势呢。夏季尚未过半，她走路又像南瓜了，胸前顶着西瓜，通身散发的气息宛如香瓜。村长纳闷说：金香很奇怪，这里面肯定有名堂。谁在搞名堂？不符合，要调查……郁金香才不管村长的名堂哩，她巴望老曹搞名堂。她叫他的名字呢：老曹，老曹……如同她当初喊：帅呆，帅呆……她在老曹的抚弄下舒展开来，甘愿受控于他，迎着他的粗野，合着他的节拍。连黄帅呆都不曾有过的掌控权，她居然赋予老曹。——这是啥回事儿呢？

夏日的傍晚，郁金香在屋檐下想心事，下意识盼着天黑，月黑天最好。老曹当年听她的墙角，大老远地跑来，贴了墙就不动，不辞辛劳说明什么？说明老曹疯劲大，也许……也许跟她是一路哩。——她在老曹近乎疯狂的举动中认出了她自己。她找回自己了，他们疯在一块儿呢，她是十年前的郁金香——她眼下走的路却不是当年的老路。毋宁说这一条更具有挑战性，更陡峭更崎岖：险处风光好哩。老曹使手段弄高潮，城乡结合自创新招……郁金香瞅着夜色想：

论年纪他是老年人了，何以那般厉害？是不是老年人都这样呢？抑或老曹是个例外？老曹向她承认，四十几岁就恋上她了，于是他……他疯起来就没完没了？郁金香想

着这些事，夜色难掩羞涩呢。三十几岁的身子，入夜就要念想，改变脑袋的朝向：院门半掩着，她留意着门外的水泥路，捕捉远处传来的细微声响。

而老曹这边，更是迷上了郁金香，就算她是一碗迷魂汤吧，老曹甘愿一口喝下。电瓶车飞快，三天两头溜回冬瓜场，闪入那河边院墙，爬上那绣花大床。村里的闲话怪话，老曹一概不理睬——他根本就听不见呢。他忙得不可开交哩：掏心掏肺的话儿，颠来倒去的劲儿。明知墙下贴了几只光棍的耳朵，他不管，他干得更起劲：

外面的角儿跑到里边来了，此时不表演，更待何时？

然而“老丝瓜”等着他呢，一日深夜，摆下阵势跟他吼：

你这挨千刀的啊，听听全村咋说你啊，老牛吃嫩草，老不害臊，老不死……卖屁股的郁金香，大破鞋郁金香，有本事你成都卖去呀，北京卖去呀。哎哟哟我心口疼，哎哟哟疼死我，拿绳子来勒死我，拿耗子药毒死我！拿刀割我的肉挑我的筋哟，哎哟，哎哟。我要歇口气，我还不能死……我两眼一闭你日翻天啊？休想！做梦！我要看你现世现报，鬼来抓你，阎王爷请你，耗子亲你苍蝇吻你！老牛吃嫩草哟，老不害臊老不死；卖屁股的郁金香哟，屁臭屎臭尿臭！大破鞋，天底下最大最大的破鞋，破鞋破鞋破鞋……

老太太骂出了节奏感，几乎陶醉在骂声中。顿足捶胸，跳，双手高举，掌心向外落下来；自扯头发舞一通，又将它拢拢好，别上一根夹子。老太太一袭青衣，束了腰带，

脚蹬一双绣花鞋，屋檐下跳到院坝，指天指地骂老曹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老脸儿阵阵潮红。有些句子她甚感得意，比如：我一根老丝瓜和你缠到底哟，你休想将我弃；郁金香臭婆娘，臭气顶鼻子哟，臭死冬瓜场……

老曹背了双手走来走去，几番想笑——嗨，听她闹，看她跳。今夜有个大月亮哩，老婆跳神似的，与地上的影子舞成双。不用说，左邻右舍都在听，龙门子外晃动着人影。老曹下决心：离！老婆有绝招——跑到城里找李社长哭闹。老曹却有法子治她——凭你跳八丈高，我一记闷棍下来，打得你闭声闭气。老曹一般不动用武力的，动武力就是一巴掌，退了老婆的神光。

老曹走呀走呀，在院子里拉着对角线，心思渐渐出离老婆。月儿大又圆，照着河西的郁金香。狗儿汪汪汪，妙人儿喷喷香……老曹从初夏嚼到盛夏，是只好瓜哩，咬一回香一回。吉胜街回味无穷哩，老曹那个念想！千言万语汇成一个字：离。老丝瓜老妖婆，我上个世纪就受够你了，放着村会计不当，到成都做门房。守着你我早成蔫茄子了。老曹是一杆老枪，枪口喷火哩，撂倒郁金香……

老曹越走越快了，抬头望明月，低头思金香。老婆觉得他今夜奇怪，大耳光迟迟不扇过来。她不怕挨耳光，单怕老曹的手不摸裤袋。乡下有句大实话：你有莫如我有，两口子还隔一只手。事实上她两个月没拿到一分钱了，情况很严重。有人向她传话：郁金香用上了泰国米金鱼油，绝对是老曹五一节得的福利。更有消息说：郁金香正联系施工队，房子要大修。她又气又怕哩，坐到一只矮凳上，

浑身冒汗，瞅着老曹怪模怪样地走。老家伙腿劲足，走到天亮吧。裤袋鼓鼓的，分明有货……她蔫了一会儿，冷不丁跳起再骂，矮凳让屁股甩出老远。她顿足号啕：

李社长呀李青天呀，你可要管一管呀，老家伙伤风败俗色胆包天……

老曹一声喝：屁！李社长是你娘家人啊？是你小舅子啊？你找他去，你马上去！告诉你，老子刚得了奖状奖金，后勤科评我半年先进，李社长亲自颁奖。你告去呀，明天就撤了我，卷铺盖滚回冬瓜场。老鸡婆你抽我的底火，老子供你供翻丘了……

老曹步步紧逼，大巴掌在空中，保持强大的威慑力，那长长的手臂像一枚即将发射的巡航导弹。“老鸡婆”节节败退，退到柱子旁了，嘴上还硬着，眼睛已在求饶。猛然听得一声巨响：大耳光扇得她晕头转向。

老曹用武力将老婆推上了谈判桌。老婆的意志垮掉了，唇边冒白沫，只见出气不见进气。有钱买得鬼推磨，有钱可以休老婆，老曹和颜悦色地说：

你只要识相，价钱可以商量。

老两口讨价还价，月光下目光炯炯。休书上写得明白：老曹每月付她 200 元。老婆咬定 250，决不让步。老曹一咬牙：

250 就 250！

老曹困了，倒床便睡。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敞开龙门子，数落到天亮。

老曹离婚了，冬瓜场的人议论蜂起，说怪话流口水、编故事过瘾的，半年未得平息。老曹又结婚了，与郁金香住到一处，电瓶车来去如风，村里人渐渐视为寻常，兴味日减。天下事总归是见怪不怪，而老牛吃嫩草，也是从古吃到今——不是有一本小说叫《妻妾成群》、有一部电影叫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么？村里的男人们有了理论依据，由愤然、茫然而归于释然。令人心酸的倒是村里的几条老光棍，一旦老曹归来，他们总是消息灵通，聚到墙下贴上耳朵。边听边笑，咯咯咯嗬嗬嗬，几张脸歪瓜劣枣，涎水湿了一地。郁金香为此十分气愤，催老曹尽快想办法，让她及早离开冬瓜场。老曹的态度却令她疑惑，今天推明天，说是领导正在考虑，莫急莫急，等有合适的位置……郁金香已经是老曹的妻子了，却不曾到他的单位瞧瞧。以前他单位单位的不离口，现在倒说冬瓜场空气好，新鲜的蔬菜瓜果，想吃便到地头摘。老曹啥意思呢？从秋天到冬天，郁金香提过无数次，自己都烦了，老曹还是那句话：快了，再等等……郁金香说：要等到猴年马月啊？

老曹给她钱，把单位发的物品驮回家，叫她弃了农事，瓜地租给别人。老曹说：这些年把你累的，享享清福吧。可是郁金香忙惯了，闲不惯，再说乡亲们都在干活，她一个人东游西荡的，更要惹闲话。老曹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成都离她这么近，要说她不向往，那可不真实。繁华的大都市，在冬瓜场的农民心中赛过天堂。只不过她嫁给黄帅呆，连向往的资格都没有。嫁给老曹，有资格了，可以向往了，却仍然呆在冬瓜场，一天天的闲着，闷得慌。老曹

瞅空回来，睡她一觉又走了——这哪像过日子啊？冬日里郁金香在屋檐下想心事，和半年前不大一样了。成都天地大，冬瓜场天地小，老曹不让她去成都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自称城里人，却把自己的老婆与城市隔开，困在乡下——这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？

不过，当郁金香即将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，老曹却有了好消息。

春节前，老曹带着新婚的妻子拜见领导——“今天”出版社社长李进，倒把李进吓一跳。十年前李进离婚，和大学刚毕业的齐红结婚，不过大齐红十几岁。而老曹同郁金香的年龄差距又翻了一倍。郁金香模样怯怯的，脸儿红红的，分明是个老实女人。李进当即表态，适当的时候为她找一份工作——即使本单位不行，也考虑到别的单位。老曹千恩万谢，临走又讪讪地说，希望领导替他保密。李进笑道：

你们是合法夫妻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迟早要公开的嘛。

老夫少妻

第二章

春来茶

俱乐部里七八张棋牌桌错落着，郁金香好看的纤手提着铜壶穿梭，抬着腿儿，绕着圈儿，春装在身上笑容在脸上。马社长说：明天弄个牌子挂上，就叫“春来茶”。中老年人全都笑了。

春日暖阳天气，郁金香提了菜篮子上街买菜。刚才她扭过头，冲汽车上的赵渔夫妇启齿笑笑，心想：商女打量我呢……初进城的乡村女人，自是有些敏感。而老曹在冬瓜场就念叨商女了，商女就像仙女……

吉胜街的尽头有个菜市场，提篮买菜的不乏年轻女郎，衣饰鲜亮，一个赛一个的。郁金香昨天穿一件灰线衣，今天换上新买的黄衣衫儿。老曹宠着她，领工资全交给她，只留下夜里的小费。她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：城里的女人开着小汽车到菜市场。她想：豆腐搬成肉价钱哩。她长年呆在冬瓜场，一年难进两回城，只听说城里新鲜事儿多，譬如有钱的男人明里暗里“包二奶”。这些开汽车买菜的女人，大约就有二奶吧？有一个看上去才十几岁呢，穿着漂亮的露脐装，佩饰闪烁招摇过市，像个女明星……郁金香不禁想：她真白呀，又白又嫩。不过凭经验，郁金香知道她不是女孩了，瞧那屁股甩得。是只成熟的好瓜哩，谁有福气咬她？像女孩的女人擦着郁金香走过，用遥控器打开一辆橘红女车，屁股一歪坐上去了，油门一踩已在百步开外……郁金香挪开视线，模样有点发愣。这大都市藏着多少秘密呀，不过，毕竟还是寻常百姓多，像她这样衣着朴素。李社长夸她是老实女人哩，老曹一再重复念叨，得了一句圣旨似的。唉，老实女人……郁金香少女时代的疯浪劲，生生被黄帅呆耗了去。

初进蓉城的郁金香满眼惊奇，只因她“身份”变了，她住进了这座大城。吉胜街位于蓉城之南，临近府南河、人民南路，坐公交车眨眼就到市中心了。总府路，蜀都大

厦，天府广场……郁金香昨儿独自闲逛，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，朝着陌生的地方出发。她身上也揣着钱呢，可冬瓜场漫长的时光，勤劳而又拮据，她懂得什么叫量体裁衣。她走一路看一路，买下一件三十块钱的衣裳。回屋穿给老曹看，老曹说：怪俏，跟商女姑娘有一比哩……

郁金香走出菜市场，太阳在身后暖烘烘。街两边店铺一家挨一家，77号这一段，几个店主送她出去又迎她归来，跟昨天一模一样。郁金香知道，他们都是老曹的老熟人，她早晚要认识的。她走进一家小超市，买了几样日用品。老板优惠她，打了八折，对她笑着说：我跟老曹是老街坊了。这人还自报姓名：朱军。五十多岁的样子，衣冠讲究，人也面善，只是瞧她不眨眼。郁金香含笑称谢了，出店门，朝她居住的门房走去。

门房比她想象的要宽敞，里外两大间，里屋整洁外屋敞亮。外屋既是收发室，又是阅览室，更是棋牌活动室。出版社的老同志称它俱乐部。老曹说，门房以前窄，是李社长下令扩建，并且搞了装修，夏天有吊扇，冬季有烤炉。每日里人来人往，下午大都是老同志，晚上则有年轻人。老曹虽是看门的，却因资格老，不必逢人堆笑。郁金香看出来了，老曹确实人缘好。这儿住着56户人家，似乎人人都喜欢老曹。夜里她提起这话，老曹轻描淡写地说，家家户户他都帮过忙的，这家扛米那家栽花。追小偷就有好几次，有一次他不顾生命危险，追回七千多块钱。失窃的那家人逢人便夸……郁金香偎在老曹怀里说：你真不怕呀？老曹说：不怕。

郁金香模样俏体形好，只是乡下的劳作让她失了些颜色。说话举止穿衣，和城里的女人有距离。回复个一年半载的，自会拾几分颜色回来。嫁给老曹，也许她并未深想。既然和老曹睡到了一张床上，与他结婚，不是顺理成章么？老曹原是冬瓜场的老曹，她是冬瓜场的郁金香，乡下和城里不一样。郁金香一直很本分，黄帅呆是她的第一个男人，老曹是第二个。她未曾盘算过，以老曹为跳板跃入成都，奔向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。——她想不了这么远的。老曹待她好，她就把自己给他了。其实……其实老曹给了她一份惊喜呢，床上百般弄高潮，她真有蜜月的兴奋呢。老曹的电瓶车神出鬼没，她在冬瓜场也企盼来着。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了，她忽然来了直觉，撩开窗帘一角，果然看见老曹沿水泥路疾驰而来，短袖衫在夏夜的风中飞飘。她急忙开院门，扑到他怀里了。夏秋两季老曹瞅空就溜回冬瓜场，一老一少竟是大欢畅。

单位人对这种事儿倒不是大惊小怪。老曹说得没错，他们全是知书识礼的，对她很礼貌。固然也有人拿别样眼光打量她，却没人拿言语来刺探，问这问那。背后固然有议论，可郁金香是从冬瓜场的闲言碎语中走出来的，就像走过了枪林弹雨，对一些零星的枪炮声不再高度警惕。老曹把她介绍给大家，老曹说：

这是金香，嘿嘿，我老婆……

春日里老曹穿着西装呢，衬衣雪白头发漆黑，系了紫红领带，活脱脱一位新郎。不止一个同志说：老曹啊，你也在城里办一办嘛，下个请帖，我们来祝贺。

老曹乐歪了嘴，摆手说：领情了，领情了，不好意思叫你们破费……

女人对环境的敏感，历来强于男人。郁金香住进吉胜街77号，不过一二日，人就踏实了。她是前天晚上到的，街上踟蹰半天，等门房的棋牌客散了才敢进屋。进出大门的人探头探脑，她难免脸热心跳。可是第二天，她已有七分自在了。出版社偌大的家属院，显然是接纳她，而不是排斥她。半夜里同老曹嘀咕没个完，倒是她问这问那。

这会儿，郁金香踏进雕花的大铁门，手中的菜篮子险些被一辆电瓶车撞飞。对方的脸还贴到她脸上，像接了一回吻。郁金香忙道：对不起……像她的过错似的。那急刹车的人生硬回答：没关系。言未毕车已动，俨然接受了她的道歉。电瓶车往东去了，速度奇快。郁金香瞅那背影，感到纳闷。骑车的是个中年妇人，衣裳整齐。昨天郁金香就见过她一次，也是疾疾掠过门房。

郁金香心想：这女人怪怪的。

门房却坐着一位老者，更是令她暗暗称奇。上午没啥人，老者独坐屋子中央，身板挺直，看上去像一堵墙。他身穿黑色中山装，扣子扣得严严实实，他不苟言笑的模样，着实有些令人生畏呢。不过，他转向郁金香时，目光变柔和了，还微微点头。老曹没有为她作介绍。

郁金香自回里屋。待她出来时，穿中山装的老者正起身告辞。他个子真高呀，肩膀也宽，看上去更像一堵墙了。这堵黑墙向院子里移动，速度均匀稳稳当当。太阳将他巨大的身影投向花台。他在三单元上楼了，隐隐有足音传来。

郁金香忍不住问：他是谁呀？

老曹说：金教授。金教授是我们这儿的大人物。

郁金香吐吐舌头：大人物？

老曹笑道：金教授的面子比李社长还大，年年有大官来看他，一溜黑车开进院子。平时也不咋的，一个人过。

郁金香说：他老伴呢？

老曹说：死了。金教授有的是钱，就是不续弦。知识分子死脑筋。

老曹检视菜篮子：嗨，牛肉。昨天鸡肉今天牛肉，明天呢？

郁金香说：明天吃素。后天吃鱼，——你尝尝我做的豆瓣鱼。

老曹笑道：等啥后天？明天就做嘛。我倒要好好尝尝你。

老曹噘了嘴等她扭头，她推开他：别叫人看见。这鸡蛋我照过蛋黄的……刚才有个女的，骑电瓶车出门不减速，差点撞上了。

老曹说：那女人每天这样，进门出门刮大风，树都要让她刮倒。上个月还撞了金教授，吓得半死。

老曹倒背双手，迈着台步走开了，一面唱：这个女人……不寻常。

郁金香说：她撞了我，倒对我不客气，跟我有仇似的。我又不认识她。

老曹笑道：你不认识她，可她却认识你。

老曹转转脑袋，又说：郁金香不认识何小娜，何小娜

却知道你郁金香。

郁金香笑道：何小娜？这名儿倒洋气。听你的口气，她和你有啥关系吧？

老曹迈台步朝外屋踱去，用京剧拖腔说：夫人暂且休问，老夫夜来细说。嗨嗨嗨，咣咣咣……

时近中午，郁金香系了花围腰，入厨张罗饭菜。厨房虽小，却是单独一间，水电气几乎不掏钱：单位规定了一个上限。老曹平时节俭，总在界限内使用，很精确的。如今添了郁金香，超出几个数字无所谓，几十块钱小菜一碟。老曹说：随使用，这儿又不是冬瓜场。

郁金香单穿薄绒衣，花围腰更显身腰俏，腿儿长屁股圆的，——她忙碌着呢，额头挂着汗珠儿。老曹在门口放一把竹椅，架了腿哼戏，左眼看大门右眼瞅老婆。街对面姓胡的老板冲他扮鬼脸，举起两只手，两个拇指相向，一点一点的，——这手势四川通用，意为鸳鸯，或搞对象，或男人女人搞在一起。老曹咧嘴笑，乐不可支呢。悄没声儿入厨，摸摸郁金香的屁股。噢，生活……午饭照例是小酒三盅，郁金香陪饮一盅。老曹吃酒啧啧有声，郁金香倒不烦他。老曹说：冬瓜场我十杯不过瘾，单位上得限制限制。

春节他抽空回冬瓜场，在新抹的地坝上畅饮一回，与她来个月下双人舞，模仿城里的“国标”。嫁给他的女人不禁想：老曹的疯劲使不完呢。

午后老曹小憩，郁金香看一会儿大门。老曹说：进城这些年，看人家午觉睡得香，如今老曹也尝尝。

郁金香说：晚上你要起夜的，中午多歇会儿。

老曹说：两口子轮番站岗。

郁金香抿嘴一笑。城里看大门的多是夫妻，而老曹独守24小时，着实辛苦。她来了，该让老曹享受享受。

老曹宽衣上床，郁金香拉开被子替他盖好。老曹瞅她的俏脸儿说：香一香。她俯下身亲亲他的额头。老曹嘬了嘴，她又亲他的嘴唇。

郁金香坐到太阳底下编织毛衣。

进出大门的住户，已有人同她打招呼。她抬头笑笑。女同志躬身瞧她的针线活。有一位模样像女孩的，穿戴时尚，披肩碎发格外漂亮，好奇地打量她，骑单车出去了。郁金香昨天就见过她，老曹说，她叫赵燕，李社长的表妹，二十几岁没处对象呢。赵燕打量她，她也打量赵燕的——女人看女人，通常一瞥就够了。

郁金香埋头织毛衣。城里的女人，织毛衣的很少见了。郁金香嫁给黄帅呆前本不会织，婚后倒学起来。她一向手脚麻利，若用棒针，两三天可以织一件。这会儿坐在椅子上，架了一条腿，手上动作虽快，心中的事儿却是点点滴滴。——女人们做女红想心事，古今皆同。三月的太阳在头上，有些热度了。老曹说，当年从她门外过，最喜见她在太阳坝头打毛线的样子。她记得那情形——她如何记不得呢？一个女人家，对男人投来的目光自是心中有数。老曹做过村会计，后来又做了单位人，背了双手打从她的院门外悠悠走过。她若抬起头，老曹必定冲她笑的。

阳光下的女人想：老曹的笑声有些怪呢，有好几种，

嗨嗨，嘿嘿，哈哈，咯咯……老曹牙好，这是老曹的优点。乡下人单重一口牙，看人看牲口，都要看牙的。不过，那些年，老曹牙好牙坏跟她郁金香有啥关系呢？她有点烦他呢，笑容里分明藏了邪。这老曹，真是活到老色到老啊。四十几岁的人还听她墙角呢。倒也可怜见的，馋着她，终非他的错。

郁金香居然嫁给老曹！当年她何曾想过一星半点？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……缘分吧。

一阵女鞋笃笃笃地过来了，仿佛冲她而来。郁金香蓦然抬首，看见何小娜，有些吃惊：这年过半百的女人真有几许整齐呢。她穿一套浅灰色职业装，头发是恰到好处的黄，脖子上缀一根纱巾。略施淡妆，面白唇红。以何小娜这几分残存的姿色，自不足压倒年轻的郁金香，可她的步态、表情，却透着都市女人的洋气——这一刻的何小娜，真可谓一鼓作气呢，她绕过院子里的花台，从郁金香的左侧走过门房，目视正前方，不屑扭头瞧她一眼。郁金香抬头，却生发了一股力牵她过去：两个女人四目相对了，持续了三五秒钟。

女人看女人能看出什么东西呢？言词梳理委实不易，而除却言词，人类又有何物可以一试？笼统地说，她们两人，一个是复杂的敌意，一个是简单的诧异。

何小娜从容上街了。郁金香心想：老曹真与她处过么？老曹不简单……

午后两点，宿舍里的人渐渐向他们的俱乐部聚集。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，有离退休的，有提前病退或离岗的，

有外单位下岗失业的。——几乎一致打着呵欠，慵倦残留于五官之间，走路懒洋洋，眯眼看太阳。衣食无忧又闲散，生活真是不错的呀。——做过一把手的马社长如此评价，其余的脸均表赞同，幸福地张大嘴巴。一排呵欠打过去，到墙下一只肥猫的脸上画出圆满的句号。

郁金香站起身，笑迎客人。

老曹从里屋出来，举臂伸伸懒腰。有个做过秘书的张同志打趣：老曹，你中午睡足了，晚上能睡么？

马社长接话：老曹精神好，晚上不睡觉。

老曹咧嘴笑：啥精神哩，老啦。

马社长瞟瞟郁金香：你是宝刀不老。

张同志说：老曹的刀枪厉害，厉害。

话说到一半，他已经笑得很夸张了，拉歪了一张国字脸。也学马社长瞟那郁金香。

郁金香到厨房提茶壶去了。

马社长仍对老曹说：李进表扬你老当益壮，有他的道理。你就是精神好嘛，有精才有神。哈。我们还穿着冬衣，你倒过上夏天了。

老曹说：马社长有才穿哩，我老曹穷骨头发烧。

一个中年妇女说：老曹，你也不穷，成都市的人均收入没你高。再说你一样享受社保医保。

马社长说：老曹也辛苦，不容易啊。

扑克麻将一一摆下，几桌人就围拢了。成都人时兴“斗地主”，动不动就万人参赌，闻名全中国。麻将则哗啦哗啦，七八个小时稀松平常。生活就是两张桌：饭桌与牌

桌。无聊的人总归是要无聊的，时光被小小的“瘾头”吸去，年复一年的，无聊到老。智力有余精力过剩，焉得不无聊？生命的潜能已被抽空，焉得不无聊？无聊不单是无聊，无聊还积聚能量呢，无聊生发更多的无聊……

老曹倒不无聊，东瞅瞅西瞧瞧，发表几句高见，像个领导。送报纸的邮递员来了，他上前搭话，打出去一串哈哈。下午扫地早晨浇花，老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。而郁金香的到来，令他的生活越发饱满，都快要溢出来了。这单位的宿舍大院，若论幸福感，谁比得过老曹呢？老曹买了好烟，见人敬上一支。捋衣挽袖洒扫环形车道，动作酷似舞蹈。——连小孩儿都学他比划呢。打牌的老头相视而笑。有人说：

老曹是个活宝。

郁金香在门外织毛衣，她听不见的。

日落时分，商女到门房站了一会儿，因儿子赵高在楼下疯玩。老曹自是献殷勤，将椅子挪到她身后。他介绍说：这是小赵科长的夫人……郁金香见过商女两次，听老曹说过无数次了。先存了一份敬畏，近距离相见时，乡下女人的自卑感油然升起。商女启口说话，却是格外谦和，夸她的针线活，又说她自己正织着一件上衣，与她针法相似。郁金香说：你也织毛衣啊？

商女笑道：是啊，刚织完一件，你瞧我儿子穿的黑线衣，昨天才上身呢。

商女略站了站就上楼了，郁金香瞅她标致的背影，介乎时尚与朴素之间的穿戴，发了一回呆。

吃晚饭时，郁金香提起商女，老曹的话匣子打开了。商女做姑娘的时候他就认识她呢，商女嫁给赵渔，他还立过功呢。——老曹一口酒一句商女，仿佛商女是他的下酒菜。郁金香不时抿着嘴儿笑笑。

她想：你倒有眼福……

傍晚照例又有人打牌，有人看报纸议论时局：“非典”有望结束；伊拉克战争即将打响。郁金香在里屋看电视新闻，门敞开着，一面听城里人闲聊。她想：知识分子讲究词句，和冬瓜场是不一样的。冬瓜场的男人们也议论国际形势，却说：老不死生个小不死哩，小不死要杀大母猪……老曹在大铁门外，应对着几个小老板的玩笑话，那个叫朱军的，一再提到她的名字。十点过后，陆续有牌客离开牌桌。十一点，齐齐地散尽。单位有规定：棋牌声不可惊扰四邻。老曹将大门上了锁，坐等小费。天气暖和了，归家晚的人也渐多，一元两元的小费，没人在乎的。老曹平时的零花钱，大抵在小费里支出。凌晨两三点回宿舍的，少则两元多则五元，商女还给过几次十元呢。

郁金香歪倚床头，等老曹过来说话。她穿一件藕色小衫儿，一条手臂耷在被盖外，手臂倒比脸蛋儿白，皮肤也细嫩。老曹熄了外屋的几盏灯，进得里屋，却不慌上床的。将郁金香的手臂掖进被子，嘴唇碰碰她的鼻子。他嘴里有甜滋滋的牙膏气。自从娶了年轻老婆，他早晚都刷牙，却对郁金香说：

你刷一次就够了。你即使不刷牙，气味儿也好闻。

老曹埋下脑袋，拱拱郁金香的乳头，使劲吸鼻子，连

声赞美：好香好香。郁金香捧起他的头，指指床边的椅子。

老曹并不服从指挥，屁股往里挪，靠在她的大腿上。

老曹说：夫人有话请讲。

郁金香说：我讲什么呀？你说过的，夜里细说。

老曹笑道：你是想听何小娜？那女人对你不够友善？

郁金香说：这么多的人，单单她板着面孔。

老曹说：她本来要嫁给我，她儿子死活反对，跟我大闹，给她弄了几个城里的糟老头，她又瞧不上。后来呀，她是扁担挑钵钵——两头抹脱。

郁金香说：我看她挺洋气的，她能看上你？

老曹哈哈笑：洋气管啥用？糟老头子个个洋气。还不是来一个走一个，垂头丧气。何小娜尝了“土气”的甜头，洋气不入她的眼。没听说过当年的“土八路”？个个都是神枪手哩，神出鬼没。国军多神气，却是面子货……

郁金香说：这么说你真和她处过？

老曹说：处过一阵子。我弄得她晕头转向。

郁金香说：她现在还单身？

老曹笑道：不单身咋的？精壮男人不好找哩。

郁金香正待揶揄他，忽听“丁冬”一声，吓了一跳。旋即明白是有人按门铃。老曹翻身下床溜出去，一面道：小费来矣。俄顷回屋，先将两枚一元硬币摊在掌心里，抛了一抛再揣入裤袋。

老曹说：丁冬丁冬，钢镚钢镚。郁金香启齿一笑。

郁金香说：老曹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妥不妥当。

老曹说：请讲。我老曹为你赴汤蹈火。

郁金香笑道：谁让你赴汤蹈火呀？我在想，外面的俱乐部，每天聚集许多人，我能不能……搞一点服务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

老曹说：义务劳动啊？

郁金香说：适当收一点茶水钱，再卖点儿香烟啥的。

老曹沉吟道：这个这个……要考虑考虑。

郁金香说：谁考虑呀？听你这口气像社长。

老曹说：小事儿一桩，惊动李社长不大好吧？

郁金香说：谁让你惊动李社长了？你先跟赵渔说说。

老曹说：好，我明天就去找他。我老曹也是单位人，你是单位家属。

郁金香说：也不用急，等周末你再说。

半夜三更了，老曹方宽衣上床。这个把钟头丁冬响了几次，表明同志们的夜生活拉开了序幕。老曹的夜生活也要开场了。短衣短裤上了一趟厕所，回房见郁金香还在盘算。老曹想：冬瓜场的女人有这特点，一件事想半天。继而又想：倒莫如一件事干半天……他脱裤子的时候对床上的女人说：你也脱嘛。老曹讲究裸睡，并且强调说，城里人时兴这个有科学依据的。郁金香尚未习惯，有些忸怩。她缩在被窝里脱裤子，被子让她的两条长腿顶得高高的。老曹扯她的小衣衫儿，说：里边挪挪。他睡外头，以便对付丁冬。郁金香的心思尚未转移到肉体上，她说：

上午来的那位金教授，怎么不见他下来喝茶呢？

老曹说：金教授不是一般的人物。他的报纸信件，社里叮嘱过，要送到他家里去。

郁金香说：他一个人住着么？

老曹说：家里倒是堂皇，就是缺人气，冷锅冷灶的。女人上门他不要。我见过一个女的，市上的副局长呢，风韵犹存蛮有味道，可他不要。大教授毕竟是大教授啊，据说他在大学有个外号“化学金山”，企业请他做顾问，只需看看配方什么的，手指头不动一个，一年就有好几十万，好比一座金山。

郁金香说：金教授有七十岁了吧？

老曹说：我看不止，退休好多年了。你老问他啥意思？

郁金香说：我能有啥意思？好奇呀。

老曹裸睡着，未及施展开来，那丁冬又来了，忙不迭的穿裤子跳下床。郁金香瞅他出去，听大门口传来他的笑，连称马社长。回来两手空空，对她说：这种钢镚不能要，马社长当年做过一把手的。

郁金香说：你倒善于区别对待。

老曹说：你说对了，单位里就讲个区别对待。

老曹拉开架式扑弄开了，裸体从这头滚到那头。郁金香配合他，也享受着，却生出一丝好笑：老曹不必这么雷大风大的，六十几岁的人了，何苦跳上跳下的显能耐？与他办理结婚手续时，她吃了一惊：老曹已过六十四，在六十五里头了。她说：老曹你六十五了呀？老曹讪讪地说：六十四哩，哪有六十五？按乡下人的说法，翻过六十五就奔七十了。床上的老曹哪里显老？既像运动员又像杂技演员，而丁冬一响，他立即停止表演。郁金香睡得香，丁冬惊梦，过一会儿重又睡去。老曹凑到她耳垂边浪语：

再来一回？

周末上午，老曹敲开赵渔的门，反映情况。他那套上了白线袜的大脚板踏上深色地板，躬身对商女笑。商女顺便问了问郁金香，笑着说：老曹你可要珍惜啊。

老曹说：千般怜万般惜哩，只是有个具体情况，向小赵科长反映反映。

赵渔认真听完了，说：我觉得可以，但要请示分管后勤的副社长。

老曹说：李社长那边，你替我……

赵渔笑道：你是宿舍的有功人员，拿过奖状。放心吧，问题不大。

老曹咚咚咚下楼去了。赵渔对商女说：老曹倒善于筹划。

商女说：是郁金香的主意吧？

赵渔想了想，点头称是。

星期一，社里的决定下来了。副社长又去请示李进，李进当即表态，并委托赵渔传达他的意思。领导的决定与老曹的初衷稍有不同：郁金香在俱乐部做茶水服务，每月300块钱，茶叶及矿泉水由单位提供。另外她可以摆个烟摊。领导考虑周全，免得一部分同志说闲话。于是就干起来了，新买了铜壶、几十副茶碗——四川人爱喝盖碗茶的。这活儿不累人，就是时间长，郁金香捋了衣袖系上花围腰，这儿说说那儿笑笑，给俱乐部平添了喜气，带来了媚气。打牌的老头话也多了，下棋的老头精力有点不集中：不是失了炮就是掉了车，吵吵嚷嚷，请郁金香评理。

郁金香笑着说：我不懂象棋的，可我听说过一句话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。

两个老头同声道：毛主席语录都用上了，我们服从，服从。

俱乐部里七八张棋牌桌错落着，郁金香好看的纤手提着铜壶穿梭，抬着腿儿，绕着圈儿，春装在身上笑容在脸上。马社长说：明天弄个牌子挂上，就叫“春来茶”。中老年人全都笑了。

郁金香不解：这春来茶……

吃晚饭的时候她问老曹，老曹说：马社长夸你哩，说你像阿庆嫂。

郁金香又问：谁是阿庆嫂？

果然有好事者，弄了小木牌挂在门框上，从此俱乐部有了名字：春来茶。每日午后，大院里的老头互相吆喝：走哇，去春来茶……茶桌亮堂，茶碗儿漂亮，提壶续水的女人，不是舞台上的阿庆嫂，而是生活中的郁金香。郁金香三个字，合到一处好看好听，拆开来也是春意盎然：郁乃郁郁葱葱之郁，金是金灿灿，香就更不用说了。郁金香诚然还带着土气，与都市女人有距离，却于乡野更近些，于她的名儿更近些。老同志一致评价：言谈举止有味道，人又大方识得礼数。却不知老曹哪世修来这等福？

老曹更是乐坏了，时常咧嘴笑，嘿嘿，嘻嘻，咯咯咯……小曲儿不离口，陈古八十年的都哼出来了。郁金香每日婀娜穿梭，春风般刮着；老曹倒背双手转悠，年轻的脸与老脸倒也合拍。固然也有同志由羡慕而生嫉妒，背地

里说些不好听的，却难以形成主流话语。春来茶开张三五天，有事没事的都来凑热闹，喝一碗，瞧一瞧，坐一屁股。——这末一句四川方言，形象而又贴切。若郁金香不在，即刻有人问：

金香呢？

大铁门外出现了郁金香的身影，马上就有人说：

金香回来了。

像报告什么喜讯似的。

老曹的老脸大放光哩，夜夜搂着香喷喷。十几年门房生涯，向往名副其实的单位人，却又始终城不城乡不乡的。总有人说：老曹，你家冬瓜场……老曹不爱听哩。难道门房不是他的家？一样的席梦思床，电视和沙发，夏日里吊扇转得欢，还是商女姑娘送的呢。然而总有人说：老曹，你家的南瓜快黄了吧？冬瓜粉不粉？去年老曹同何小娜的棒儿子打嘴仗，那家伙竟然叫他看门狗。当着同志们的面叫他看门狗啊，老曹受此大辱，转身进屋寻菜刀，被人拦下，几天做梦挥刀猛砍。十几年哪，卑躬屈膝做人，今日大翻身：郁金香住进来了，年纪轻轻有模样，花枝招展在春来茶，包括马社长在内的单位同志谁不夸？老曹哼小曲儿已觉不过瘾，弄来一段《智斗》，录音机放出来：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。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。人一走，茶就凉……

人走茶凉，春来茶空了，席梦思满了，亲不够的脸儿呀，抱不完的软玉温香。老曹夜里大嚎，哇啦哇啦讲话，梦见自己做了市长，比李社长风光，手一挥群众黑压压，

头一埋钻进“宝马”，嘴一张噙了郁金香。老曹早起放水浇花，喉头仍见颤动，是梦话在继续哩。一碗荷包蛋送到床边，郁金香欠身就能吃的，“吱溜”一声，蛋白蛋黄入了红口。昨日小笼包子，前天豆浆油条，明天该是担担面钟水饺……太阳在高楼间露脸时，郁金香提着菜篮子上街了，绿衣衫儿配咖啡色灯芯绒裤子。商女送她一些衣物，八成新或九成新的，有一款秋裙未曾穿过。老曹倒比郁金香更喜欢，一天到晚摸那灯芯绒，像触摸什么隐私。——灯芯绒之于老曹，向来是有“色情史”之意味的，郁金香如何得知？她走向菜市场，脸上除了阳光，更有几道目光：吉胜街的店主们又向她行注目礼了。那小超市的老板朱军，更显得与众不同，老远堆笑打招呼：

金香买菜啦？

菜市场入口处，有个女孩躬身问菜呢，两条腿儿又白又长，阳光下夺人眼目——这女孩居然穿上了短裤。我的天，这才是仲春时节哩。那屁股撅给众人看……郁金香认出她是前些天开车买菜的那个女孩——实则是个女人。女儿身一旦被男人碰过，就变成女人了。郁金香走近她，恰好她扭头，互相望了一眼。女孩粉酥酥的脖子上有颗黑痣。郁金香猜她的年龄：不到二十岁，或许只有十七岁。女孩朝停车的地方走去，扭腰甩臀的，腿儿格外触目。

今日阳光明媚，郁金香短小的绿衣衫儿、长长的咖啡色灯芯绒裤子也惹人瞧。那卖菜的汉子提篮的老头，眼睛睃到她身上。她问菜只微微躬下身，以免将屁股撅给众人。冬瓜场的吊眼村长，曾形容她的屁股：就像成熟的大南

瓜……

走在吉胜街上，她也讲究步态了，不似那机耕道上，自由自在想摇就摇。店铺一家挨一家，眼睛一双又一双。

日子变了。日子后面的日子将如何呢？

郁金香回门房时，又看见那个巨大的黑色背影，她想：是金教授吧？她的姓名也有个金字，仿佛有某种联系似的。金教授自带茶缸，老曹替他沏茶。郁金香照例不用跟金教授这样的大人物打招呼，径直向厨房，老曹却叫住她。老曹说：她就是郁金香。

金教授转过身望她一望，笑着说：我知道，见过面的。

郁金香脸上一热：老曹刚才正和金教授说着她吧？金教授讲的是普通话，短短的一句恁好听，带着磁性。她自去厨房，俄顷老曹跟进说：我干活去了，擦两把楼梯。金教授你要照顾好。

郁金香笑道：咋照顾啊？人家自带茶缸。

老曹说：你掺水勤点嘛，把烟缸放在他顺手的地方。

老曹一去多时，郁金香提铜壶单为金教授服务。金教授抽一支烟，她换一个干净的烟灰缸。金教授手中有一本杂志，却似看非看的，望定一处发愣。郁金香不禁想：是考虑什么大事情吧？乡下的老头也发呆，却呆若木鸡，同金教授的神态不能比的。郁金香暂且闲着，也翻着当天的报纸，与金教授隔两张桌子。这是上午十点钟光景，进出宿舍的人大抵是不上班的，有人张望春来茶，一眼又一眼的，分明是好奇，目光将郁金香和金教授合到一处。郁金

香是初来乍到的乡下女人，自然是敏感的，起身欲进里屋。金教授却叫住她。

金教授称她“小郁”，她抿嘴儿笑笑。黄帅呆就叫她小郁，说郁和玉谐音。而老曹昨夜说，宿舍的人全都尊称金教授或金老，唯独马社长称“老金”。小郁、老金连在一块儿，不是令人好笑么？郁金香一念及此，不觉嫣然一笑。而她的笑容在冬瓜场是出了名的，老老少少无不喜见，村长甚至说：日怪，金香冷笑都好看哩，哪像我老婆，张口就是两颗大獠牙，吓得老子开趟子跑……

金教授显然注意到郁金香的笑容了，望定她说：小郁啊，在城里习惯吗？

郁金香说：城里生活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吵闹。冬瓜场倒是清静，可又太穷了。

金教授说：冬瓜场水土肥沃，是个好地方啊。成都的一个蔬菜基地。

郁金香说：蔬菜瓜果……卖不起价的。

金教授点头道：我知道。这些年城市搞发展，苦了农民。

金教授的目光在郁金香脸上，又似乎越过了她。她出于礼貌，也望着金教授，发现他的额头有寿斑。金教授话未说完，她不能就走的，便站在那儿，低了视线。有人朝门房走来，探探脑袋又走开了。郁金香有些不安：这算咋回事儿呢？可是金教授对探进来的头视若无睹。老曹说过，大人物一般看不见小人物的……郁金香站足一分钟了吧，停也不是走也不是。老曹还说：大人物若是看见了小人物，

一定是在想吃掉他的时候。郁金香在金教授跟前，无端想起老曹的经验之谈。阳光透过窗玻璃，照着她冒汗的鼻头。

金教授又看见郁金香了，金教授说：你有三十岁吧？

郁金香说：才不止呢，三十多了。

金教授说：看上去很年轻。

郁金香摇摇头，表示自己已经不年轻了。关于年龄的问题她有点茫然，不知道该与这位有几分神秘的大人物说些什么。

金教授吸着烟，含笑端量她。

她低了视线，无端的心跳。她瞅着鞋尖呢。

金教授起身走了，带磁性的京腔谢过她。

郁金香瞅他的背影想：他个子真高啊，身板端端正正，走一步是一步的。

老曹清扫楼梯归来，抹一把汗水说：金教授说啥了？

郁金香说：没说啥。他能跟我说啥？

吃过午饭老曹小憩，说是“呼噜呼噜”。老曹打呼噜外屋都听得见的，自是疲乏所致，老迈之躯爬上爬下。扫楼梯比较辛苦。郁金香想让老曹歇着，她去爬楼梯，老曹坚决不同意。黄帅呆不知疼老婆，老曹是知道的。郁金香提提菜篮子或铜壶，不失体面还有体态。老曹怎能让她爬楼梯呢？郁金香去爬楼梯，弄了汗渍尘垢，如何让同志们联想到阿庆嫂呢？老曹说：我这好比登山运动，一年一百次，练练腿肌……

郁金香依旧在门前织毛衣，脑子里依旧忽东忽西。老曹的呼噜令她想起老曹的话，自是感动着，又有点别的。

太阳照着花台、楼房、街对面的店铺，物物清晰，郁金香心里却不甚清晰。她想不远的。她是郁金香，郁金香刚刚离开冬瓜场……进城这些天，感觉比预想的要好，生活仿佛是一片亮色。然而隐隐有灰色。目光移向这灰色，它似乎又亮了起来。郁金香动动身子抬起头，发出轻微的一声叹。

老曹吃过了睡过了，血气又显旺，大着嗓门说话。老同志走马灯似的，一个挨一个踏进春来茶，依次向郁金香问好。老曹就免了，老脸对老脸免了俗套。马社长除了问个好，还凑近郁金香，瞅她的针线活。

老曹说：让金香给您织一件……

马社长笑道：这恐怕不合适吧？

老曹说：咋不合适？金香织得又快又好。

马社长究竟没点头，只因他有老婆的，老婆也能织毛衣。郁金香为客人们泡上盖碗茶，隔一会儿就续一次水。她穿着商女送的衣裳，比刚来时更俏了几分，有城市女人的味道了，却不失乡村女子的纯朴。同志们只道是老曹装扮她，评价说：老曹这就对了，用钱用在节骨眼上。郁金香绕着牌桌走，年轻的身腰穿梭于一张张老脸之间，形成有趣的反差。若说有眼睛追随她，再正常不过了。正眼、斜眼、偷眼，风格不同而已，内驱力是一致的。岂止眼睛派上用场，鼻子还去嗅呢。郁金香走过带着微风，老同志吸吸鼻子说：感冒了，这天气……另一个加以补充：天气好也不能松衣裳。俗话说，小伙子你不要夸，三月还冻桐子花。老同志一唱一和的，暗里享受着带了香味儿的微风。

家里的黄脸婆，动不动就刮黑风，宣称她们抵制歪风……可是啥叫歪风？歪风就是香风。有些老同志在饭桌上思想就出问题了，一改几十年的午休习惯，筷子一搁，直奔春来茶。他们还文绉绉的，对郁金香吟古诗：且将新火试新茶……

老曹对这些事儿佯装不知，在门外架着二郎腿，一跷一跷的。同志们馋他老婆哩，包括马社长。城里人仿佛聚集在他脚下，凭他用脚趾头拨弄脑袋瓜。成都市又咋个？四川省又咋个？冬瓜场来的老曹，一辈子没坐过飞机、火车和轮船的老曹，此刻心下大舒坦，脸上大放光哩。有得吃，有得睡，有得昂扬……他手里捏着火候呢，不能让老同志变成馋猫。他站起身，慢吞吞走进春来茶，对老婆说：

你累了，去逛一逛吧。

郁金香依言，进里屋补妆。

吉胜街靠近府南河，这条河也金贵，扔进去几十个亿，方有绿波荡漾，沿河垂柳成荫。散步的，晒太阳的，提篮兜售的，各种各样的脸指向同一个词：大城市。郁金香慢慢走，拂开柳条。高楼照人眼哩，她停下来数：三十层，四十层……比她在黄帅呆的老家仁寿见过的山还高。黄帅呆一表人才，可惜他一门心思吃软饭，往富婆堆中扎。离婚一年了，这人在哪儿混呢？郁金香说不上想念他，只偶尔闪过他的面影。十几年前的黄帅呆，真是翩翩美少年啊，郁金香永远记得场口相遇的情形：他向她问路呢，唇上一圈黑毛难掩稚气。入洞房她幸福死了，墙外贴着许多耳朵

呢。可是眼下，她竟然嫁给老曹……这事细想不得，一想便惊讶。是什么力量推她向老曹呢？是去年五月的那一场暴雨么？郁金香问自己，问不出个所以然。她出来走走，瞧瞧大都市。冬瓜场离成都很近的，感觉上却十分遥远。成都有点吓人哩，楼高车又多，广告牌上的帅男靓女就像生活在天上。她走一路看一路，心里并未盘算着将来。将来是雾状的东西，纵有意志也穿它不透的。有个事实毋宁说令她欣悦：她住进了吉胜街，呆在单位宿舍里。单位二字，无疑是具有吸引力。老曹当初回冬瓜场，将单位挂在嘴上。而眼下她也“单位”了，每日提提茶壶，卖几盒烟，便挣下二十来块钱，比得上冬瓜场的种瓜能手。再说夜里那种事儿，她也是满意的，老曹隔三岔五就要疯一回……她是知足的女人，知足常乐。她走了一会儿就快乐起来了，压迫人的摩天楼，变得像好看的山峰。单位……这词儿又来了，她想：单位与单位不同，“今天”出版社算好单位了，退休的人也抽十八块钱一盒的“娇子”，可是人家金教授，单抽八十块钱一盒的“软中华”——他一个月抽掉的烟钱，乡下人听了，肯定目瞪口呆呀。

世间事常常凑巧，郁金香望着河对岸的一幢摩天楼，念及金教授，忽然与人撞了一下，扭头吃了一惊：这个人就是金教授啊。她赶紧退开两步，红着脸儿说：

对不起，金教授。

金教授正抽着香烟，给她一撞掉地上了。郁金香躬身拾起，丰臀擦着。金教授将目光移到她脸上说：谢谢。小郁一个人散步啊？

郁金香说：您也是一个人……

金教授笑道：我下午要到河边走走，不下雨就来。人老了，再不走走不动了。

郁金香说：您很精神的。

金教授说：实事求是嘛，不服老可不行。我快要老态龙钟啦。

郁金香说：您端端正正的，您真的不显老。

金教授说：是么？

郁金香使劲点点头。金教授吐香烟，望着河面若有所思。

郁金香站在高大的金教授面前，有点局促的样子。她想：金教授想啥呢？

日头偏西，照着河畔这一老一少。超大号中山装衬着小巧的绿衣衫儿。

金教授回过神来：小郁啊，我们一块儿走吧。

于是就走到一起了，走过一座桥，下阶梯时，金教授的一只大手抚住郁金香的肩膀。路人在瞧，送来问号，金教授似乎没察觉，郁金香越发局促了。金教授问起她的家乡，她一一回答。然而金教授更多的是沉默，看来有心事，郁金香却不能问的。——她怎么能问金教授呢？和他一起散步，她已经诚惶诚恐了。路人的眼睛一直在瞧，好像说：这女人不像这老头的女儿嘛。既然不像女儿，那么……郁金香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，连摩天楼都看不见了。

三月里春衫薄，金教授的大手在她的肩头轻轻抚摸呢。

夜里老曹等待“丁冬”，郁金香歪在床上看电视，忆及

下午这一幕，有些茫然的，右边肩头有点痒。后来金教授又问了她一些生活细节，白天晚上都问到了。金教授没问老曹，却又涉及老曹，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的谈话艺术吧。郁金香觉得，金教授有句话是未能问出口的。金教授想知道，她与老曹朝夕相处，究竟是和谐、满意、幸福呢？还是……

老曹在床边说些啥，郁金香似听未听。老曹的屁股底下像装了弹簧，丁冬一来就弹出去了，大门口变着腔调说话。丁冬意味着硬币，一枚接一枚的；丁冬也伴随着老曹的点头哈腰。郁金香往日闻丁冬联想硬币，今日却是老曹伸手接钱的形象。她读过的语文书上说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而老曹夜夜为丁冬折腰……老曹直了腰杆，身量也不矮的，西装皮鞋像个城里人，腰一弯却成了看门人乡下人。老曹的形象有了反差，郁金香分明看见了两个老曹。——唉，今夜怪怪的。金教授在府南河边随口问她几句，倒把她自己的问题给带出来了。

电视播新闻，几个官员模样的人在握手。郁金香忽然想：金教授走路、说话真有风度呢。

老曹的丁冬终于告一段落，上床前又上了一回厕所。老曹入被窝，照例要“香一香”。老曹亲嘴满在行的，鼻子拱她双乳，一面陶醉：好香好香。

郁金香推他脑袋：说说话嘛，你拱得我痒。

老曹喘着气扬起脸：说啥哩？干了再说不可以啊？

以老曹这把年纪，自是有些虚招，故意颠倒，郁金香领教过了——被他撩拨得起了性子，却又落不到实处。春

暖花开的时节，叫人不好受呢。倒不如在枕头上隔着距离说说话。老曹睡眠少起得早，而郁金香要睡到八九点钟才起床。

郁金香瞅着老曹说：下午在河边碰到了金教授。

老曹说：金教授每天散步。人老了，活动活动筋骨。他和你说话了？

郁金香说：他问我一些家乡的事儿，他当年还去过冬瓜场呢。

老曹说：金教授平时不到门房的，这几天不知道咋回事。老头子对你蛮有兴趣。

郁金香红了脸：老曹你说什么呀！

老曹笑道：我说什么了？金教授打听你是实际情况。年龄啊，学历啊，小孩多大念不念想。这些倒没什么，马社长也问过。我只纳闷，堂堂大教授，关心鸡毛蒜皮的事情。

郁金香说：你才鸡毛蒜皮呢。

老曹咧嘴笑，凑上说：我是鸡毛蒜皮，你是大金瓜。哦……金瓜。

冬瓜场的农民，有时把香瓜唤做金瓜。

老曹搂着老婆，转眼便呼呼入睡。这是老曹做门房特有的能耐：纵是接二连三丁冬响，他回房照样能睡的。

黑暗中的郁金香大眼扑闪，伸手挠挠右边肩膀。金教授……

老夫少妻

第三章

金教授

金教授穿过课桌间的长廊，迈着长而直的腿朝邱萍走来了——至少邱萍是这么感觉的。夏日里金教授的目光掠过她，像袭来一股凉风，她身子猛一颤呢。金教授又讲笑话了，数百学生的哄笑声中，邱萍自语：这老男孩儿……

金教授在四川联大被称为“化学金山”，只因他是化学系的泰斗、系主任、一系列重大课题的首席科学家。另外，盛传他善于将科研与商用相结合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挣一座金山不难。同事们受惠于他，感激他仰望他，金山二字又有了别样含义。有一些大企业，诸如制药厂、化肥厂、饲料公司、瓷砖生产线，只需打出金教授的旗号，占领市场便多了几分胜算。几年前，常有董事长或总经理驱车到校园恭候他。政府官员同样倚重他，邀他为座上宾，请他入政协，安排他出国考察。企业做宣传，他作为首席顾问成了媒体追捧的对象。这样一颗学术明星，远不止在省内闪耀。世纪之交他渐渐淡出，让别的教授们去风光。他搬出大学的小别墅，住进吉胜街77号，和老伴深居简出。董事长或局长约见他比较困难了，在学校他只是名义上的“博导”。理工学院和人文学院都纷纷传言，大名鼎鼎的金教授七十岁以后有了神秘的转向，从化学转到人类学，仿佛翻了一个筋斗云，一跃十万八千里。知他底细的人却不以为怪，他早年的志向正是人类学。在国外游学，他是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的。回国适逢一波又一波的建设高潮，他的人类学知识几乎派不上任何用场，几十年隐而不彰，变成了个人爱好。20世纪90年代，人类学在各院校逐渐抬头，译介了不少经典著作，比如列维·斯特劳斯《野性的思维》、《忧虑的热带》、《结构人类学》，格尔茨的《文化的解释》，萨林斯的《土著如何思考》，博阿斯的《原始艺术》，等等。人类学系一度成为诸多院校的亮点之一，不过，国内人类学的活动空间仍严格地限于学术层面，与社

会总体建构及其运动方向无关。费孝通先生致力于“乡土中国”的发展方向，敦促学者们做扎实的田野调查，匡正现代化、城市化的惊人的偏颇，但总的说来收效甚微。官员的想象和商人的意志主宰一切，合力向全球化推进，将异己之物冷漠地拒于千里之外，单向度的发展势不可挡。金教授常为此扼腕长叹，他太清楚人类学在当今社会的巨大功用。人类学作为“民族志”，其细致的工作、对人类经验的反复梳理和考问，正好构成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对立面。然而，可悲之处在于：严谨的工作处处带上了理想色彩。金教授自己的命运就足以说明问题：“化学金山”占尽风光，人类学博士蜷缩在书房里，在厚厚的经典之间。他采取行动，奔赴村庄深入民俗。他用笔名写文章，发表在几本杂志和几所名校的学刊上。以他的功力和远见，自知笔杆子起不了大作用，但他必须做。知识分子的良知写下他的道德律令。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旁观者，在急剧转型的中国能看到很多东西。人类学与社会学有大面积的交叉地带，金教授点点滴滴地做，七十岁到八十岁，是他全新的十年规划。近年他改署真名，希望动用科学家的影响力，为人类学做点事情。这招致化学界同行的调侃，社会学界全球化鼓吹者们的攻击。争论是好事，而攻击令他恼怒。好在有两个年轻人为他奋力反击，一个是省图书馆的吴海波，一个是市内某质监局的邱萍。

吴海波堪称金教授的忘年交，是个典型的海派，博览群书自由自在。他在人类学方面的趣味源于西方哲学，他啃下的大部头堆积如山。他也是李进、赵渔的朋友，玉林

小区“球溪鲢鱼火锅店”的股东之一，爱喝酒，三十多岁未娶。金教授喜欢这个年轻人，欣赏他的特立独行，理解他的懒散，鼓励他的怪异。吴海波邀请喝茶，金教授总是欣然前往，虽然他坐过的豪华车不计其数，而吴海波开一辆二手奥托。身高腿长的金教授须弯腰成九十度，方能钻进去。二人在茶楼一坐大半天，有时吴海波小心翼翼问到邱萍。金教授打邱萍的电话，邱萍放下手头的工作赶过来。

邱萍是金教授的学生。

邱萍毕业于四川联大化学系，又考上金教授的研究生，荣幸地成为金教授的关门弟子。她是东北人，祖居沈阳，父亲早逝。她来到成都念大学，毕业后就留在这天府之国富庶之地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然是好单位，既能专业对口，又有丰厚的收入，一般人很难进去的。邱萍到堂皇的质监局大楼报到上班，完全是因为金教授。金教授亲自出面请局长吃饭。局长有求于大教授，正巴不得呢，双方一拍即合。邱萍默默记下老师的大恩。她在大学就选修人类学，却瞒着金教授，直到她写文章为恩师力辩，同时向化学界、社会学界的名宿大儒们发难，金教授才惊喜地发现，那不同凡响的文章竟出自爱徒之手。

邱萍二十九岁，没嫁人，大二处过一个男朋友，不到半年就分了手。那男孩与她同龄，成都人，家境甚好，本人也出色。邱萍无缘无故地离开他，理由是：当初和他走到一起就有点无缘无故。这样的理由显然是比较深奥，单纯的成都小伙子问她一千遍，最后抛下一句：

邱萍，你太复杂了，我搞不懂你！

其实邱萍和他一样单纯，只不过两种单纯差异大。单纯未必是单纯本身，有些单纯来自复杂。邱萍的父亲在她十三岁那年死于车祸，却从此活在她的生命的诸多细节中。她远离老家，避开改嫁的母亲和一脸伪善的继父，父亲的亡灵又随她到成都。今生今世当与老爸为伴……邱萍是快乐的，也是漂亮的，想做她老公的男人比比皆是。参加工作五六年，个人问题一直免谈。除了在专业上精益求精，她还阅读大量的人类学著作，网上与人交流，包括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的吴海波。成都像她这样的大龄女子并不少，嫁出去是她们共同的难题。嫁给谁？又为谁生孩子呢？新女性最终碰上的都是老问题。知识武装了大脑，却也将身体给包裹起来了，自设的防线固若金汤，何处寻那突破口呢？有个男人倒适合她，这几年明里暗里的靠近她。吴海波，此人是个怪才呢，狂读经典又醉心于日常生活。他的朋友也是稀奇古怪，既有李进赵渔这样的，更不乏二流画家三流演员，形形色色的球迷、酒徒、电脑黑客、空想攻城掠地的战争狂人。吴海波在衣冠庙有个大房子，离质监局不远的，搞聚会邀请她，她去过两次，见识了若干不同风格的男人。然而好男人身边大抵有好女人，比如李进有齐红，赵渔有商女，凸显的单身汉唯有吴海波。邱萍何尝不明白？这凸显是冲着她来的。这家伙喜欢她呢，单用行动表白，不造次，不诉诸言词，实实在在是个喜欢了。各方面都匹配，连金教授都这么说呢。去年恩师遭遇论敌，她与吴海波联手上阵，深为对方绵密的思考和广阔的视野所折服。她对自己说：这个人可以考虑……可她无缘无故

地拒绝回应他，又是何故呢？

也许邱萍暗恋着金教授？这暗恋是如此之暗，连她本人都不清楚？

邱萍初入大学校园，刚满十九岁。她对金教授的第一印象是从运动场上得来的，学生女排挑战教授男排，围观者众，拉拉队喊声震天。金教授尚能发跳球，虽然他跳得不够高。可他的手臂特别长，阳光下十分惹眼。他挥出去的球在空中旋转，对方的一传二传齐声尖叫。他拦网更是好手，根本不用起跳，网前一站就是一堵高墙。女排主攻手奋力猛扣，照样被他的长臂拦下，拉拉队一阵狂吼。邱萍夹在人群口说：这老男孩儿干得漂亮！马上有学生拿眼瞪她：啥老男孩儿？他是金教授呀。邱萍嘀咕：说句老男孩儿咋了？老男孩儿是表扬他呢。

金教授每周上两次大课，梯形大教室挤满了学生。他穿着中山装，偶尔也穿西装，风度翩翩进教室，女生们惊叹：哇！有人觉得他像好莱坞早期大明星盖博，学识修养却远在盖博之上。金教授的板书飞龙舞凤，元素符号酷似小精灵。每堂课他总要抽五分钟说点别的，时政趣闻，官场笑话，市井俚语甚或街头顺口溜，引得学生大笑。校长从窗外走过，也要驻足听一听，面带微笑表示赞许——谁能对金教授持批评态度呢？学生们只嫌时间短，称之为“黄金五分钟”。考金教授的研究生是件大事儿，名额有限众相趋奔，一登“金门”便身价十倍。邱萍近距离接触金教授，是由于学校组建合唱团。她身段好，普通话带着东

北口音，强于“川普”，于是被选中报幕，穿了高跟鞋同西装笔挺的金教授站在一起。他们还朗诵了一首长诗，配合默契，赢得掌声如雷，又即兴配合了一首短诗才下台。此后在课堂上，金教授穿过课桌间的长廊，迈着长而直的腿朝邱萍走来了——至少邱萍是这么感觉的。夏日里金教授的目光掠过她，像袭来一股凉风，她身子猛一颤呢。金教授又讲笑话了，数百学生的哄笑声中，邱萍自语：这老男孩儿……其时那单纯的成都小伙子正热恋她，荷尔蒙每每翻出新花样，却有点像独舞。放暑假邱萍只身回沈阳，给小伙子写了一封礼数周到的短信，初恋就告结束了。她把这事儿告诉墓中的老爸，平地起了一阵旋风，旋出老爸满意的笑容。返校时她胖了几斤脸儿粉白，小伙子形销骨立面如黑炭。

邱萍暗恋着金教授？也许吧。然而金教授潇洒归潇洒，却并无绯闻，好像他的风度纯粹是中性的，跟两性关系不大。好像他的潇洒是脱离了任何欲望之根基的一种纯粹的升华。有传闻说，金教授在“银河王朝”或“锦江宾馆”，在某某顶级夜总会对美貌绝伦的俄罗斯小姐无动于衷。金教授身上有旧式知识分子的气息，又经过数十载社会主义运动的洗礼，举手投足堂堂正正，跟他认识的一些道貌岸然的官与商判然有别。他的夫人是“今天”出版社的一位退休编辑，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，更引发学生们对她的猜想。金夫人是五十年前的娇柔美女，四十年的刚烈女性：宁肯自己整天跪瓦片，也要保护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丈夫。三十年前她又随他下放“五七”干校，出城走大半天，

下放的地点靠近冬瓜场。忠贞的好妻子，地道的伟丈夫，几十年波澜不惊，刻骨铭心的爱情不足为外人道。2001年的秋天金夫人去世，邱萍以入室弟子的身份为师母守灵，泣不成声。师母的遗像端庄而又慈祥，仿佛是个指引——人生之情与爱当如是，掏心掏肺的爱就是默默无闻。

鰥居的金教授过着隐士般的生活，学校的小别墅他基本上不去了。他长住吉胜街77号，靠书本和回忆打发时光。儿女都在外地工作，逢年过节回成都，平时打电话，觉得父亲精神蛮好。金教授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储备，愈到暮年愈见整合的趋势。比如，作为一名优秀的化学家他精通生物学，而生物学向来有一条路通向社会达尔文学说，甚至通向尼采的哲学。金教授在人类学的框架内思考，他既能看清人类学的边界又能越过这个边界。而越出常常是为了更好地回来，让思考更具有力度。喷发点正多，他不慌不忙。七十多岁还早着呢，他有的是写作的时间。一边是井然有序地工作，另一边却是混乱的饮食起居。妻子毕竟照顾了他五十年。他拒绝请保姆，没法忍受家里有陌生人走动，家里脏得不像话了，才叫来一个清洁工。偌大一套房子，静得像坟墓，而金教授正好需要基地的气息呢，放下书便与亡妻交流。他对着墙壁说话，又比又划的，有时候情绪激动，为妻子的某句话生气。挂在墙上的美貌妻子，翻来覆去说着同一层意思：老金啊，找个女人一块儿过吧，只要她能好好照顾你。若是为你生个孩子，我就更满意……金教授会大声打断亡妻的话，进书房半天不出来，仿佛妻子徘徊于客厅、卧室……

金教授为何要对亡妻生气呢？这中间是否藏着什么秘密？

事实上，他与美貌的妻子也不尽是和谐的。妻子小他三岁，在那个年代是最佳配搭。那个年代的欲望是一种“边缘叙事”，夫妻做爱，被他的洋人朋友戏称为“教堂式”的，换句话说动作简单。金教授几十年体能甚好，几十年重复着单一的动作：说说话，接接吻，然后将身子叠上去。——这跟一台机器有啥两样呢？儿女又在身边，妻子快乐时每每憋红了脸，不能喊出来。天长日久的，成了条件反射，憋红脸成了一种固定的表情。金教授曾闪过“不洁”的念头：幸好她五官生得精致……妻子晚年也勤于妆饰，美人垂暮却透着从容，金教授深敬她，将不洁的念头一一剔除干净。20世纪90年代，欲望在中国渐成“宏大叙事”，成都这样的城市自然不甘落后的，男人们像“冬蛰”后的虫子活跃起来了，女人们紧紧跟上。原本无根的人群，一哄而上走极端，飓风般呼啸着，将欲望的渊薮视为人生之巅峰。那张牙舞爪之辈，倒能够处处领导潮流。金教授却稳住身形。——如果金教授都稳不住，这座永远赶时髦的城市大概就要全军覆没了。然而……金教授稳稳当当的身形始终伴随着“然而”——生活中的悖论日趋明显。男人和女人有差异的，生理差异导致心理差异，反之亦然。妻子从容渡过难关，迈入六十岁的门槛，而“从容”本身就呈报了某些东西：她“从容”得有些吃力呢，更年期像一道严密的封锁线。而六十几岁的金教授还活跃在运动场上，大学校园，随处可见他穿运动装的运动体形。恩爱夫

妻有距离了，金教授闭口不提，妻子用半开玩笑的方式碰碰它的外壳。——也许深入它，正视它是一件好事儿，可是深入之后呢？距离还是距离……金教授固然是深爱着，但爱跟欲逐渐剥离了。爱欲原本共属一体，失掉一半，另一半还能保持原貌吗？意志的力量维系着爱，到死都没问题，而金教授是善于思辨的，这“维系……到死”本身就是问题，问之所问直接指向生命。道德胜利了，人性却可能面对失败。更有一层：金教授挣了那么多的钱，钱是什么呢？钱是欲望的推进剂。金教授持有的股份和存款数字堪称高浓缩的固体燃料，足以送他上外太空，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。

金教授哪儿也不去，金教授呆在家里。商界的朋友拉他去娱乐场所，他也喝酒唱歌，却对妖艳或妩媚的小姐彬彬有礼，令对方近他不得。他囚禁自己呢，大脑的一个职责，就是看守身体。他还努力做个好看守哩。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试图让大脑耗掉所有的能量，唯一的嗜好就是品尝妻子亲手做的菜肴。也曾请过保姆，一个乡下女人，没过几天就被打发了，金教授似乎不喜欢家里有年轻女人的气息。妻子默默地注视着，慢慢知道亲爱的丈夫是怎么回事了。——她比他本人知道得更多。她暗示他，进而鼓励他接触异性同事或朋友。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，残余的精力集中到一件事情上：希望丈夫的余年有女性陪伴。她在病榻上同他商量呢，建议他找个年轻的，三十岁以下的最好。金教授只当她说笑话——

二三十岁的女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妻子撒手去了，遗像挂到墙上，客厅、书房和卧室都有，她注视他，开导他，有时候取笑他。他生她的气也没用，她在墙上呢，她说个不停……金教授煞费苦心建立的平衡被打破了，半夜醒来，他听见妻子说：

别撑了，别折磨自己了，听话，找一个。记住，一定要找年轻的，活泼的，漂亮的，单纯的……

在妻子的开导下，金教授的注意力终于开始转向了。背向欲望的老人，慢慢向欲望转过身。妻子深秋去世，他转身花了半年时间。暮春时节的成都，街头美女成群结队，性感或优雅，风格各异。她们亮出圆圆的肚脐，深深的乳沟。她们仰面一笑舌尖吞吐，她们迈动长腿。金教授已经完成了转身的动作，是否要迎着她们走上去呢？朋友们暗中为他牵线搭桥，安排聚会。春夏之交有个女人向他靠拢了，三十九岁，在市府某职能部门担任副局长，会唱歌，能喝酒，开一辆乳白色的进口轿车，举止干练步态讲究。据说她的奋斗目标是在四十岁以前当上局长，时间紧迫啊。夜晚的灯光下她的确惹眼，美目流盼，时时对准金教授。接触了两三次她登门拜访了，进屋就拨弄裙带，说话除了吐舌头，还用纤纤玉手摸摸脖子。金教授不得不承认，她的脖子值得一摸。第二次登门她要洗澡，裹着浴巾出来，忽然将金教授搂定，玉手准确无误的抓他下处，浴巾散开，落到地上。金教授惊得跳起来了，从客厅逃向厨房，被她赤身追上，玉手再次抓他。他左推右挡的，未能如她的愿脱裤子、以裸体回敬她的裸体。女局长倒不难堪，穿吊带裙不紧不慢，还拨拨乳头，一面怒气冲冲地质问他：你明

明勃起了，你为啥不干我？金教授望着她，以为听错了，女局长又来一句：

你那小和尚雄赳赳气昂昂，你说，为啥不干我？！

金教授好几天心惊胆战，女局长用她的玉手、她的裸体，以及比裸体更具杀伤力的语言给他上了一堂时代课哩。为啥不干我？……金教授朝思夜想，横竖有些想不通。不用说，这个问题很深奥，几乎隐含着当下的全部信息。他想啊，想啊，有一天黄昏突然冒出一句：

我为啥要干你？

复杂的问题，简单的答案……

女局长袭击金教授未获成功，却产生了影响，余音绕梁。女局长自然是不会再来了，可她出手的动作印在了他的脑海里，稍不留神就要重演。他留意街头的美女了，望望她们的乳沟，瞧瞧她们屁股。墙上的妻子沉默了，似乎显得有点紧张——他一旦准备着行动了，她就无话可说。不过，金教授行动迟缓，准备期够长的。他可不会对某个性感女人说：我想干你……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 Q 似的。金教授睡眠不多，有时半夜三更走到阳台上，抽一支烟。四周沉寂了，偶尔从某个方向传来细微而持续的声响，以前他不去辨别，最近却竖起了耳朵。有一天晚上，凌晨两点多了，他听见有声音自上而下，喘息，呻吟，好像还有节奏感。抽完香烟他走开了，过一会儿又到阳台，那呻吟依旧。他恍然大悟了：是住在五楼的商女！一向端庄的女人，竟是这样，和他妻子年轻时的光景相去甚远。当然啦，是他少见多怪。商女这个年龄，正是肉体的大好时光，为

什么不好好干呢？那赵渔年复一年弄哑铃，浑身肌肉，原来是为了这个……真是不一样了，应该承认，这也是一种进步。——金教授理性地加以总结，第二天在楼道上同商女相遇，却用上了感性的目光。商女穿一条浅灰色九分裤，一件普通的T恤衫，对他浅浅的笑着，“芙蓉如面柳如眉”……商女往上走，背影真好看，那圆圆的长长的，金教授真有些发呆呢，掏钥匙掏了半天。“对此如何不泪垂”……

金教授要行动了，目标对准谁呢？

他对妻子倾诉，吞吞吐吐提到一个名字。他征求她的意见呢，或者说，是请示她的批准。

他说：这个人的年龄各方面呢，都符合你提出的四项标准……

妻子笑了。

五月的一个周末，邱萍上门探望恩师，怀抱一束鲜花——她本人何尝不是一枝花呢？金教授打开门，两眼落在鲜花上，避开邱萍的青春脸庞。他亲自下厨弄晚饭，长手臂笨拙地忙碌于锅瓢碗盏，喃喃说着什么，拿了这个忘了那个。厨房全是旧物，弥漫着娇柔妻子的身影，连炒出来的菜都有当年的味道。俗话说：亡人越望越远。而活着的人对亡人的思念无边无际……邱萍感动得直想哭。她和金教授原是同病相怜呢。父亲归西十五年，她未尝一日不思念。她意识到，人世间有些东西是没有时间性的。老爸永远在天堂，却能指点她的当下。金教授在饭桌上多摆了一副碗筷，给邱萍夹菜，也给亡妻夹菜——这已经是个习

惯动作了，他笑着呢，自夸手艺好，邱萍的眼泪却掉成了一条线。

眼泪啊，眼泪啊，她真想扑到老师怀中大哭一场。

邱萍每隔两周探望一次恩师，而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：邱萍要求每周一次，金教授坚持每月一次。金教授还有两个附加条件：探望不一定登门，到茶楼或饭店也算；登门最好有一位女伴。——这是啥意思呢？金教授不说，邱萍也不问。但没过多久，邱萍独自来到吉胜街，冲看门人老曹微微一笑，款款走向三单元。她进门就变成了清洁工，里里外外大扫除。渐渐去的次数多了，卸下冬装换上春装，她趿着师母的拖鞋，这屋那屋转悠，哼着歌唱着曲，即兴来一段诗朗诵。她命令金教授换衣裳，换床单、被套、沙发套。贴身衣物她用手洗，让洗衣机去对付大东西。老师的袜子真大呀，她边搓边嘀咕，洁白的手伸向老师的内裤。金教授在她身后呢，真有些不知所措。家里的气氛变了，墙上的妻子不言语。金教授在书房简直呆不住，看书走神，写下一连串错别字。他学她嘀咕：邱萍来了，邱萍……其实邱萍已经来了几个钟头，却一再令他惊奇，好像她刚来，带着年轻的面容和体态。——她抬腿进门的样儿，他印象深哩。

妻子也没说啥，也许沉默就是欢迎。妻子毕竟是个女人，对另一个女人的到来不至于鼓掌欢迎吧？两个女人的气息相掺和，彼此适应——事实上金教授的意念已先行一步了。而念及这一念，举止便拘谨，木头木脑的，仿佛呆在别人家中。事实上金教授离神魂颠倒只差半步了：阳台

上站站，卫生间瞅瞅，前言不搭后语，失掉了逻辑性。学风严谨的大教授在哪儿呢？弄菜就比较自如，妻子从旁指点：切葱剥蒜放糖搁盐……可是邱萍来帮厨，他又乱了。他说：这鱼没放糖，糖醋鱼一定要有糖。邱萍笑道：您刚才不是放了么？放了半勺……他恍然大悟：哦，我忘了。

他乱了，所以他就忘了。小餐桌怪温馨，照例要喝一点红酒，杯子碰来碰去，碰出邱萍脸上的轻红。饭后教授抽烟，美滋滋吞云吐雾。邱萍收拾妥了，解下围裙并不离开——她又到书房里去了。大教授的大书房，闲人免进，钟点工只能观望。邱萍才不呢，她知道每一本书的位置，她清理他混乱的电子文档，阅读他的手稿，并将手稿带回去录入电脑。金教授傻了眼：邱萍你啥都干了，我干啥呢？东北人爱说“啥”，金教授不知不觉受了她的影响。

邱萍扑哧一笑：您写作呀，这些小事不用您来干。

金教授试着开玩笑：这也不干那也不干，我岂不是成了剥削阶级？

邱萍反问：如果我甘愿受剥削呢？

邱萍甘愿受剥削，仅限于做家务，跟时下盛传的研究生受导师剥削是两回事儿。她约了女伴到吉胜街77号，照样捋衣挽袖，啥都干。女伴也是东北辽宁人，祖籍丹东，在成都开了一家小店。她们用土语交谈，咬字儿轻，嘴儿一翘一翘，怪媚气的，听着叫人心下舒坦。金教授竖了耳朵听。人类学学者，对土语俗语有特殊的敏感。那吴海波天南地北的跑，走家串户做田野调查……若邱萍一个人来，金教授便问起那女伴，邱萍说：她正忙呢。或者说：她回

老家了。金教授自不便说，想听她们说话。虽然他是金教授，他也不能这么讲。而邱萍有理由想一边去：老师这是暗示她呢，尽量别单独来。这里是单位宿舍，并且是师母生前所在的单位。

女伴从老家归来，又出现在金教授面前，还带了一堆土特产，包括一根长白山老参。老参价昂，原是邱萍托她带的，金教授要给钱，她们就一致不高兴，撇了嘴说：啥钱不钱呀？啥钱不钱呀？金教授一听她们的语音，就把付钱的事儿抛到脑后了。——唉，他就是钱太多，脑子里啥都有，就是没有钞票的影儿。女伴讲东北，从城市说到乡村，二人转什么的，金教授眼巴巴地望着她，像小孩儿听故事。邱萍捅捅女伴的胳膊，耳语道：瞧他的样儿，像不老男孩儿？

女伴邀请金教授到她老家玩，原是礼节性的一句话，金教授却一拍大腿，欣然接受邀请，即刻说到行期，巴不得明天就启程。趁着天气未转凉，三个人果然成行了，那女伴做生意不顺手，索性将店门关闭，痛痛快快地玩一回。金教授申明，她们不用考虑费用的问题，当然啦，请他吃家乡菜可以例外。

风度翩翩的老教授，一边一个年轻女人，下飞机上汽车的，招来目光连连。金教授哪管这些，一路兴高采烈，印堂发亮两颊泛红。先到沈阳，见过邱萍的母亲以及继父，到她父亲坟前献上鲜花，默哀片刻。邱萍扑通跪下，说一声：金教授看您来了，爸爸呀，他是您女儿的恩师。

邱萍泪如雨下，转眼却展露欢容。金教授抚着她的肩

走出墓园。她一身漂亮时装，黑裤子配白衣裳，乌发披在脑后，跟金教授走在一块儿，楚楚动人又小鸟依人。女伴拍下照片，后来看照片，忽然说：邱萍，你别是爱上……邱萍脸一红，捂了她的嘴。他们在沈阳呆了三天，丹东呆了两天，又转道去了小兴安岭，大部分时间在乡下，晚上住招待所。金教授说，这叫主题旅游，深入民间原汁原味儿的生活。两个东北城市女人，却哪里走过如此广阔的地域呢？金教授睡觉不择地儿，清静就行。五星级宾馆和乡镇招待所也差不多，总之都强于当年的“五七”干校。七八天游兴十足又风尘仆仆，金教授越走越精神，不知是由于深入一方土地呢，还是由于有两位女性相伴。——大概是兼而有之吧。他高高的身影爬坡上坎的，跃过水沟。邱萍念书时就懒上体育课，跟在金教授身后竟有些吃力呢。她停下喘口气，脸儿红红的，捋捋长发，望着前边穿牛仔褲的金教授，浮出微笑。

东北之行归来，邱萍与金教授见面的频率渐渐增高了。女伴倒是陪着她，却总有理由消失。比如在外面吃饭，吃过她就走了，却将邱萍和金教授送上茶楼。吴海波更奇怪，同金教授海阔天空谈兴正浓，邱萍一来他就告辞，借口接了什么电话，赴什么重要饭局。金教授一脸疑惑，瞧瞧抹了淡妆的邱萍。两个年轻人弄啥古怪呢？金教授曾经撮合他二人，未见成效。一个来一个走，啥意思呢？金教授未及问出口，吴海波的二手奥托已钻进车流，留下他与邱萍面对面。也许吴海波是主动撤退，倒过来撮合他师生二人。金教授茫然哩：事情逼近节骨眼了，脑子里忽然空空荡荡。

莫非是临战状态的前兆？

近来吴海波也忙，玉林小区那边，李进赵渔孙健君那拨人，三日一小聚，有个活泼的女孩名叫赵燕……

邱萍除了在茶楼、饭馆、吉胜街同金教授相遇，她还出现在府南河边，“偶遇”散步的金教授。金教授傍晚通常要走一走，这一天迎面来了邱萍。老实说他正想着她呢。这一阵子，他要么看见她要么想着她，咋回事儿呢？金教授追问全社会，却不会对身边的事情加以反思。活到这把年纪这般境地了，想就想嘛，总不能老想那些大部头，总得想想生活中的大活人。邱萍写文章，邱萍洗衣裳，邱萍敲门抬腿进门……金教授满脑子邱萍的时候就看见了邱萍。先是远远的淡绿身影，长腿很有节奏的晃动。金教授想：不会是邱萍吧？那步态分明是她嘛。噢，果然是她，金教授失声叫道：邱萍！邱萍加快步伐走近了，脸上挂着羞涩呢。她解释说，她的住处离此不远，她也有散步的习惯。于是一同散步，转一大圈回到吉胜街，邱萍坐出租车自回家。

从这天起，金教授在河边老是碰上邱萍。蓉城的冬天大抵是暖冬，邱萍冬衣单薄，小巧的羽绒衣配着牛仔裤或喇叭裤。金教授穿一件黑色羊绒大衣，系一条红围巾。两个人相遇又打量对方，邱萍赞叹：您真有风度。

金教授笑道：老头子有啥风度啊？

邱萍大大方方挽上他的胳膊，他左瞅右看的。路边闲人多，闲人的目光盯上这老少二人，分析他们的长相，猜测他们的关系。仿佛有人说：这老头上过报纸哩。这女人

嘛……啧啧，算个粉子。成都人管靓女叫粉子，叫人联想汤圆粉子。金教授想：粉子……他自称老头子，却不喜欢别人叫他老头。论思想他比年轻人更年轻：现在的年轻人，把老气横秋当时髦呢。可他忘了，年轻女郎手挽老头子是另一桩时髦，或者说，正成为时髦。金教授时髦地走在河边呢，手挽靓女或曰粉子。他有些不安。他为何不安呢？这个问题大概要问一问了。

金教授带着问题回家，坐下来认真思考，发现问题很难成形，稍不留神它就溜了，倒是完整而又生动的邱萍不请自来。一辈子严谨的大教授，冬日里竟想入非非。南京大学倪梁康教授寄来一本新著《自识与反思》，他拿在手上发愣。反思对准了想入非非……

春节儿女归来，热闹几天又归去。元宵佳节，邱萍发来手机短信，她和同事们在眉山方向的古镇黄龙溪。

节后的家显得格外冷清，一个孤老头子，瞅着墙上的影子。屈指算算，邱萍二十多天未登门了。不是说两周来一次吗？其实除开春节只有十来天，是金教授心有企盼。然而金教授作为金教授，又不便打电话提醒邱萍。地板脏了，房间乱了，他不唤清洁工。乱就乱吧，脏就脏吧，一个孤老头子，拿干净整齐做啥哩？书桌上文稿散乱字迹潦草，金教授自己都弄不清。谁能弄清？唯有邱萍……金教授傍晚散步认错了几个俏丽身影。——这也邱萍那也邱萍，唉，邱萍啊。地板越发脏了，金教授进屋忘脱鞋，一双大皮鞋踩上浅色地板。孤老头子脏乱差哩，有啥办法。墙上的妻子数落他，大眼睛责备他，他喃喃说：好，我听你的，

明天去保姆市场……可是第二天他早忘了，书房里抬起头来，看见邱萍。阳台客厅厨房，甚或卫生间都有她。——无处不在的邱萍啊，你不来倒来得勤哩。哲学书管这叫啥？不在场的在场，以缺席的方式在场……金教授来回踱步，在地板上辨认高跟鞋的足迹，仿佛邱萍昨天才来过。有人敲门？金教授将房门大开，长时间瞅着空空荡荡——又是哲学书说的，他看见虚无啦。

三月都来了，邱萍还没来。这鬼丫头……金教授埋怨着，转念想：估计她有要紧事吧？也许处了一个对象？处对象也该来嘛，让老师瞧瞧。可是对象二字像针尖，想一回刺他一下。他自语：对象……身子便一颤。他存心受虐似的，要耗掉这个汉语单词的能量。但假如相反呢？词语的能量朝他喷射呢？古稀老人是迎上去还是……

金教授矛盾重重。矛盾重重的金教授……何谓知识分子？金教授这样的人就是知识分子，又要想这个，又要想那个。以此观之，金教授与看门人老曹的确是两种人，不单思维方式不同，行为方式也有极大差异。换成老曹早都出击了，身体远远地跑到前头了，是身体拖着脑袋，而不是脑袋掌控身体。金教授能这么做吗？显然不能。金教授是金教授，断不会一夜之间变成看门人。

金教授与老曹，差异究竟有多大？有社会学家研究过这一课题吗？

这一天下午两点，门铃响了，金教授以为老曹送来杂志和信件。开门却是邱萍，一身春装，眉毛弯弯脸儿洁白。金教授喃喃说：你到底来了。一句话袒露心迹，双颊泛红。

顺便提一句，金教授的面容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，头形方正鼻子直挺，身高一米八一，体重七十八公斤。室内他披一件薄绒衣。

邱萍进屋就开始劳动了，一面柔声责怪老师，语气同金夫人一般无二。金教授协助她，跟在她身后，一面听她的东北话。他迷登登的，模样已接近冬瓜场的老曹，身体有指挥脑袋的趋势。邱萍劳动要唱歌的，带动金教授展开磁性歌喉；又来了一段二人转，抹布于指尖转着圈儿。在她的东北老家他学过的，人类学家对民俗的东西特别能上瘾。另外，也利于激活他的身体。邱萍不是说他像个老男孩儿么？老男孩儿与大教授，两种角色殊难调和，通常是处于对立状态——这向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难题，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概莫例外。激活身体倒不是说放纵欲望。没有这回事。毋宁说激活与放纵原是背道而驰。

金教授性起矣，说：我擦玻璃窗。一把木椅子，他抬腿上去了，不管那椅子结实不结实。他像个巨人似的，长臂伸出阳台，指向有太阳的天空。邱萍眯眼仰望他——她一直是仰望他的，十年了，先是排球场上那堵高墙，接下来是风度翩翩的金教授，合唱团诗朗诵……唉，她也迷恋哪，且不论金教授身上是否有父亲的影子。啥恋父不恋父的，她不大信这个。她是男人跟前的女人，是金教授眼中的邱萍。刚来时，金教授吐露心迹的话儿令她感动，她对着墙壁红脸呢，不让他瞧。羞涩单为他。和其他异性在一起她干吗不羞涩呢？羞涩始于意念还是始于身体呢？噢，问题真够复杂……

劳动充满了娱乐性，劳动中的男女如影随形。劳动又使汗腺通畅，汗水湿透衣衫，教授的衬衣，邱萍的内衣。她带了熟菜过来，荤素俱有，只需放进微波炉。金教授入厨做番茄蛋汤，她入浴。他隔着磨砂玻璃问她：水温合不合适啊？门内说：合适，请递个浴巾给我好吗？门开了一条缝，伸出她的手，像雾中的一株美丽的植物。金教授在客厅打转，早忘了鸡蛋汤。她裹着浴巾出来了，长发湿漉漉。电吹风在客厅，她说：可以劳驾吗？金教授迟疑：可以……他坐于大沙发的扶手上，她蹲在他两腿间，电吹风舞弄，漫天青丝飞扬。体香发香洗发香波……邱萍说：你也洗一洗，我热菜。金教授在浴室里四肢乱舞，邱萍抿嘴笑呢。俄顷她又替老师弄干头发。老师的头发柔而细，尚未秃顶。

吃饭时金教授问起那女伴。邱萍说，她生意不景气，烦着呢。金教授也没问，邱萍的女伴做啥生意。

饭后打开电视机。金教授平时不开电视的，只听音乐：民乐，德国古典音乐，苏州评弹。邱萍受他影响，爱上地方戏曲，昆曲秦腔河北梆子——学生受惠于老师多矣。电视晃动着一些人影，金教授也不关心：这些人在干啥呢？他关心邱萍：空调未开她冷不冷？邱萍摸摸手臂说：不冷。他起身沏热茶，邱萍说：老师我自己来……喝茶说话瞅电视，夜色渐浓。邱萍的坐姿表明她不想离开。金教授向来是正眼看她的，这会儿用余光瞟她。她多么年轻啊，年轻，红润，嘴唇湿润……她符合“四项标准”，可是与她走到临界状态，仍叫人窒息哩。——情爱力量大，老头子亦沉浸。

金教授离开了，走到阳台上，仿佛是为了自言自语。老曹在下边大声迎客，五楼的赵渔夫妇在浇花。金教授倾听市声，试图以此抵消心声。然而市声难敌心声，他想：她格外羞涩呢，莫非她今晚……念头吓他一跳，旋即摇摇脑袋：不可能。相差四十几岁，不可能。相差二十岁还说得过去，三十岁就不大正常了，四十岁……四十岁不可能。我、我还是找女局长那个年龄段的吧。

金教授的心声大，敲锣打鼓的。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，有个死结，有一道坎儿，绕不过解不开。好像她来了。她真来了，正穿过卧室呢，足音轻微而急促。他忙拿了喷壶在手，朝花枝洒下几滴水。邱萍看见了，金教授空壶浇花呢。陡然紧张袭来——她正走向他哩。金教授把茉莉和玫瑰指给她看，她埋头嗅嗅：真舒服。这盆玫瑰原是她送来的，新品种，叫无香玫瑰，花期特别长。一红一白两种鲜花，春日里撩人情思……二人一齐发怔：说啥好呢？浇花已是假动作，言词能抵达真实吗？

金教授再度关心邱萍的冷暖，拿来外套替她披上。手指相遇了，忽然就相遇了。——它们自作主张呢。一只大手被她捂在了胸口，胸口突突跳。体温灼人哩，那手也抖上了，委实吃不消。吃不消吃不消，赶紧逃跑……男欢女爱可不是说着玩玩，要动真格的。粉色场景足以将他没顶。他退入大书房，高大的身躯藏起来了。然而女人动真情好比发洪水，你躲也没处躲，藏也没法藏。金教授拿着沉甸甸的《自识与反思》，心思全在身后：那可爱的足音又来了，布拖鞋擦着实木地板。来了，来了，来者不善善者不

来哩……邱萍扑过来了，一把抱住他，脸贴在他宽阔的后背上。金教授浑身大抖，《自识与反思》掉到地上。

神圣的斯宾诺莎呀。

他们自然是动起来了，再不动就说不过去了。邱萍的动作比女局长文雅多了，倒是金教授一把抓住了她的奶子：盈盈一握啊，扑愣扑愣……两个人颠三倒四的，张开的嘴再也合不拢。——哪有这么亲吻的，金教授破天荒哩。四壁全是书，厚厚的经典目睹了一场迷乱。金教授像个醉汉：书房咋变成客厅了呢？客厅又何以变成卧室了呢？卧室未开灯，手忙脚乱的人也不得空闲去摸索开关。黑才好呢，怕它不黑。黑影叠黑影倒向床……然而灯亮了，金教授在最后一刻刹车了。邱萍羞得不行。颤抖的大手抚她满头青丝，好一会儿单闻心跳不闻言语。邱萍启口，东北小女子越发媚气。两个字眼儿反复出现在火辣辣的唇齿间：爱与嫁。

而金教授只想抽烟。

老夫少妻

第四章

老夫聊发少年狂

金教授是成都的老名人，老名人惹出新话题：以七十多岁的老迈之躯，迎娶不足三十岁的漂亮姑娘，留下若干悬念。成都的大街小巷议论蜂起，吉胜街更是七嘴八舌不停口……

金教授有几天时间考虑这一重大问题。事情也凑巧，门房来了一位年轻女郎，名叫郁金香。老曹与她结缘，年龄相差怕有三十来岁吧，宿舍大院有议论，金教授也听到一些，大多数人表示理解。可见舆论对于男女情事比较宽松了。老曹得了郁金香，精气神为之一变，扫地也唱歌，酷似那郭建光。金教授到门房小坐，与老曹闲聊，顺便问问郁金香。这冬瓜场的女人倒怯怯的，薄面含羞。金教授饶有兴味呢。邱萍和郁金香自是不同，用流行眼光看，社会地位有区别。可她们害羞是一致的。金教授对害羞的女人很有好感。害羞是生物学意义上的，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，女人不复害羞时，便失掉了女人的某些重要特征。金教授四十年前做过专题研究，那个年代全中国的女人都比较害羞。即使是稍后的红卫兵女将，军衣袖子挽得高高，手捧宝书斗志昂扬，回家也羞羞答答，闺女还是闺女。90年代金教授到过许多国家，回国后，深感华夏女儿正大面积失掉这种特征。——连少女都不知羞涩。更有甚者，不知羞耻。长此下去将何以堪？挣了一点钱，代价大了。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学者，是能够看到生活的细微处的。一日下午在河边散步，恰遇郁金香，金教授感到高兴。河风吹拂着垂柳，太阳在水面闪烁，这一切多么富有生机啊，连同女人的纯朴、俏丽与娇羞，这一刻，金教授作出了决定。

邱萍欣喜不已。婚期定在三月的最后一个周末。

本来，按金教授的意思，婚礼当在五月举行，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，比如，将房子弄一弄。而邱萍希望尽量从

简。金教授在吉胜街的房子，这一年多她不是常来么？家具的摆布，书房的整理，连同阳台上的花草，样样经过了她的手。她的气息已混同于金夫人的气息，弄它干吗呢？换一套床上用品就行了。睡金夫人睡过的床，她唯一的感受就是亲切。再说她在肖家河有个电梯公寓，那边已装饰一新。早一点对外宣布宴请宾朋，四月即为蜜月，五一长假外出旅行，到她的东北老家，让金教授拜见那位五十多岁的岳母——金教授为此有些惴惴，但邱萍不在乎。她深爱着父亲，对母亲淡淡的，继父更不在话下。在她十三岁以后的记忆中，母亲更像是继父的儿女们的母亲。

邱萍说，婚礼也尽量从简。邱萍是实实在在的知识女性，不是什么时髦女性，虽然她自己的收入就堪比白领。婚礼定在“银河王朝”，倒不是因为这家位于总府路的四星级酒店如何气派，只是由于酒店老总是金教授的朋友。金教授提到银河王朝，跟提到普通饭店并无区别的。金教授说：银河王朝，这名字好……他即将与邱萍踏上婚车，就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。有一部爱情经典片《云中漫步》，云中漫步多美好啊，可是万一掉下来呢？年龄相差四十几岁，介于父辈与祖辈之间了，金教授有能力创造婚姻生活的美满吗？

金教授既兴奋又不安，像小学生面对中学生的试题。他带着不安上路了。事务性的忙碌，邱萍不让他操一点心，他只须听从安排，到时候佩一朵小红花出现在婚礼上。邱萍的女伴放下生意和她一起忙，两个东北女人在金教授的眼皮底下，商议，嘀咕，忽而出去忽而回来，忽而在街上

或肖家河那边打来电话。金教授破天荒乱了套，眼观书耳听她们的悄悄话——柔柔的东北话真好听啊。人在书房往外探头，瞧她们春风般刮来刮去的身影。邱萍的女伴名叫陶小红，而邱萍称她“小陶红”，因她五官生得精致，有点儿像那位出了名的演员。“小陶红”二十五岁，也是姑娘家。

婚礼如期举行，金碧辉煌的大厅汇聚了几路客人：金教授的大学同事，官场及商界朋友，“今天”出版社的李进、赵渔夫妇；邱萍所在的质监局来了不少人，有些人是主动要求发请帖的，不言而喻，他们对这样的婚礼抱着极大的好奇。饭店的乐队一律着洋装，演奏《欢乐颂》、《月光奏鸣曲》。话剧演员兼婚礼主持人亦庄亦谐，接二连三的古怪提问将气氛推向高潮。新郎新娘当众抱吻掌声雷动，“小陶红”倒激动得泪光闪闪。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响成一片，金教授傻了眼：莫非新闻界来人了？他可不希望今天的婚礼上明天的报纸。然而来者是客，金教授咋好干预呢？邱萍一脸幸福，更是无暇他顾。

酒过三巡，喜气中又添了酒气。金教授一身黑西装，系着红领带，端着红酒，一旁的邱萍婚纱洁白。人们举酒为他俩祝福。吴海波敬了金教授又单敬邱萍，他旁边有个披碎发的女孩，邱萍问：这位是谁呀？吴海波介绍说，她叫赵燕，李进的表妹，也是他的朋友。赵燕起身同邱萍碰杯，她一口干了，请邱萍随意。邱萍想：这女孩怪舒服……这一桌大抵是“今天”出版社的客人，李进、齐红、赵渔、商女，都认识的。邱萍坐下，吃几口菜填填肚子，

商女忙将菜肴往她面前挪，一面说，以后我们是邻居了。商女衣饰简单而风韵十足，邱萍冲她笑笑。还有那穿旗袍的齐红，娴静地坐着，她想：这几位竟是个个舒服……

金教授被几个官员包围着，“交待”恋爱经过：老师同学生是如何走到一块儿的。官员开口浪语仰面浪笑，这边也听得见的。邱萍眉头暗皱。那“小陶红”跟一个大肚子男人起劲地聊着什么，又比又划又干杯。

饭后客人打麻将，晚上另备了西餐。李进等人告辞，邱萍送他们到大厅，执了商女的手说：以后我们是邻居了。

赵燕说：我也是邻居呀。

邱萍说：和你们做邻居是我的福分。

商女说：少喝一点酒。

赵燕笑道：早点儿回家。

晚上九点，一辆白色敞篷“宝马”送金教授和邱萍回吉胜街。老曹满脸堆笑开大门，郁金香站在屋檐下，“春来茶”的棋牌客个个掉头。汽车停在三单元，新婚夫妇上三楼。楼道干干净净，还铺了红地毯——这原是李进定下的规矩，单位有人喜结良缘，铺红地毯表示祝贺。邱萍本不知，便有了意外之喜。

夜里更有一喜：入洞房同床共枕。同床共枕可不是小事儿一桩，结婚啥意思？结婚就是同床共枕。年轻的邱萍岂无期待？身材高大的金教授，运动场上的金教授，老男孩儿般的金教授……邱萍嫁给年逾古稀的他，不为男欢女爱，亦为男欢女爱。总之冲动够复杂哩，哪有工夫厘清它？里根当年也是过了七十岁当上美国总统，并且在就职演说

中声称，他做总统有两个理由：一是爱美国人民，二是坚持性交。回头看中国民间，历史上一大把胡子而生儿育女的男人不是常有么？

邱萍入浴，浴后与他同床共枕。她二十九岁了，有过一点性经验，可是身体一搁七八年，像经过了冷处理。恋上伟岸的金教授，又像进入了预热过程。今夜将如何？她不知道。今夜是个开启，开启日后的日日夜夜。抹浴液她有几分紧张呢，脖子、乳峰、平坦的小腹……那人偏在门外，不来同浴。照例递浴巾什么的，大手分明有点抖——金教授也紧张哩。两个紧张碰一块儿，将碰出啥景象呢？三月里时令正好，农事悠闲性事忙——邱萍想起这一句乡间俚语，书上看来的？乡下听来的？记不清记不清……她系上睡衣出去。薄薄的浅色睡衣，柔柔地贴着，软软地飘着，传递身体的消息。

穿蓝色睡衣的金教授在客厅站着呢，他在“主卫”洗过了。他向她转过身，像电影上的慢镜头，哦，他们抱在一起了，两根带子仿佛自动解开，浴后之身贴上。她踮起脚。灯下的亲吻，无序的抚摸，明亮的客厅陡然充斥了色情意味……他抱起她移向婚床。睡衣不知何处去，漂亮的婚床铺满紧张与战栗。——没法不紧张哩，紧张的人儿如何不紧张？始料未及的紧张，成双成对的紧张……手忙脚乱的洞房之舞，抖抖索索的肉体大餐。火苗直窜，宛如小女孩向伙伴摊开手掌心：我想要……节奏来了。节奏，仿佛有个男同志名叫节奏，真好啊，原来是个好同志呢，怎不叫邱萍喜出望外？节奏贯穿了欲之舞，紧张不再战栗升级。

目光投向墙上的钟，才发现时近午夜。

邱萍几乎脱口问：这……

却埋下脸，贴了丈夫的胸。暴雨过后小风吹拂，金教授抚她闪闪发亮的肌肤。

他舒出一口长气。早该这样了。

她想：都是紧张弄的。

蜜月里一切如意。只发生了一桩意外：他们的婚事上了本地的报纸，赫然登出婚礼上拍来的照片。老曹收发报纸最先发现，兴奋得嚷嚷，郁金香急忙凑上。老同志纷纷传看，而老曹已蹿向三单元。金教授看了标题，温和的面容转凝重了。老曹赶紧退下，向同志们散布最新消息。

金教授是成都的老名人，老名人惹出新话题：以七十多岁的老迈之躯，迎娶不足三十岁的漂亮姑娘，留下若干悬念。成都的大街小巷议论蜂起，吉胜街更是七嘴八舌不停口：小老板们将报纸看了又看，对金教授正面瞧背面瞅。舆论真烦人呀，若是金教授雷霆震怒，势必叫那几家报纸吃官司。不过，这样一来，岂不是又给记者炒作的由头？报上的照片倒没有丑化他，恰好相反，他仪表堂堂举止潇洒，大学同事开玩笑：金教授这么有风度，哪个姑娘不想嫁啊？

邱萍的单位也是称羨的多，局长拿着报纸向她表示祝贺。邱萍眼下是科长，拥有一间漂亮的办公室，——这与金教授也是有关的。好单位的科长，不亚于普通单位的局长。固然有同事诋毁她，讲她的怪话，但传播的范围有限。

不是有许多同事参加了她的婚礼么？他们亲眼目睹了金教授，为金教授的风度所折服。再瞧邱萍婚后的幸福样儿，一天天的玉润珠圆，更说明问题了。——那等着看笑话的，却看了一段佳话。邱萍原是作好了心理准备，要领教舆论的厉害，舆论来了，却于她毫发无损呢。于是放宽心，也不去追究报纸。同事们中间她有问必答，笑吟吟的，涉及敏感话题并不闪烁其辞，遮遮掩掩。舆论的特点是捕风捉影，越说越像，你走到亮敞处，它反而没劲了。

邱萍每日早早回家，有饭局尽量推掉。若推不掉，她委托“小陶红”替金教授张罗饭菜。“小陶红”心灵手巧，到四川两三年，做得一手地道川菜。金教授真是一位美食家呢，书房里闻到菜肴的香味儿，就不大坐得稳了，不等上餐桌，已露出馋样儿。“小陶红”便微笑着，从锅里夹了菜，送到他嘴边，由不得他不张口。金教授唇齿间啧啧有声，咽下去又忙着称赞。开饭了，斟两杯茅台酒。以前他单喝红酒，现在也喝一点白酒了。

“小陶红”嘀咕：都是邱萍弄的，他越发像老男孩儿了。

她对金教授说：我不想做生意了，做您的保姆吧。

金教授笑道：那可求之不得。

她说：真的呀？

自然是假的。她是邱萍的女友，金教授怎能让她做保姆呢？她大约也是说着玩玩。年纪轻轻的“小陶红”，还没嫁人呢。单论长相她并不比邱萍弱，所不同者，邱萍是单位人，她是生意人。两个女人结为女伴，一般说来是互补，

衣饰容貌差不到哪里去。

蜜月是实实在在的蜜月，老夫少妻琴瑟和鸣。想那人，动不动就捋着胡须说：老夫……这老夫二字既是自谦，又含了几分矜持。中国古代的老夫，拥有少妻的恐怕不少吧？老曹都知道这一点，老曹说：戏台上须生配小旦……金教授更是博古通今，而邱萍了解各式各样的婚俗。理性层面的沟通不难，剩下的是感性问题——日常交流又如何呢？包括床上的切磋、互动、交流。夜里缺了柔情，白天难免生硬。邱萍并未细细地想过这一层，她凭着感觉行事，嫁给心目中的金教授。而感觉是一团混沌，她不能展开分析的，不像面对那些个化学试剂。只知有一股力量推着她，这力量又来自混沌……下班回家的路上，隐隐涌动着暖流。金教授开门就给她拥抱，是盼着她呢。有时先亲热一阵再去做饭，而做饭的过程同样是亲热的过程，这跟小两口有啥区别呢？没区别……老男孩几乎成了小男孩，调皮着呢，冷不防一把抱起她，转几圈才搁上床。他黏着，她也黏着，倒像两个瓷娃娃。邱萍略有些诧异的，是金教授每次做都做得挺好。是的，挺好。邱萍呆在办公室，回想某些细节的时候，诧异之余要脸红的。其后便将诧异抛开，迎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。蜜月里的幸福，犹如那街上的广告词：性福。

哦，性福……

四月底，金教授和邱萍再去东北，五月中旬方返回成都。

蜜月之旅自是充满欢娱，却也劳顿，而金教授暗暗撑

着，不告诉年轻的妻子。他们大抵住宾馆，只在沈阳邱萍的老家住了一夜，金教授拜见小他二十岁的丈母娘。按东北人的习俗，他们又举行了一次婚礼，来了许多人，直瞅金教授，压着嗓门议论：俺说中，大教授配小年轻。有人摇头：俺说不中，凭邱萍这模样，找个潇洒公子哥。邱萍嫁老头，屈了。立刻有人反驳：啥屈不屈啊？人家邱萍愿意！爱咋咋的……

丈母娘的笑脸藏了揶揄，饭桌上几番提到她当年拖儿带女如何辛酸。邱萍瞧她面无表情。——母亲不提当年她还来气呢。金教授始终毕恭毕敬，丈母娘说啥他都点头。他感激她也在情理中：她生下的女儿，做了他的娇妻。他背着邱萍献上一张牡丹卡，丈母娘笑口大开，却说：难怪人都叫你金教授，金山银山吃不完，我女儿真是好眼力。金教授嗫嚅道：别告诉邱萍……丈母娘笑着拍他：放心，我当了她的面，再埋怨你几句。

金教授瞠目结舌。

金教授在宾馆的密闭套房继续履行丈夫的职责，白天是伟丈夫，夜里他同样是。邱萍眼中他已经是个伟丈夫了，大教授，恩师，老男孩儿，几种角色完美地集于一身。当初他是邱萍的偶像，现在仍然是，以后一直是。“是”到八十岁，甚或九十岁。金教授一鼓作气哩，不相信再而衰三而竭。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”。成都市往南五十公里，有个隶属眉山市的小城彭山，系彭祖故里。彭祖号称活了八百多岁，实则一百四十多岁，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秘诀，同坚持性交的里根总统如出一辙。而彭祖

更高明，白发苍苍尚能百般嬉戏。金教授与邱萍如胶似漆的蜜月过半时，曾经驱车到彭山仙女山，造访这位中华性文化的始祖，观看密戏图，领悟“采阴补阳”。邱萍红着脸儿揣摩……哦，她身边走着一位伟丈夫呢，中山装笔挺，架着一副墨镜。他对邱萍说：有道理……你看看这个，这本古老的《素女经》，这里边有讲究，黄帝也曾琢磨呢。我们得好好学习。

金教授买下了一本图文并茂的《彭祖御女术》。

豪华宾馆悄无人，侍者鬼影般出没。套房里赤身走动，须臾分开又合拢了。性爱道具多，岂限于床榻？想象力展开时，方知想象的东西能有多丰富。这也照面那也上手。上手，称手……世界随之情色化了，密闭套房里的任何东西，无不以它的颜色和形状呈现色迷迷。价值交给身体评估，一本正经挥之千里：不正经才是正经，才合乎时宜；才关乎刚与柔，刚者自刚柔者自柔——世界朝这两个古老的汉字拢集。名可名非常名。阴阳化天地。抱阴负阳。刚与柔浑然一体……

原本就是一体：古希腊有此一说的。邱萍与金教授，你追我赶争上游呢。哪有客厅与卧室之别？一并变成了实验室。卫生间是个好地方哩，有个蓝色的大浴缸，模拟冲浪。巨人般的金教授，欠身屋打头，哈哈一笑出去了，邱萍湿漉漉追上，两个奶子贴上。或蹲，或站，或躬，或仰，体位变化着兴奋点，浑身皆性源，情也参与进来了。情不自禁，源头在何处？不在别处只在此处。情之所至金石为开，情爱将身体打开。开关是触摸式的——轻轻一拂它就

开了。鲜花之为鲜花，单为心爱者绽放。亲爱的轻快的，变化的变态的，能有的都来。别不来。别……

性文化纷繁复杂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：用进废退。邱萍真是上了瘾呢，可她不能够由着性子。不能够。她欲着，怜着，爱着，若金教授主动寻她，她就迎着他。迎着他真好啊，迎着他……厚厚的地毯，身影追逐着身影，是另一种二人转哩。东北二人转的源头，原本就是男女嬉戏，生活呀，劳动呀，嬉戏没个完。金教授和邱萍在长白山下松花江旁，流连美景与对方的身体，白天夜晚皆丰富。更有一层：师生之间有得聊，话题宽泛哩。化学性学人类学，连同日常琐事，说不尽的话儿，爱不够的人儿。老夫少妻咋的？比之少年夫妻哪儿逊色呢？比之“例行公事”的中年夫妻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呢。老夫聊发少年狂哩，动不动就脱衣裳，眨眼之间一丝不挂，扛了她笑哈哈，凭她双手乱舞，娇媚扑打。

回成都金教授却躺下了。

初夏时节的成都，气温猛窜至三十六七度，飞机上便闷热异常了，出机舱迎面碰上大毒日头。钻进那出租车，又是冷气袭人。这一热一冷的，金教授禁不住，伟岸的身躯倒下了，床上有气无力的样子。邱萍打电话给局长请两天假，顺便提到金教授有些不适。不料局长立刻就赶来了，代表质监局送上鲜花及慰问品。金教授打起精神同局长说了几句，撑不住，闭眼睡去。局长悄悄走人，邱萍送领导下楼。

这是下午，偏西的日头在高楼间。邱萍仍是旅途装束，

牛仔裤旅游鞋，配着短袖T恤。局长的奥迪轿车停在环形车道上。“春来茶”牌客依旧，老曹站大门立在树阴下，郁金香提铜壶婀娜穿梭。

局长斜眼瞅瞅邱萍笔直的腿，兀自笑笑。局长相当年轻，平时却很少对这位漂亮下属开玩笑。质监局有的是靓女……可是局长缘何发笑呢？笑容还挂了一点邪。

局长在大铁门外停下，没向司机招手，司机便伏在方向盘上。老曹对邱萍露齿笑：回来啦？邱萍报以微笑。老曹走开了，将树阴留给邱萍和领导。老曹历来知趣，十几年的看门人，堪称觉悟高。

穿裙子的郁金香隔着窗玻璃望邱萍。

局长说着单位的事儿，一说半个钟头，太阳都阴了，小街上吹来一阵风。邱萍有点儿不得要领：不是什么大事儿呀。金教授在睡觉，她倒不急于回去。局长脸上笑影犹在，邱萍纳闷：他笑啥呢？因局长在她面前，总是一本正经。

局长话题一转：邱萍，金教授年纪大了，你要好好照顾他。

邱萍说：局长请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

局长笑道：金教授是一位“市宝”啊，你可不能掉以轻心。

邱萍说：你这是批评我吧？

局长手一挥：我不批评你，我还表扬你呢。是你让金教授恢复了活力。不过，邱萍啊，你要掌握好分寸。

邱萍脸红了，扭头看路边的小叶榕。

局长又说：你们夫妻间的事儿，本来我不该过问的。局里有议论啊。

邱萍问：啥议论？

局长说：金教授毕竟是公众人物，有点议论也很正常。总的说来，反应是正面的。个别同志发几句杂音，你别太往心里去。

邱萍说：局长别绕圈子啦，你知道我是急性子。他们说啥了？

局长笑道：说你自打结婚以后，一天天的滋润哪，只怕金教授日薄西山……

邱萍愣住了：这——

局长招来司机，抛下了一句安慰话，奥迪轿车绝尘而去。

邱萍想：这——

单位有人对她不满，她是知道的。她担任质监科的科长，有两三个人对她很不满。单位就是这样，好单位尤其这样。她本不想当什么科长，是局长横竖要来巴结她，通过她巴结金教授。她原以为那几个人说一阵就罢了，搅不浑水的，形不成大气候。岂料他们盯上了她的私生活，说她一天天滋润，而金教授日薄西山。——啥意思呢？这话很难听，难听又恶毒：凡读过书的人，谁不知日薄西山的下一句呢？气息奄奄……邱萍离开单位这半个月，那些人搅成啥样了？竟然由局长亲自过问。有一个姓尤的中层干部，人称尤科，省上有背景，整天跟在局长的屁股后头，对她的位置垂涎已久。这尤科生一张扁脸，三十出头，勾

引女人有一手。他仗着权势乱来，局长佯装不知。——这些人全是人精呢。去年圣诞节，单位在酒吧搞活动，尤科借着酒胆摸她，被她反手就是一耳光。在场的两个女人却是尤科的“死党”，一味吃吃地笑，事后传播说，邱萍跟尤科勾勾搭搭。邱萍厌恶极了，却并不加以反击——他们巴望她反击哩。春节她回沈阳，收到一则手机短信：金山银山作靠山，不嫁老头非好汉。她读罢短信反而笑了：“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屈指行程二万。”她正想攀上那座山，踏上那条路呢……

邱萍正发愣，门房老曹递给她一堆邮件，有几样需要签收。她走到桌前签了字，老曹将椅子挪到她身后，请她坐。马社长向她打招呼，几个老头冲她笑。郁金香隔了两张桌，怯怯的，想近她又近她不得的模样。邱萍启齿笑笑，郁金香倒脸红了。邱萍想：这女人有意思……这儿的住户大抵对她友好，马社长称她金夫人呢。她顺手翻着一张报纸。

郁金香红过脸之后，走近她说：你喝杯茶吧，刚出的新茶，竹叶青。

邱萍说：谢谢，不用了。我待会儿就走。

郁金香说：真是好茶呢，尝一尝吧，茶碗很干净的。

邱萍笑道：好吧，多谢你这么热情。

郁金香沏了茶递到邱萍手上，青花盖碗蛮地道。邱萍虽是“家属的家属”，却也知这俱乐部是李进指示弄的，五十六户人家个个欢喜。她也会麻将，会下围棋，一般不玩的，没时间。到“春来茶”闲坐是头一回呢。郁金香自去

厨房生火做晚饭，俄顷出来替她续水，浅浅一笑。电扇呜呜地转，棋牌正收场，一桌散开的老头鱼贯而出，依次向邱萍堆笑，仿佛她是领导。老曹背着手站大门，不时回头瞅老婆。邱萍想：他们两口子年龄差距也不小，看上去倒和睦。老曹的幸福在脸上挂着呢。

忽听老曹说：商女，你又骑自行车啊？咋不坐小赵科长的汽车？

邱萍抬眼望去，见商女和她漂亮的白色单车入大门，穿一条果绿九分裤，一件宽松的休闲衬衣，袖子挽到肘部，怪精神的。邱萍不觉起身迎了出去。

邱萍说：好漂亮的自行车。

商女笑道：是么？

两个女人站在屋檐下说话，她们互相吸引，却未曾串过门儿。商女眼见是一位佳丽了，言语行动透着亲切。骑单车上下班，视为一项日常运动。邱萍开车在路上见过她，真是一道府南河边的流动风景。电信公司的人大都是有车一族，派头十足，而商女纯朴如80年代，人与单车浑为一体。邱萍在家中曾为此赞叹，金教授笑着说，成都的女人，若长成商女这样的，大半是妖精。

邱萍问起赵渔，商女说，赵渔下班早，正做饭呢。家务活分工明确，商女浇花晾晒衣服，赵渔做饭拖地板，十二岁的儿子赵高洗碗。

邱萍说：我们也是。我想啥都做，可是金教授要下厨，拦不住。当年他在“五七”干校做过炊事员呢。

门外的闲话，门内有人听的，这人是郁金香。她想：

原来她们和我一样做家务……

邱萍回家熬了粥，金教授熟睡未醒。她给“小陶红”打了电话，说有礼物给她。“小陶红”立刻要来，邱萍犹豫了一下说：你来吧，进门别嚷嚷，他在睡觉呢。

邱萍在床边望望金教授，轻轻叹气。日薄西山……这形容词怎能与金教授相连？野地里他身形矫健。夫妻生活格外起劲哩。邱萍掠过一念：他该不是硬撑着吧？只因她年轻，而他努力不叫她失望……

邱萍到阳台上发了一回呆。五楼传来赵渔夫妇说话的声音。她想：他们两口子，估计相差四五岁吧？

她转身去了别处，仿佛避开这一念又一念的。

“小陶红”轻轻敲门，蹑手蹑脚进屋。她一身白：白裤子白丁恤，衬着披肩发。

邱萍笑道：为谁扮得这么靓啊？

“小陶红”说：保密。我瞧瞧啥礼物？

邱萍拦她：你不说出来，没礼物。

“小陶红”撅嘴道：没礼物就没礼物，大不了白跑一趟。我走啦。

邱萍只得拉她去看了礼物，除了几样家乡的土特产，另有一款昂贵的裙子，是金教授送她的。“小陶红”喜上眉梢，搂着邱萍耳语：待会儿他醒了，我亲他一个！

邱萍推她：你凭什么呀？他是我老公。

“小陶红”笑道：就亲一亲，又没干别的，你紧张什么呀？

邱萍小声嚷：我撕烂你这张嘴……

两个女人另屋说话。“小陶红”说：我好久没来了，进门怪亲切。

邱萍说：别装了，我请都请不来，倒说进门怪亲切。

“小陶红”说：我来干吗呀？你和金教授度蜜月，我做观众啊？

邱萍嗔道：别说这难听的。

“小陶红”一笑：难听不如难看。

邱萍说：我咋难看了？

“小陶红”依然笑：你还不难看啊？脱光衣服照照镜子，屁股圆奶子翘的，说话吐舌头，羞也不羞？这蜜月让你给整的……

邱萍拧她：我弄死你这——

“小陶红”往她怀里躲，一面求饶，一面又说：你弄死我干吗呀？你去弄死他。

邱萍捋捋头发，正经说道：我倒有一点担心哪。

“小陶红”说：担心金教授的身体？

邱萍点头。

“小陶红”笑道：这还不好办？你省着点儿，别当干饭吃，别如狼似虎的。

邱萍回敬她：你才如狼似虎呢，前年你处的那个人……

“小陶红”说：别提他。叫他去死吧。他当时跟我处，信誓旦旦，结婚啥的，却跟他的女上司乱搞……邱萍啊，我伤心着呢，成都的生意做不动，本钱都要赔光啦。我多么羡慕你！要不回老家算了，嫁个东北大男人，做个小媳

妇。可我又舍不得你，你和金教授……舍不得四川的饭菜、天气。

邱萍抱着女伴，拍她的肩膀说：别急，啊？慢慢来，总会好的。

卧室里的金教授翻身说梦话，两个女人吐吐舌头。卧室的门虚掩着，“小陶红”探头瞅瞅。入卫生间小解，也只将房门虚掩了——反正唯一的男士在睡觉。邱萍拿眼瞪她：不害臊。

“小陶红”发现了一堆换下的衣服，拎起一件说：金教授的西装真大。

邱萍说：我正要洗衣服呢，你帮帮我。

“小陶红”叹口气：得了礼物要干活，没法子。西装也洗啊？

邱萍说：西装拿到干洗店去。请把他兜里的东西翻一翻。

“小陶红”嬉笑：我能动么？

却从内口袋里拿出一个未启封的、蓝色的瓶子，印着英文的，“小陶红”不懂，嘀咕说：这洋货啥玩意儿啊？

邱萍凑近一瞧，吃了一惊：这东西叫万艾可，俗称伟哥。“小陶红”眼尖，追问她，她照实说了。

她自语道：金教授用这个？我不知道呀。

“小陶红”说：用就用呗，很多中年男人都用它，只要有经济条件。金教授七十多岁了。

却又笑道：怪不得呀怪不得，我刚才竟说错了，不是你如狼似虎。是你邱萍如狼，金教授似虎……

邱萍使劲拧她。闹着洗完衣裳，晾到阳台的竹竿上。“小陶红”提着礼物走人，趁邱萍不备，在她腮帮亲了一口，却说：

不是给你的，是给我们敬爱的金教授的。

一身白的女友哼着歌下楼，踏入宅院里的夜色。邱萍瞧着手中的伟哥。

十点钟，金教授方醒来，邱萍喂他吃下一碗黑米粥。精神好多了，额头仍有点烫，量体温三十八度。金教授自己笑笑：别是染上了“非典”吧？他倚在床头瞅邱萍：红红的脸蛋儿，洁白的脖子……一把拉她入怀，五个指头撒开去。她凭他抚弄一阵，身子微颤只不动弹。——若换了往日，又动上了。蜜月有惯性的，缠绕没个完。她是在他身上，他也在她身上呢，夫妻二人互相渗透。可是这会儿邱萍不能动。日薄西山……扎人心窝的字眼哩。可知金教授并非那彭山县的彭祖，金教授原来撑着——苦苦撑着也未可知。邱萍爱他，嫁给他是为了守护他。局长说得没错，金教授不单属于她，金教授是“市宝”。恩师、偶像、爱人、远在天国的老爸的影子……邱萍可不能由着性子。可不能啊。邱萍悄悄抹去一滴泪，将那瓶装着蓝色药片的伟哥亮到手心，莞尔一笑：

老师，您要老实交待，用了多长时间了？

金教授一愣，旋即淡淡地说：备用的。

邱萍摇头：我不信。

金教授说：没启封嘛。要不今晚试试？

邱萍说：今晚绝对不可以。

金教授笑着摸她脸蛋：你呀，别那么绝对好不好？

金教授洗了澡，降下体温。夫妇在枕头上，眼望眼地说话，手啊腿的规规矩矩，熄灯时又挨上了，也不知谁先挪过来。邱萍说：抱着睡吧。金教授表示同意，长臂搂娇妻，大手歇着。邱萍困了，而金教授刚睡了一觉。邱萍模模糊糊的，肌肤泛起快意——她就知道，那几根善于抚摸的指头终不肯老老实实在地歇着。快意弥漫开来，又仿佛从水底升起，同她的决心打个照面，斗上了。她翻身嘟哝：老师呀，您说过的……

半夜里，两个身子终究还是缠上了。

第二天，金教授复觉懒懒的，勉强在书房呆了一阵，邱萍哄他出去，命他休息，翻翻杂志看看电视。鸟笼子里有只八哥，重三复四模仿她：休息，休息……

邱萍上街买菜，恰遇郁金香，也提着菜篮子。邱萍说：金香你早啊。

郁金香忙道：邱萍老师，你早。

邱萍笑道：以后别叫我老师，一个院子住着，何必客气。

郁金香说：你和我们不一样，你是金夫人……

邱萍说：人人都一样的，我是金教授的爱人，你是老曹的爱人。

两个一样的女人走到一块儿了。郁金香年龄稍大，脸蛋不如邱萍光洁，衣着却鲜艳：紫衣裳配一条贴肉的花裤子，腿直臀圆。

邱萍捻捻衣裳的质地说：真舒服，款式也好，哪儿买的？

郁金香说：这衣服我可买不起，商女送的，有九成新呢。

邱萍点头道：原来是商女送你的。

她们走在吉胜街上，这是一条长约 300 米的小街，两边栽着法国梧桐，树下皆商铺，唯有 77 号空出一段围墙。靠墙排开各式凉椅，老板们每日照面的，乘凉看报，交流新闻打量路人。老曹是大家熟悉的老曹，金教授却是报纸上的金教授，——这吉胜街，金教授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，局长厅长都不能比的。小老板们窃窃私语，众多脑袋移向邱萍；也研究郁金香，从屁股到长相，到城外三十里的冬瓜场。老曹的故事原是大家的故事，店主伙计均可分享。金教授则充满了神秘感，纵是一日见他三五回，照样神秘。有人说：那老头不接近群众……

群众对金教授敬而远之，群众关心邱萍，其实是关心她和金教授的隐私。可是谁敢在邱萍或金教授面前暗示一句呢？没人敢。群众能起哄，能交头接耳，却呆在群众的地盘上，安分守己做着群众。有人向老曹打听金教授的情况：老夫少妻能持久么？这话也将老曹捎进去了，只不过老曹之“老”，比金教授要年轻。老曹说：

咋不能持久？我看能持久。

老曹对群众用上了干部腔。老曹知道吉胜街的群众不喜欢老夫少妻，巴不得他们散伙。特别是看门人老曹和三十几岁有些姿色的郁金香。

蓉城今日不晴不雨，太阳在云层里。两个一样的女人说着话走进菜市场，问菜掏钱就不一样了。有农民模样的男人提着两只乌龟，号称野生的。邱萍不大识货，问郁金香，郁金香也摇头。她养过鱼，未曾养过甲鱼。农民一口价，咬定两百元一只。邱萍犹豫片刻，买下了，——熬汤让金教授补补身子。

郁金香移过目光，瞧那架上的猪肉。

邱萍说：我们一人一只吧。

郁金香急回头，红着脸儿推辞：这咋行啊这咋行啊……

邱萍笑道：咋不行啊？

不由分说塞进了她的菜篮子。那农民咧嘴笑：你们的老公吃下这东西，肯定行。大补物件，吃了夜夜想干……

走出菜市场，郁金香还在咕哝，难领盛情的模样。邱萍说：下不为例，行了吧？郁金香方点点头，称谢了。邱萍“行”字出口，便联想刚才农民的玩笑话，不觉瞅瞅郁金香，心想：老曹与她……邱萍想知道一些细节，却不便问的。除非是“小陶红”，别的女人很难在这种事情上做交流。

老曹同郁金香……邱萍升微火炖甲鱼时，这念头又来了。真是的，老想这个干吗呀？窗外是院落，花台，环形车道。短衣短裤的老曹扛着长扫帚跨出门房，像个老军人。老曹扫地也弄耍子，不时来一句《沙家浜》。

客厅里的金教授歪在沙发上，一声不吭。

老夫少妻

第五章

黑衣男子冷眼瞧

黑衣男人冷眼打量，直到邱萍和金教授走出他的视野。朱军说：邱萍够靓吧？他妈的还是白领。小骨骼，长肉不显肉，十年八年搂不够……

黑衣男人徐徐道：你可以。老头子不是她对手。

吉胜街 77 号，两对老夫少妻招来无数的目光。而成都人看稀奇，向来劲头足，有些人甚至从别的街区跑来，单为一睹报上登出大照片的金教授与邱萍。更听说有个看门老头讨了颇具姿色的老婆，夜夜寻欢作乐。好事者探头探脑，往那宅院里瞧呢——郁金香提壶续水，腿儿轻快脸儿笑，眼见得日子滋润没烦恼。至于老教授手挽娇妻出门散步，更是显得恩爱。这年头的男人女人，谁的眼睛不厉害呢？瞧来瞧去的，竟然瞧不出破绽。耳听为虚眼见为实，人们趋于相信：老夫少妻亦能和谐。当然，配搭很重要。老曹不用说了，若干年养精蓄锐，嗓门粗身子壮目露精光。金教授也不弱，又高又直，原是标准的运动体形，人群中叫人仰望——再说人家是德高望重的大教授呢。高官或富商请他赴宴，豪车恭候。好事者引来更多的好事者，据说有人从城市的另一端赶来，换了几路公交车。吉胜街的店主们甚感得意：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呢。每日店外闲坐，跷起二郎腿欣赏。适才走过邱萍，转眼又来了郁金香……三月里衣衫鲜亮，入夏肌肤放光。男人饱眼福，转而咽唾沫。羡慕、遐想、叹息、非议，不一而足。看老婆不顺眼了，白天守店铺嘻嘻哈哈，夜里守老婆闷声闷气。但成都女人也不是好惹的，整治男人摆布老公，一刻不放松。老夫少妻这档事儿，她们无一例外地持否定态度，她们说：哼，想当初妇女能顶半边天，这才几年啊，你们就翘尾巴了，想一手遮天——做梦吧！惹毛了，老娘一刀下去，剁了你的根喂狗去……

布衣夫妻，明里暗里较上劲了。那小超市的老板朱军，

称得上一位典型。

朱军当年也风光过的，做过大宗生意，眼看可以抱“二奶”了，却赔了一笔钱，接下来做啥赔啥，终于沦落到吉胜街，经营小超市，挣小钱儿糊口而已。老曹六十多岁了，却享受年纪轻轻的郁金香，朱军很不服气。他大小是个老板，且是老成都，老曹这乡巴佬，看门的，竟然比他过得滋润！细想起来，真叫人怒不可遏！不过他一向以面善著称于邻里间，逢人就有三分笑。也许唯有他老婆识得他笑里藏刀：以次充好很有一套，经营伪劣产品自创高招。老婆鼓励他做奸商，却防着他馋女人。老婆多肉，没甚姿色，早就不年轻了，却又身体好，能嫉妒，夜里哼哼唧唧，白天板着脸孔：监视老公的一举一动。吉胜街因是小街，凡有靓女过，店主们就近观赏，从头到脚地打量，吸吸鼻子闻闻香风。朱军有点惨：只能呆在店铺里头，不能坐到街边的椅子上——老婆将那位置占了。年轻的、漂亮的、时尚的女郎，老婆一律投以白眼，并且阻挡老公的青眼。郁金香的出现，令她有些紧张：她听见朱军鼻孔喷气哩，那是即将发情的信号。老公进货越来越大胆了，半夜贴假商标，看来是致富心切，寻思抱“二奶”，或是向老曹看齐：换个年轻的，虽是二手货，却也娇滴滴。

老婆除了看紧老公，更要守住账本，于是，一场无声的斗争展开了。朱军整天挂了笑，老婆面无表情，一双眼两边瞧。

郁金香平时进店买东西，朱军未及站起身，胖老婆已迎上去了，挤出一点笑。郁金香感到奇怪：朱老板像个陌

生人。

老婆也有离开的时候，朱军方挪到店外，或坐到街对面的树阴下，跟别的店主们说笑。郁金香或邱萍从77号大院里出来，店主们即使脑袋不动，眼珠子也会动的。夏天，郁金香偶尔穿短裤。邱萍穿裙子或七分裤，穿吊带衫儿。店主们几乎屏气静息呢，摇着扇子，装作闲散的样子——其实他们内心复杂：头一回是欣赏，第二回就惆怅了。唉，生活……同在同一条街上，老夫搂娇妻，而他们只有黄脸婆。不公，不公，他们活得窝囊，不如老曹这样的看门人哩。每日黄昏，金教授携邱萍徐徐步出吉胜街，朝着府南河……报上渲染的老夫少妻，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成都人大老远的也跑来看稀奇呢，而店主们除了转动脑袋、眼球，更须调整思维。四五十岁的男人，老婆大抵是糟糠之妻，谁不想拥有娇滴滴、谁不想搂着香喷喷呢？

一向平静的吉胜街，让老夫少妻弄得不平静了，表面一切如常，地下暗流奔涌：男人们跃跃欲试，女人们睁大眼睛；男人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浪笑不已，女人们串门儿递消息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。一场争战拉开了序幕，而“战争”的规模有多大，谁也不能准确估算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：这将是一场持久战。男人们有盼头，早晚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：昨天眼睛亮，今日心头慌，明朝弄个水灵婆娘。发财立马包“二奶”，发不了财，偷偷摸进那烟花巷……反观那些个黄脸婆，一日黄似一日的，终有撑不住的时候，解除武装要求谈判，“以土地换和平”。男人们乘胜前进快

马加鞭，学老曹挥舞老枪，射出一颗颗呼啸的子弹……

这一天是周末，郁金香到小超市买日用品，朱军笑脸相迎。胖老婆守了大半天铺子，熬不住了，被人拉去打麻将，朱军趁机搭讪。郁金香穿一条粉红裤子呢，配着杏黄小衣衫儿，圆圆的肚脐时隐时现。他照例为她打折，挑好东西递给她，含笑提醒：别对外人讲。他和老曹是老交情了，打个折算啥？他生意火着呢，流动人口日增，白花花的银子进账……郁金香不便就走的，抬头望满架满壁的各色商品。老曹常说：小小生意挣大钱哩。

朱军做过大老板，郁金香也曾听老曹讲过，可大老板小老板，跟她有啥关系呢？朱军面善，笑呵呵的，并且优惠她，自然留给她好印象。她想：和气生财哩，老实人做老实生意……朱军提起当年：一个密码箱，装十万元是小钱儿呢。他一年的飞机票，可供十几家人半年花销。往来的全是局长、银行行长、公司董事长。像吉胜街这些个小老板，他正眼不瞧……郁金香边听边点头，望望街对面树阴下的几个小老板。

朱军说：金香你信不信？我明年又是大老板了。

郁金香半信不疑：是么？

朱军捂了嘴，压低声音：我有个大动作，已经进入实施阶段。

郁金香笑道：好呀，祝你发大财。

朱军说：等我办了公司，你到我公司来做事吧，我看你人也利索，又生得整齐，掺茶卖烟委屈你了。你到我的公司，干个中层，一个月三千哩。

郁金香笑笑，心里想：这人说上瘾了。

她说：我可没文化，只念过初中。

朱军挥挥手：做生意要啥文化？我认识的大老板，个个没文化，小学生一抓一把。

郁金香想到金教授，没接朱军的话。

她该走了。街对面那双眼……

朱军说：下次我给你一张名片。有难处尽管开口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哩。只是……嘿嘿，别对我老婆讲，她犯了更年期，神经过敏。

郁金教欲转身时，一辆黑色轿车在店外停下，一个身材修长的黑衣男子从车上下来，架着一副墨镜，脚下一双黑皮鞋。他用遥控器反手关上车门，动作随意而潇洒。

朱军失声叫道：哎哟徐总，今天是哪阵风……

他对郁金香介绍说：徐总是我老哥们儿，做建材的大老板。

身材修长的男子把手伸给郁金香。黑色的短袖T恤，衬着他白皙的手。郁金香想到城里人爱用的一个字：酷。

这人取下墨镜微微一笑：幸会……

郁金香出店门时，感觉到身后那黑衣男子的目光。

朱军忙不迭地沏茶，一面冲郁金香的背影对姓徐的男人说：这女人有点味道吧？

黑衣男人说：有点味道。年龄大了点。

朱军堆笑：我知道你喜欢小女孩儿。

黑衣男人做个手势，朱军住了口。

朱军说：我们有几年没见了吧？真是今非昔比啊，你

开着大公司，我守这小铺子。大驾光临有何指教？

黑衣男人说：路过。我一眼就认出你了，刚才那位，我还以为是你老婆。

朱军笑道：她若是我老婆，我就享福啦。

黑衣男人问：她是谁的老婆？

朱军反问：你对她有兴趣？

黑衣男人笑了：说不上。

朱军说：她老公是斜对面看大门的，名叫老曹，一把老骨头，夜夜搂她睡觉。

黑衣男人回头，朝 77 号的两扇铁门瞅了一眼。

朱军又说：老夫少妻，你没听说啊？一个名教授跟他的女研究生搞在了一块儿。

黑衣男人点头：看过报纸。那教授好像姓金。

朱军说：对了，金教授和他老婆邱萍，也住对面。两对老夫少妻，晃来晃去馋人呐，他妈的，我日！

他咬咬下唇按捺怒气。这姓徐的黑衣男人，当年做过他的副总哩，看人家眼下这身行头：一套名牌丁恤值多少？一款进口黑车又值多少？

他说：你既然来了，就不许走。大老板跟我这小老板吃顿饭。我打电话叫几个菜，开一瓶好酒款待你——谁让你是大老板呢。

黑衣男人说：悉听尊便。

二人在店里喝上了，瞧着狭长的吉胜街。朱军开口邱萍，闭口郁金香，黑衣男人静静地听着，他当然能理解朱军的饥渴。寻常百姓也罢了：羡慕归羡慕，日子照样过。

而朱军是曾经风光过的，见了靓女要生火。五十多岁的男人来日无多……朱军话头一转，控诉胖老婆——白天夜里压迫他，又是悍妇又是特务！

黑衣男人笑道：你老婆在乎你嘛。

朱军咬牙：我就怕她在乎。挖空心思掏空我……

黑衣男人问：她掏啥呢？

朱军切齿：一掏钱二掏身！她鬼花样多得很！

黑衣男人举杯说：喝酒吧。

朱军三杯下肚气呼呼的，鸡骨头咬得咔嚓咔嚓，仿佛要咬碎老婆。暗下决心铤而走险：假烟假酒弄它个流水线，集装箱批发出去，勾兑工商局，摆平专卖局……挣下大钱，第一件事就让老婆滚蛋。

朱军举酒说：喝，我这剑南春可是真货。

黑衣男人微笑：你有假货？

朱军摆手：我是正经生意人哩，我这店里的东西，全他妈的是好货——除了我老婆。老子早晚将她出手，没人要就降价处理。

黑衣男人说：你今年五十三了吧？

朱军说：我比你小一岁。

黑衣男人说：一岁半。我年底满五十五了。

朱军埋头吃菜，忽然抬头笑道：下岗女工三十五，脱下裤子卖屁股。

黑衣男人说：什么乱七八糟的。

朱军嬉笑：我收到的一则手机短信。街上还有顺口溜呢，想不想听？

黑衣男人摇头，往77号那边望去，看见一个穿短裤的老头站在铁门外，手拿一把折扇。朱军说，老头便是老曹，郁金香的老公。

黑衣男人评价：这老头非等闲之辈。

朱军笑问：莫非他有武功？

黑衣男人说：你看他站的姿式，瞧他那双眼睛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我到他这年纪，多半不如他。

朱军点头：好眼力啊，真不愧是大老板，见过多少世面。那老东西干嫩老婆，半夜三更嚎哩。

黑衣男人笑问：嫩老婆？

朱军说：反正比我老婆嫩——嫩得多。喂，徐总，听说你又换啦？比上一个更鲜嫩？

黑衣男人不答。

朱军讪笑，自找台阶下了。

朱军看手表：金教授快要出来了，老夫少妻准时散步。

果然如他所料，金教授和邱萍相挨走出大门，路过他的小超市。邱萍穿一款套裙，乌发披在脑后。她没朝两个喝酒的男人看。朱军的小超市她从未光顾。朱军为此暗恨不已，假如有一天邱萍登门，为老头子买香烟，他一定要卖给她一条劣质假烟。

黑衣男人冷眼打量，直到邱萍和金教授走出他的视野。

朱军说：邱萍够靓吧？他妈的还是白领。小骨骼，长肉不显肉，十年八年搂不够……

黑衣男人徐徐道：你可以。老头子不是她对手。

朱军说：盛传金教授御女有术哩，那身架，那派头。

你没见邱萍和他的那份亲热劲儿？妈的，天天走，天天搂……

黑衣男人一笑接上：未必能持久。

朱军说：街坊邻居可不这么认为。我们观察好长时间了，这两对老夫少妻，维持五六年没问题。

黑衣男人扫朱军一眼：你们？观察？

朱军讪笑：我们的眼睛就不是眼睛啊？

黑衣男人说：你们有眼睛——有眼无珠。

这时他的手机响了，他讲了几句合上。俄顷手机又响，他笑着说：你过来吧，我就在吉胜街，77号斜对面，跟老朋友喝酒呢。你不用开车，走过来。

朱军咧嘴笑：我听见了，一个小姑娘。

黑衣男人纠正说：她是我老婆。

朱军翘首望。过了大约十分钟，一阵高跟鞋的声音从远处响过来了，一个穿短裤的女孩，高高长长白白嫩嫩，穿过众多小老板的涩涩的目光，走向那黑衣男人。

朱军傻了眼。

黑衣男人怜爱地抚她坐下，介绍给朱军。女孩露出温顺的样子，将黑衣男人的一只手放到她圆圆的膝头上。

朱军赶忙另置碗筷，女孩说：我吃过了。你们聊，我坐一会儿就回去。

朱军欲问又止。黑衣男人说：我们就住在附近，刚搬来不久。

女孩说：吉胜街的菜市场，我常去买菜的。

她抚摸黑衣男人的手，把头靠在他的肩上。

朱军想：她有十八岁么？居然是他老婆……

女孩的皮肤白得出奇，脖子上衬一颗黑痣，跟黑衣男人联系上了——也许他二人命中注定呢。两条匀称的、滑腻的光腿儿十分触目，朱军一阵气紧：抬头扭头都是它……他那胖老婆，两条腿像猪腿，倒是劲大，钳子似的夹紧他。惹毛了，他也抱着老婆的粗腿摸过去亲过来。可是眼下这双美腿……朱军心底哀嚎：我过的啥日子哟，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心惊肉跳。这女孩十八，姓徐的五十四，相差三十六。三十六哩，我的妈！老子不甘休！七尺男儿岂能活得蔫巴巴？不，老子定要雄赳赳……

朱军将酒瓶子重重地一搁，白嫩女孩让他吓一跳。

黑衣男人笑道：你嘀咕啥？

朱军说：没啥，没啥，我自个儿减压。生活压力大哩，哪像你徐大老板。

黑衣男人说：谁没有压力？你问问她，我的压力有多大。

女孩儿脸红了。白里透红……

朱军瞧了别处，不看这朵花。

黑衣男人对女孩说：要不你先回去，开我的车。

女孩说：怪无聊的。我七点半走，回家看一部韩国电视剧。

黑衣男人笑道：韩片好呀，越看越乖。

女孩撒娇：我还不乖啊？

黑衣男子捏捏她的鼻子。她摸摸他的下巴。

朱军猛吸烟，一口气吸了大半截。

黑衣男人心想：给他点刺激也好，男人要拼搏，学习虎豹豺狼。跌倒了，受伤了，舔舔伤口爬起来。我这几十年，浑身是伤。浑身是伤呐。

这男人想心事面无表情，盯男人显得冷漠，即使是朱军这样的老朋友。目光移向白嫩女孩儿，方转柔和了。事实上，他对这女孩实施柔性的铁腕统治。这好比一桩生意。要掌握技巧。要在细节上下功夫。女孩不止十八岁，快满二十一了，乐山市犍为县人。他在乐山开过公司。犍为县的女孩个个水灵，他挑了一个白嫩的，同他的黑衣形成反差。——是某个化妆品广告给了他灵感。他一年四季穿黑衣，偶尔来个一身白。他戏称自己的天地是“白+黑”。商场如同黑道。女人越白越好，白如纸白如玉，任他涂抹与把玩。凭着高超的技巧，他让这女孩儿身心都依赖他。性生活颇谐调，二人变尽法子琢磨。事实上女孩儿尚未嫁给他——也许明年也许后年，他掌握着时间表。他在吉胜街为她买下一套小户型的房子，每月供她花销，每年给她父母一点钱。女孩的弟弟即将高考——全家人都指望他哩。“指望”蛮好，他要的就是指望。老婆还在的，眼下他两边住。不过，他迟早要迎娶这白嫩女孩儿，到她的家乡弄一个盛大的仪式。她将为他生孩子，最好是一男一女。年逾六旬，膝下儿女缠绕，他也退出“黑道”了，喝喝盖碗儿茶，种种花草，听听鸟叫……

黑衣男子启齿笑笑。

女孩望着他——女孩一直望着他，仿佛小超市的老板根本不存在。

金教授与邱萍散步归来，恰遇郁金香出大铁门，三个人站着说了几句话。金教授带磁性的京腔传过来。郁金香朝小超市看了一眼。

朱军喝下半瓶酒了，话匣子关不住：老夫少妻羡慕人，愁煞人……

黑衣男子冷笑。

五月中旬的成都气温偏高，郁金香穿了两回短裤，惹出一丝烦恼。老曹说：金香啊，你还是穿裙子好看。郁金香说：冬瓜场你说我穿短裤好看，这会儿又叫我穿裙子，你啥意思啊？老曹笑：都好看，金香穿啥不好看？只是……嘿嘿，冬瓜场是冬瓜场，不是成都。郁金香抢白他：成都咋啦？今年流行穿短裤，满街都是。这大热天的，你叫我买的连衣裙，裹出一身汗……老曹说：穿就穿嘛，穿就穿嘛。意见提得不对，我改正不行啊？

老曹及时收回意见，自是讨好她。去年夏天，郁金香在冬瓜场穿短裤，走在机耕道上，不扭自摇，惹得众人瞧。老曹自豪哩：冬瓜场他独占花魁，谁有能耐动她一根汗毛？可是这成都……老曹哪能不提防？腿儿是关起门来的腿儿，将被子拱得高高的腿儿，一旦露出去，只怕有朝一日收不回。

老曹提意见遭郁金香驳回，却绕着弯子提醒：商女姑娘穿长裤怪俏，七分裤八分裤……郁金香知他话里有话，不搭他的腔。

郁金香腿形好，穿短裤受看。菜市场碰到的那个像女

孩儿的女人，两腿白成那样，还穿短裤呢。前几天她出现在朱军的小超市，不也穿短裤？当时郁金香掠过一念：原来她是黑衣男子的女人……

郁金香我行我素，提篮走过吉胜街，吊带衫儿，光洁腿儿，迎着红日头。老曹背了双手，站在大铁门外，跟店主们说笑，将他们的眼球吸引过来。余光瞅老婆，仍是不放心：分明歇个南瓜哩，好看又香甜。这些个老街坊也馋她，每日迎来送往的，老曹想：不行，意见还得提。言者无罪嘛，闻者足戒——毛主席讲过的，要搞群言堂，不能搞一言堂。夫妻之间要商量，虽然我是老曹，而你是郁金香……老曹嘴上应对老街坊，心下冲着老婆说个不停。直到郁金香买菜归来，老曹才撤了“岗哨”，自回门房。

中午老曹说：天阴了，天气预报有雷阵雨哩，金香你冷不冷？

郁金香说：我还热着呢，闷热，可能是有雨。

老曹说：待会儿就刮大风了，我要换一件长袖衬衣。

郁金香笑道：你不是火体人么？换啥衬衣。

老曹说：退火啦……金香你也别逞能，吊带不结实，大风来了，你不怕刮断它？去年一场暴雨，刮断了几棵树哩。

郁金香扑哧一笑：没听说过大风刮断吊带衫的，你有话请直说嘛，何必拐弯抹角。

老曹嗫嚅：真是怕你感冒。你没见树叶子动啊？风马上就来了。

郁金香说：来了才舒服。

午后两点，“春来茶”陆续来了棋牌客，郁金香一一沏上盖碗茶。老同志也防着雷阵雨，大都添了衣裳，长衣长裤遮严实了，唯有郁金香光着胳膊露着腿，并且运动着，气氛就有些严肃。老同志走神越发厉害了，玩笑话难出口，打错牌不吭声。起风了，郁金香走出去，迎风俏立，转身却碰上马社长的眼睛。掺茶的时候，一个老头躬身拾他的打火机，脑袋该朝下的，却又往上，离她的膝盖只有几公分。——这算啥呢？郁金香意识到，穿短裤是有些欠妥，可她性子倔，不会立刻就换了。她把铜壶递给老曹，自去里屋掩了房门。老曹兀自笑笑。

暴雨哗哗下。

陡雨陡晴，翌日艳阳高照，郁金香不复穿短裤了。她注意到，商女邱萍她们，要么穿裙子要么穿长裤。她们是有道理的，平日里进进出出，难免招惹眼球。郁金香暗暗以她们为榜样，将短裤收起来了。老曹并不问，只背过脸去笑。

老曹鼓励郁金香接触邱萍：人家金夫人研究生，不拿架子，还送我们甲鱼……金教授的邮件，改由郁金香送上门，邱萍每每称谢，有时请她坐一会儿。两个女人小声交谈，书房里传来金教授咳嗽的声音。室内开着空调，不冷不热，邱萍穿戴随意，披着一幅小披肩呢。客厅的光线格外柔和，黑色的大沙发，漂亮的博古架，花瓶插着鲜花。郁金香说着冬瓜场的事儿，邱萍很爱听。郁金香有一种倾诉的愿望，几乎要说到黄帅呆了。转而说到老曹，只淡淡的几句。老曹在冬瓜场是舆论的焦点，郁金香却不好意思

在邱萍跟前提。——都说老曹名堂多能耐大，可是老曹的能耐，放在城里就不算能耐了。

邱萍问及她的一日三餐，麻辣还是清淡？她说，老曹口重，吃辣椒用小碗。喝酒却喝不够量的，因他惦记门岗职责。吃米饭顿顿三大碗……邱萍听得仔细，眉毛还掀了一下。

郁金香补充说：老曹牙好，每天咬胡豆。

邱萍点点头。

书房又传来金教授的咳嗽。

邱萍轻轻叹一口气。郁金香朝书房张望。

老夫少妻

第六章

烦恼

郁金香有志气，掺茶卖烟过日子，不羡慕那月收入几千上万。老曹也是没志气，几辆汽车就让他思绪混乱。不过，老曹比黄帅呆强一些，毕竟是自食其力不吃软饭。

老曹和郁金香究竟咋样呢？除却一日三餐，其他方面呢？这是邱萍想知道的。邱萍却不知，郁金香想着同样的问题：邱萍和金教授究竟咋样呢？

两个年龄相近的女人惦记着对方。邱萍有时下楼来，到“春来茶”坐坐，喝几口盖碗茶，签收邮件。郁金香提壶续水，转一圈落座，只在邱萍近旁。邱萍冲她微微一笑。金教授在楼上做学问。蜜月之旅归来，病歪歪的三五日，五月下旬方回复体力——做学问同样需要体力的。老同志问起金教授，邱萍说：看书呢。或者说：写字呢。邱萍的唇齿间但凡有金教授，郁金香便留神听，大眼一眨不眨。——女人们对日常生活是有着敏锐的洞察力的，凭了蛛丝马迹，便能抓住要害。“春来茶”没空调，几个电扇从早转到晚，这会儿撩起两个年轻女人的长发。老曹观看棋牌，余光瞧瞧她们，藏下一脸自豪：他的女人和金教授的女人……不单城里的糟老头被他撂到身后，连马社长都羡慕他，假装看对手，瞟了邱萍又瞟郁金香。老曹暗笑：他原是此道高手哩，麻着胆子瞟商女姑娘……

郁金香欲近邱萍，却不主动搭话儿，她们之间的距离，不是靠几句客气话就能消除的。邱萍固然没架子，可郁金香很知趣，不似乡下人说的那种沾沾草。郁金香在冬瓜场心性亦高，到这单位人的地方，人是矮下几分，却不至于低三下四——为何要低三下四呢？邱萍对她友好，也随意，入她的小厨房参观，尝尝她做的菜肴。郁金香心下感动，巴望着菜肴可口，留下邱萍吃顿饭——这是她的美好心愿呢。冬瓜场的乡亲捎来冬瓜南瓜，时令蔬菜，她挑好的给

邱萍送去。金教授与邱萍同声致谢，请她喝鲜奶、吃台湾水果，她更感动了，晚上说与老曹听。老曹却往一边岔：这大院里的人家，除了我们两口子，谁能敲金教授的门啊？马社长、小赵科长都不行……

六月里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商女约上邱萍逛青年路，邀请郁金香同往。郁金香迟疑着，老曹说：去嘛，去嘛。老曹将身上的钱悉数掏给她，当众大方一回——其实平时也大方的。赵渔开车送她们到春熙路，一路听她们说笑。她们下车，他自去玉林小区的鲢鱼火锅店，待她们逛完了，再来接。邱萍对商女说：你老公真好。

商女说：他就这样，我也习惯了。

邱萍说：你也开个车吧。

商女说：过两年再说，我骑车没骑够呢。

邱萍笑道：你骑单车的模样，真可谓成都一景。

商女说：汽车越来越多了。

邱萍说：是啊，还是开个车吧，呆在车里避开尾气。

商女说：好像有专家提醒过，车里的空气也不好。

商女和邱萍说着汽车，郁金香插不上话的。商女察觉了，扭头与她说话。下午的太阳迎面照着，商女、邱萍戴着太阳镜，郁金香打眼罩。逛了一会儿，商女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副太阳镜，送给郁金香。她戴上，遮去阳光不说，还添了俊俏，又欢喜又感激。邱萍送她一双凉拖鞋，她故意赌气说：下次可不许这样了。——可她巴望和她们一起逛街呢，倒不是希望得馈赠，占小便宜。——郁金香是这样的女人么？从小就不是！

逛累了，她们寻一家露天水吧坐下，漂亮的阳伞遮挡天空。郁金香细看这繁华地，也不觉得它压迫人了。商女和邱萍，往哪儿搁不是一流人物呀？已到吃晚饭的时光，赵渔正驾车过来，郁金香舍不得与她们分手——听她们闲聊也是好的。郁金香心里升起一股友情的渴望，只碍于她的“底层”身份，羞于表露。殊不知商女、邱萍也有此想，她们对她印象好，表露却有分寸，以免这友情惊了她。

坐到汽车上，赵渔顺便说，李进夫妇及吴海波、孙健君他们都在火锅店里。商女说：要不我们一块儿过去吧，请你们二位尝尝正宗的球溪鲢鱼。郁金香正巴不得，立刻答应了。邱萍打电话请示金教授，金教授说：你去吧，我把中午的饭菜热一热。代我向李进问好。

于是掉转车头，向玉林小区进发。玉林小区与吉胜街同在蓉城之南，路段不同。邱萍一问方知，这火锅店原是李进、赵渔、郑彩忆等人合伙兴办，快两年了，肖家河另辟的新店也是生意看好。汽车开到玉林的街口，未及停下，一个穿吊带衫的女人已摇着身腰迎上来。商女介绍说，她就是郑彩忆，两家店子的总经理。那郑彩忆启齿笑道：商女啊，你又带来两个美女，让她们入伙不是？她拥抱郁金香，感慨说：我们都是乡下妹子，打工妹。又拉着邱萍的手说：我在报上见过你呢，多有气质。转眼之间，郑彩忆同三个人亲热上了，而赵渔堪称老朋友，不需客套。她从偏远的球溪镇来到成都做店，一帆风顺全凭赵渔，后来又有了李进、孙健君……

十来个人围坐鲢鱼火锅，炎夏时节照样吃得津津有味。

邱萍连称味美，辣得爽。

李进说：哪天请金教授来尝尝。

邱萍摇头：医生建议他，最好别吃辛辣的东西。

郑彩忆口无遮拦：金教授年纪大了，少吃火锅为宜。

齐红说：金教授蛮有精神的。

吴海波说：他一直这样。

邱萍说：前些天也生病了，现在刚好。

吴海波旁边坐着赵燕，邱萍想：看上去像一对儿……

赵渔介绍座中另一个女子，模样清秀身段苗条的，是这火锅店的店长，名叫南子。郑彩忆对郁金香说：南子也是乡下妹子，渠县来的。我提议，我们三个乡下妹子干一杯。

郑彩忆将红酒干了，复对郁金香说：肖家河还有一位柴宝琴，和我一起从球溪来。

孙健君笑道：球溪姐妹花玉林开店。

商女说：乡下妹子，不比城里姑娘差。

郑彩忆说：商女说话我最爱听了——为你这一句，我再干一杯。

言犹未尽，红酒已送入红口，众人含笑望着她，单单齐红伸箸向鲢鱼。

郁金香不大说话，像几年前的南子。座中这些人个个友善，虽然他们关心金教授，无人提老曹，可她并无不悦。金教授与老曹，不可相提并论的。人与人之间有差距，她做少女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。那唇上生绒毛的帅小伙儿，一心考名牌大学，大都市里奔前程，竟拒她抱吻，掀翻她

跑掉了。今年她到成都，住进吉胜街，凭着耳闻目睹，更明白了，城乡真有天壤之别。冬瓜场算是成都近郊了，跟城里的有钱人比，冬瓜场的农民真是过着牛马般的生活。怨谁呢？郁金香谁也不怨。眼下她不错，老曹疼爱她，远远胜过那一表人才的黄帅呆；老曹又为她打开了一扇窗口，她得以结识这些好人……她听见李进和赵渔说一个什么慈善基金会，说了好一阵，邱萍插话，齐红、商女、南子侧耳倾听。

一顿鲢鱼火锅，吃到八点散去，让邱萍早早回家。郁金香待要坐上汽车时，李进又同她握手，问老曹近来可好？郁金香红了脸说：他没啥不好的……他挺好。赵渔的三菱越野车驶出玉林小区，郁金香的脸犹自火辣辣，一摸滚烫。她想：辣子太辣，又喝了酒……

老曹高兴昏了：郁金香从小赵科长的车上下来，同商女邱萍一道！街坊邻居看见了，“春来茶”的棋牌客没一个不掉头。商女是谁呀？邱萍是谁呀？郁金香又是谁呢？郁金香是老曹的老婆……老曹吃晚饭少不了二两烧酒，花台浇花舞弄大喷头。邱萍向他打招呼，携了商女上楼，她们都住三单元。郁金香放下采购的衣物，提了铜壶在手，应答着马社长他们，笑脸儿红红的……老曹心里那个乐呀，歌中咋唱的？乐呀么乐死人哩。夜里十一点，老同志起立，拍屁股走人。老曹推门入里屋，郁金香正试新衣裳呢，套裙、T恤衫，都不贵的；又有一条花裤子，老曹眼放光，伸手捏一把。郁金香拿出太阳镜凉拖鞋，细说原委，老曹大感动：她们是怜下的好心人哪，商女姑娘，金夫人……

这一夜夫妻恩爱，老曹十分卖力。忽然来了“丁冬”，滚下床披衣出去，接了硬硬的人民币，回来反不中用了。老曹嘟哝：闪不得火……郁金香发了一回呆。转身安慰老曹时，忙了一天的老公已呼呼睡去。

郁金香在黑暗中睁着眼睛。

玉林火锅店的那拨男女，谈笑风生向她走来。李进、赵渔、孙健君……

六月七月忽忽过，不觉近了秋凉天气。——川西平原的秋天，说来就来的，八月凉爽九月热，没个定数。城里生活好了，物质大丰富，汽车排起长龙，空调挂上高空，乱了一年四季。有些人关注着河流、天空、土地、人群，比如金教授、吴海波、赵渔、邱萍。更多的人不想这些烦心事儿，沉醉于眼皮子底下的幸福感。——有钱和没钱的，都忙于谋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，谁管天不天呢？

看门人老曹就不管天只管地：谁乱扔果皮纸屑，他要生气的。——十几年的老员工，可以生气了。何小娜扔了一次香蕉皮，老曹非常生气，大着嗓门提醒。其实何小娜将香蕉皮扔向草丛，不慎落到花草间的石板路上，她也没看见。老曹拉下脸样子难看，何小娜上火了，面红耳赤地争吵起来，惹来围观者，许多脑袋从窗口探出来。年逾半百的何小娜同老曹谈过恋爱的，彼时一出戏，此间更精彩：柔情蜜意的男女其势汹汹。恰逢何小娜的儿子在楼上，冲下来指着老曹的鼻子骂：

你当你是谁呀！乡巴佬狗仗人势！你巴结领导！你道

德败坏！你专门欺骗良家妇女！

老曹眼一横双手叉腰：我是一条狗，你说得好。那我请问，我是狗你妈是啥？你妈是个啥？！请回答，请你马上回答！

老曹一字一顿字字有力，当年的村干部，吵嘴干架不现学。何小娜的儿子捋了衣袖，老曹攥紧拳头。郁金香闻声赶来，何小娜有意侧身挡她，撞她肩膀。这半年来何小娜憋着气呢，索性今日闹一场。可是郁金香对何小娜并无积怨，老曹的往事与她无关。何小娜拿身子惹她，她躲开就是了。两个女人未能接上火，一侧的壮汉与倔老头便处于对峙状态。马社长来了，迈开昔日领导的步伐拨开人众，赵渔也下楼，化解纠纷，驱散了火药味儿。围观群众议论着离去，若干个窗口隐没了若干人头。

老曹占了上风不罢休，吃晚饭痛饮美酒，痛斥何小娜，痛骂她的混账儿子。他数落一回笑一回，一杯接一杯的。郁金香心里很不好受。何小娜撞她也罢了，还抛下一句：妖精！她不就穿过两件花衣裳么？一条咖啡色灯芯绒裤子是商女送的，近日天凉才上身，裤形显得身腰俏，腿是腿臀是臀……可她并不招摇啊，何小娜凭什么骂她妖精？莫非乡下女人穿不得漂亮衣裳？你何小娜年过半百还抹口红呢，还显乳沟呢，还扭屁股呢……郁金香暗暗与何小娜斗上，进城这半年，没人小瞧她，唯独这何小娜见她一次恨她一次。今天当众羞辱她，明天呢？郁金香越想越气，搁下筷子。老曹仰面吞酒喉结滑上，喝成兔子眼了，嘴里一声“吱溜”，筷子点点戳戳，他数落何小娜：

我说你一句你跳八丈高，你跳，我看你跳。城里的糟老头来两个走一双，你心急火燎。你恨死老曹。老曹死不了……老曹快活死了你知不知道？老曹有金香。啥叫金香？三天三夜说不完哩，啥叫金香？喷香喷香……

老曹酒后胡乱语，脖子通红，喉结滑来滑去像顶着一张鸡皮子。说得嘴角起白沫，酒呀菜的在里边搅拌，郁金香一瞥之下埋了视线。前几天赵渔等人在肖家河聚会，郑彩忆特意接她过去，介绍柴宝琴与她认识了。吃饭的人比上次更多，女人男人个个不俗。有和蔼可亲的李进、赵渔，有身子挺拔、才华横溢的孙健君，有吴海波，有柴宝琴的教师老公王冬……女人们更是异彩纷呈：商女、齐红、赵燕、南子、郑彩忆、柴宝琴。几天来这一拨人盘桓在郁金香的脑海里，可她并未拿老曹跟他们比较。俗话说得好：各人是各人；三两五钱命不必羡慕那五两三钱命。老曹待她好，她是老曹的一块宝……可她干吗要提醒自己呢？她干吗老看他要命的喉结呢？他唾沫星儿飞，放屁冬冬响。婚后的老曹是放松了，举手投足回到那村干部。唉……真是的。郁金香进里屋去了，对镜自瞅容颜，却哪里像妖精？可她烦着呢，何小娜日后若再骂，她可要还击了。老曹在外屋打酒嗝，她越发皱眉头。她生气，她烦，她不想吃饭要走开，单单为了何小娜的一句骂人话吗？

八月凉九月热，郁金香换下灯芯绒，穿了齐小腿的花裤子，配黑色T恤衫，现了一点乳沟。——若迎面碰上何小娜，妖精给她看。提篮买菜架了太阳镜，吉胜街的店主们瞧了面影瞧背影，一时竟忘了评价。朱军那阔嘴巴张得

比脸还大……菜市场的入口处忽见邱萍，她忘情地一声叫。——她们好久没见了。

邱萍含笑端详她：哎哟真漂亮。

郁金香说：你才漂亮呢。我算什么呀。

她们挪到街边闲聊。原来邱萍和金教授到肖家河住了些日子，那边的房子离她的单位近，照顾金教授更方便些。

郁金香说：何不请个保姆？

邱萍说：请过一个，金教授不满意，辞了。他不喜欢陌生入。现在我们又回来住了，那边没地儿散步。

郁金香说：金教授是需要好好照顾。你出差咋办呢？

邱萍说：我有个好朋友，陶小红，她抽空替我照顾一下。

郁金香说：我平时事情不多，我也可以照顾金教授的。

邱萍说：谢谢你。老曹还好吧？我看你们挺幸福的。

郁金香说：他还好。

她避开幸福二字，好像不认同。

邱萍察觉了，将话题岔开。

郁金香怔怔的，邱萍也有点怔怔的。适才提到的那个词，像打开了一面镜子……

十月黄金周，金教授和邱萍去了峨眉山。

吉胜街 77 号，看门人老曹和他年轻的妻子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

近年来成都人的汽车猛增，据说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排名已升至第二位。节日里驾车出游蔚为风尚。没车的借车、

租车，几家人轮番用车。中国人瞄准了美国人的生活，十年内汽车总量还要翻三倍，尾气排放超过俄罗斯，直逼美国。“今天”出版社的住宅大院，自然不乏汽车，整日价驶进驶出，一台车上几张笑脸。尽管赵渔这样的男人为此深感忧虑，不遗余力写文章，矛头直指如火如荼的消费狂潮，并将那三菱越野车让给同事用，一家三口坐公共汽车回老家眉山。可他自知回天乏术。远不是大多数人都看清了，技术主义、消费主义正向中国人开启一条不归路。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感觉世界里——这几乎毫无办法。

看门人老曹，瞅汽车时也很忧虑：这是一新问题。黄金周年年有，单位人驾车出游，老曹开大门关大门而已，照样乐呵呵，跟车上的笑脸没啥区别。今年变了，老曹忧虑了。花花绿绿的小汽车扎人眼哩，花花绿绿的郁金香与它无缘。偏偏他和郁金香又在门房，每天跟各种汽车打照面。“春来茶”也不似往日热闹，剩下的棋牌客无精打采，只因他们是大院里的无车一族，对汽车抱着敌视态度。这几天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车祸：某地死了五个，某地又死了三个……压断胳膊腿的不计其数。边议论边打牌，渐渐就来了精神。有人拿老曹开涮了：老曹啊，你也弄一辆，让金香开开，二手车两三万。

另一个说：有能耐的都驾车跑啦，单剩我们这些糟老头。老曹啊，你是该让金香享受享受。

老曹抽烟含糊其辞：是哩，是哩。

郁金香说：我们乡下人，能进城就不错了，不敢想那个。

自称糟老头的人笑道：金香，要有上进心嘛。你年纪轻轻模样又好，怎能向我们这些糟老头看齐？

“糟老头”一口一个糟老头，老曹听着刺耳。这词儿原是他首创，用以形容造访何小娜的城市老头，并将自己排除在外：他活脱脱是一条精壮汉子，跟糟老头不沾边。眼下这“糟老头”却将他列入糟老头的行列，他怒在心头。脸上似笑非笑——他毕竟是一介老曹、卑微的看门人哪。这几个老同志，平时不咋的，一旦有了不痛快，就拿他撒气。“五一”黄金周就撒过一次了，眼下又来，说话夹枪带棍。城里人欢天喜地的黄金周，几乎成了老曹的一块心病。他偷眼察看老婆的表情。郁金香面色如常。她搁下铜壶出去了，拾起椅子上的针线活。

夜里“丁冬”也少了，老曹歪倚床头，望了一会儿屋顶说：汽车没啥了不起的，两三万嘛。

郁金香瞥他一眼，没吱声。

老曹试探着又说：要不……我们也弄它一辆？

郁金香说：别异想天开了，睡觉吧。

连个房子都没有，说啥汽车呢？这不是有病吗？普通人过普通日子，没汽车就没脸呀？冬瓜场的人还活不活呀？

郁金香心里嘀咕，老曹嘻嘻赔笑，掰她的肩膀。她拿开他的手：睡吧。

这一夜，老曹贴着郁金香的后背睡觉，一只手捏着一个奶子。

第二天日子如旧，上午郁金香买菜做饭，下午老曹替下她，让她去逛街，瞧瞧秋天的衣裳。郁金香去了肖家河，

碰上柴宝琴。两个乡下女人聊上了，火锅店上生意时，郁金香才离开。走到一环路回头望望，又仰望那高高的质监局大厦，玻璃幕墙闪着蓝光。她想：

邱萍在里面上班呢。

十月中旬的一天，邱萍去了某县的一家民营企业，委托郁金香为金教授做一顿午饭。老曹对老婆说：拿出你的手艺来。

郁金香笑道：这不是废话吗？

她弄了青蒸鲑鱼，炖了土鸡汤，并几样素菜，其中一盘野生山茶菌，市场上很难碰的。山茶菌还在锅里，香味儿已是满屋窜。金教授在书房吸吸鼻子：啥东西这么香啊？噢，山茶菌！三十年前的金教授常吃这个。郁金香夹起一块让他先尝尝，他咂嘴道：好香！金香啊，我怎么谢你呢？郁金香说：您可别谢我，我谢您还来不及呢。郁金香蛮活泼，学金教授讲普通话，发音却模仿邱萍，咬字儿有东北女人的韵味儿。金教授侧耳听一回，喃喃说：好呀，好呀，非常好……金教授慢吞吞走向饭厅，他个子真高呀。可是郁金香觉得，金教授有老态了。三月里他们在府南河边一同散步，金教授不是这样的。半年变化大哩……金教授拿筷子的手有点抖呢。他喝茅台酒，也给郁金香斟上，碰杯时酒洒了，连声说：可惜，可惜……郁金香不禁鼻子发酸。老曹说过，金教授怕是过了七十五，奔八十的人了。郁金香闪过一念：

邱萍才三十岁啊。

金教授对郁金香做的菜赞不绝口，却未能吃下许多，

眼见是“胃不从心”了。饭后吸烟倒一支接一支的，郁金香忍不住说：金教授您抽得太凶了，我要对邱萍讲。

金教授笑道：你讲吧，她在单位，我一个人在家里。

郁金香说：您的身子金贵，得有人专门监护你。

金教授说：谁来监护啊？你来吗？

郁金香说：我来也行。

金教授笑道：金香啊，你不行。邱萍也不行。没人能够监护我，我自在惯了。

金教授坐在客厅的大沙发上，弹着烟灰，若有所思。

这位慈祥的大人物抬眼问：金香，老曹对你好吧？

郁金香点点头：好。

过了一会儿，金教授又问：你呢？你的感觉怎么样？

郁金香说：我……还可以。

金教授笑了：你的回答不够爽快。

郁金香低下了头，弄着衣服上的一根带子，悄声道：我不爽快么？

她穿一条贴肉的花裤子，配着露膀子的短袖衫儿，站在金教授坐的沙发旁边，模样略显忸怩。——在金教授跟前，她忍不住要这样的。初到吉胜街，只觉得金教授是一位大人物，令人仰望，又有些怯意；眼下却添了亲切的成分，她可以走近他的。——她忍不住要走近他呢，好像他身上有股魔力。静静的午后，墙角的一口大钟在摇摆，郁金香弄完了衣带，抬起头来，金教授正望着她，指间的香烟燃了一截了。她替金教授沏茶，金教授说：你也喝一杯吧，梅坞的西湖龙井。她只听说过龙井茶，从未喝过的。

郁金香在客厅里走动，高挑而又饱满，金教授的目光追随她，背影、面影、侧影，以及她在饮水机旁躬下身。这几乎是一种自然的引力，青春诱人啊。金教授和郁金香互为引力。女人们姹紫嫣红啊，邱萍是一种类型，商女是另一种，郁金香却有乡村女子的韵味儿。都市女人更接近“漂亮”这类词眼，乡村女子则趋于“俏”。汉语当溯源，正本清源嘛，乡土中国应当是城市中国的“他者”……郁金香在冬瓜场勤于农事，泥土的芳香已深入肌肤，城里的生活是抹不掉的。这两年，金教授对女人的阅读能力大为长进了，身体却无可挽回地处于衰退之中。多可惜。两性世界多美妙。他身在美妙之中，时时拥有美妙。——但“拥有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看着妙人儿走来走去吗？

郁金香沏了两杯茶，金教授说：你坐吧。

郁金香笑道：我能在您面前坐呀？

金教授说：咋不能啊？你坐过来一点。

郁金香往金教授身边挪了挪，大约隔着几公分。引力自然生发，气息也近了。金教授不复抽烟，嗅着这气息，唇间的，肌肤的，连同她使用的廉价化妆品。金教授微微点头，拿起她的一只手，像拿起一样漂亮的东西似的。他瞧她手上的一枚戒指，观察她的指甲的形状。他抚摸她的手背，不想松手呢。他是微笑着，却隐隐透出无奈。

郁金香凭着直觉，步入金教授的心境，鼻子又有些发酸。

手在金教授的手中，很安静的。

钟摆摆动着。

金教授像从梦中醒来，问郁金香：你属啥的？

郁金香说：属猴的。

金教授“噢”了一声，喝了两口茶，站起身朝卧室走去，翻弄了一阵抽屉。他出来了，拿着一块玉佩，正是一只可爱的猴子。他把玉佩挂到郁金香的脖子上。

郁金香红着脸儿说：谢谢您，金教授……

玉佩贴着皮肤，怪润的。它晶莹的绿色衬着她的肤色。

她想：它一定很贵吧？

金教授说：你戴的时间长了，它会带给你一股淡淡的芳香。

老人指指沙发说：你再坐一会儿。不耽误老曹吧？

郁金香说：还不到两点呢。

金教授又点香烟，郁金香从他嘴上拿走了，柔声道：不抽了，好吗？

金教授笑道：不抽了，今天不抽了。

郁金香说：明天也要少抽。

金教授说：好，我听你的。你倒有办法，我连邱萍的话都不听呢。她说她的，我抽我的。

郁金香说：这不好，您应该听邱萍的。

金教授笑道：“应该”多着呢。邱萍给了我好多“应该”，现在你又来了，你们全是“应该”。

郁金香启齿一笑。金教授真逗，邱萍称他老男孩儿呢。

金教授说：金香啊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不介意吧？你和老曹……你们相处得怎么样？

郁金香说：您刚才问过了。我和老曹，怎么说呢……

还过得去吧。

金教授说：哦，过得去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再问你一个私人性的问题，你和老曹也是年龄悬殊，你们之间和谐吗？我是指各方面，性格，脾气，也包括夫妻生活。

郁金香脸又红了。原来金教授想知道这个呀。叫她如何启口呢？

郁金香说：我也不知道。至于夫妻生活，可能属于正常吧。

金教授点头道：老曹六十几岁，身体也比较好。这院子里的老年人，他的身体是最棒的。

郁金香说：您的身体也很棒，不过您要保养，您应该……

金教授笑道：应该，应该，金香啊，以后我就叫你“应该”。

郁金香抿嘴笑笑，笑容很好看的。

郁金香走的时候，金教授送她到门口，拥抱她，怜爱地拍拍她，又亲亲她的额头。郁金香十分感动。

她回到门房，脸颊红红的，脖子上还多了一块玉佩。老曹掂在手上说：是块好玉，瞧它绿的，是祖母绿吧？你做了一顿饭，金教授就送你这个，啧啧。

下午他又说：这宝贝恐怕值好几千吧？你不过做了一顿饭……

郁金香火了：你想说什么呀？想说的全说出来。

老曹转而赔笑脸。郁金香提着铜壶穿梭去了。

傍晚她独自到河边散步。她已经不是半年前的郁金香

了，面白了，人俏了，穿戴和步态都有变化。而与之相应，心态也不同了。冬瓜场的郁金香，眼下是吉胜街的郁金香，穿着商女送的紫衣裳，柔柔的花裤子，脖子上坠着有她的生肖图案的绿玉佩。城里人纷纷投来目光，从头到脚地看。女人心犹如动植物，随环境而变化。但郁金香也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女人，当年她最烦黄帅呆的，就是没个心性儿，没志气！郁金香有志气，掺茶卖烟过日子，不羡慕那月收入几千上万。老曹也是没志气，几辆汽车就让他思绪混乱。不过，老曹比黄帅呆强一些，毕竟是自食其力不吃软饭。老曹，帅呆……郁金香的心里转着这两个男人，对路上向她行“注目礼”的男人视而不见。——正常的女人大抵如是，不正常的女人才瞧不正常的男人呢。她的生活中的两个重要男人，帅呆有十三年，老曹也有十几个月了。从境遇的角度看，后者倒胜过前者：吉胜街的郁金香……可是老曹，唉，老曹……郁金香叹口气，转念又想到金教授身上去了。

夜幕垂下华灯四起，郁金香心绪散漫。她并未带着心事出来，只想独自走走。至于为何想独自走走，她就不去追究了。她是个普通女人，没有反思的习惯，和金教授是很不同的。大教授要反思，而郁金香只是沿府南河信步走，忽东忽西的想一点事情。老曹、帅呆、金教授，轮番照面。与其说她主动想，倒不如说他们要跑到她的思绪里来。除此之外，她还对自己的衣饰步态有感觉，对河两岸的灯光有感觉。——女人们向来是带着身体感受周遭的。总的来说她心情不错，虽然隐隐有烦恼。中午她给金教授做了一

顿可口的饭菜，金教授拥抱她呢，身体传递的怜爱，她细腻而准确地收到了。整个下午她倍感温馨呢。至于金教授的怜爱包含了哪些成分，是否还有某种隐喻，她又不去想了。——单纯的女人才是快乐的女人。

金教授问她的夫妻生活，她很不好意思哩。后来她猜测，金教授和邱萍之间，也许不是十分和谐。

要和谐真不容易，这一块和谐了，那一块又出问题。问题多着呢，问题比“应该”还多……

郁金香蹦跳着下了几级台阶，近距离感受彩灯闪烁的河面。一个高大的身影倚着栏杆抽烟。郁金香一眼就认出了：金教授！她走过去打个招呼，高跟鞋笃笃笃。金教授没听见呢，她正待唤一声，忽然觉得金教授的身形有些异样，大概有心事。郁金香停下脚步，犹豫着，这时她听到一声沉重的叹息，仿佛荡起了府南河水。

郁金香走开了，没有打搅金教授。

老夫少妻

第七章

丁冬

郁金香十几岁老曹就开始观察她了，盘旋了二十年才凌空扑下。抚摸即是撕扯，亲嘴等于喝血，老曹大口吞吃过足瘾哩，只盼着幸福日子不到头。可是、可是夫妻恩爱不过冬……

日历翻过十月，冬天快到了，蓉城仍是气温偏高，完全没有入冬的感觉。老曹折扇不离手，劳动时挥它一挥，也表明自己身体好。郁金香穿了几天灯芯绒，又换上薄而贴肉的花裤子，配着短袖绒衣，除了走给别人看，也走给自己瞧。吉胜街77号，出版社的住宅大院，郁金香无疑是一枝花了。老同志余光瞟，小青年正眼瞧。虽然宅院里有商女、邱萍这样的人物，却不及郁金香整天晃动。老同志终于有杂音了，他们老调重弹：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老同志不服气哩：一个看门老头，居然！老同志的目光变得锐利了，对老曹的洞察细致入微：不时偷咳几声，背着人吐出一口黑痰。老曹的精气神不如从前了，而郁金香一天天的圆润、轻快、高挑。老同志半开玩笑说：老曹的背又驮下几公分。老曹将腰杆挺直了，老同志又说：有点儿酸吧？老曹很想回敬：你才有点酸！你心头发酸，你冒酸水……舆论环境产生了变化，善良的人们仿佛忘却了善良，宽容的知识分子失掉宽容，言词酸溜溜夹枪带棒，比冬瓜场的农民更厉害。老曹的歌声少了，扫地也不像跳舞了，看人的青眼不得已要换成白眼。——老曹穷于招架哩。夜里明文规定的小费，偏有人不给，还蛮不讲理：不给就不给，你要咋个？几个不讲理的家伙串为一气，对老曹实行经济制裁，要断他一条财路。老曹却不便发作的。老曹毕竟是老曹，在某种情况下才是城里人，情况一变即为乡巴佬。左思右想要报告李进，郁金香说：几块钱也去惊动李社长啊？没出息……

成都人向来生活在舆论中，几个报纸发行量甚巨。没

了舆论寝食难安。闲言，好奇，两可，圈定了密集的人群，日复一日滋生事端。善于读报的人，放下报纸便去为他人制造舆论。不过，要看对象的。惹不起撼不动的，往往说话小声。对老曹这样的小人物则不用客气。看他不顺眼了，好办，舆论折杀他。同志们当中原不乏中间派，受舆论左右也学着不阴不阳。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老曹刚躲过这一句，那一句又来了。头发焗油，穿西装，喝烧酒，背了双手走路，全都成了打击对象。老曹着实有些惶恐呢。白天硬撑着，晚上做噩梦：郁金香被无数只手生生拉去。老曹喝酒嘟哝：软刀子杀人哩，不中听不中听……酒量也大了，嘴角的白沫也多了。郁金香低头拨弄饭菜，有时撬两口便搁下筷子，或捧着饭碗进里屋看电视去了。

生活中有些事仿佛突如其来，其实暗里有个进程，不易察觉的。郁金香对舆论的反应不算敏感，只因她骨子里是个犟女人。老同志对此有些失望。他们打击老曹，并不包括郁金香，相反他们护着她呢，投鼠忌器似的，生怕言语伤了她。他们一如既往地对她友好，区别她和老曹。马社长带头关心她，嘘寒问暖抚肩拍背，赞美她的花衣裳，表扬她服务周到。马社长说：金香掺茶的手艺高……马社长是当年的一把手，余威犹在，老同志全是他的老部下，随他一哄而上，贴心话儿抛向郁金香。老曹则恢复了站大门的习惯，宁愿面对街坊邻居，躲开单位人。“春来茶”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，因老曹不在场，老同志更起劲了，残存的荷尔蒙几欲淹没郁金香。郁金香续茶水卖香烟，四面穿梭八方应答，笑吟吟的，对付这些个老牌客。她系着花

围腰呢，此刻更像阿庆嫂，智斗刁老头色老头……转一圈下来她自回里屋，关上房门。也不看那窗外的老曹站大门。

烦心事袭来，源自夜里的“丁冬”。老曹多年与丁冬作伴，缺了丁冬他还睡不香呢。他曾对街坊吹嘘说：丁冬一响，黄金二两。一年下来，这丁冬带给他的收入总有几千块吧？郁金香初闻丁冬联想硬币，渐渐地啥也不想，只想睡觉。她努力去适应丁冬，学老曹调整生物钟。努力见成效了，整夜丁冬不断她也能睡：蒙眬眼瞧瞧披衣下床的老曹，头一歪又睡去。可是最近出了问题，丁冬开始烦她了：躺在床上要想它。越想它越有它，她入睡难了。哪怕它夜里只来一次，却是余音绕梁。丁冬，丁冬，真富有节奏感啊。老曹无计可施。丁冬是他的门岗职责之一，他又睡得死，唯有丁冬能唤醒他。老曹与丁冬作伴八年，和郁金香夜夜同床才八个月呢。老曹说：这可恶的丁冬……然而老曹与丁冬已是共生物，拆不开了。

郁金香失眠了，容颜憔悴，厌恶丁冬几乎等于厌恶老曹。三十几岁的女人，又刚刚恢复了容颜的，那姿色也脆弱，稍有不慎就滑坡。郁金香对镜眉头紧皱，抛下一句：烦死了！老曹吓一跳。老同志冷嘲热讽够他受了，郁金香又给他脸色瞧。老曹慌了神，整天自说自话：咋个办呢咋个办呢……这种事儿领导也没法解决的，赵渔建议他改用手机震动，试了两回没用，还得靠那丁冬。郁金香烦死了，老曹急死了。老同志个个幸灾乐祸，张同志编了顺口溜：

丁冬丁冬，老曹打冲锋，不管老婆失眠，只顾挣钱轻松。

更有那几个拒付小费的家伙，故意一按再按：丁冬丁冬丁冬丁冬。老曹从床上跳起，衣服也不披，穿个裤头冲向大铁门，骂开了。

郁金香在被窝里哭……

老曹拿出最后一招：告病回冬瓜场住了几天，出钱请人看大门，包括俱乐部的服务事项。——这已经是违规操作了，日后将授人以柄，但老曹顾不得许多。赵渔默认下，他打点行装出门。电瓶车驮了郁金香，衣衫裹得厚实，像个小产的女人。老曹单与街坊道别，对老同志不予理睬。郁金香回老家吃了便睡。老曹悉心伺候着，却时常跑到小河边发呆。

乡下真安静啊，乡下真好。可是乡下不挣钱，挣钱还得回去，听那丁冬丁冬。——没法子，穷人就这命啊。单凭他那点退休金，能养活郁金香么？一个看门老头，他已将能量发挥到极限了：凭你如何蹦跶，你只能跳这么高了。河上秋风起，树叶子漫天飘，仿佛预示着：老曹的末日到了。直觉告诉他，郁金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跳。暗恋郁金香长达二十余年，到成都做门房，返身向冬瓜场杀了个回马枪。他一袭得手哩，初战告捷，雷雨之夜与她满床滚。金香唤他的名字呢：老曹、老曹……一如她当初喊：帅呆，帅呆……老骨头邦邦硬，郁金香喷喷香。金香与老曹，老曹与金香……冬瓜场的男人多么羡慕他呀，村长说：老曹，你这老东西牛劲大，日驴日马，老子都忍不住，听了你的墙角。书记说：老曹你不像话，城里的女人满街跑，你捞一个不行啊？偏要回老家抢饭吃。我看你觉悟不高……妇

女主任说：老曹你有绝招吧？郁金香的屁股让你整得溜溜圆，你狗鞭吃得不少吧？羊鞭好还是狗鞭好？

黄叶儿纷纷下，飘到老曹的脸上，他一把捏碎。两行浊泪涌出眼眶，他用衣袖擦了。郁金香在家里睡觉，睡不醒似的，偶尔起床也不出院门。村长昨日上门，她勉强应对几句，也不问冬瓜场的乡亲过得咋样。村长抬腿走人，茶馆里散布消息：金香没精神，兴许有了身孕……而老曹巴望她怀孕呢，曾经谨慎地提过，说罚点款也值。郁金香只当他说笑话，一言带过。老曹想：金香生个娃，这婚姻就牢靠了。不过，老曹也知道，这是他的奢望。郁金香嫁给他，却不等于要为他生儿子，弄个什么“结晶”。与金香夜夜同床，隔三差五干得欢，却未曾听她说过跟“结晶”有关的只言片语——情急了，信口一说图个痛快，老曹也会满意的。可她就是不说。也许压根儿就没想过。

回冬瓜场这几天，偏偏她身子走红……

老曹胡乱溜达，走过瓜地踏上晒坝。远远看见那根瘦而弯曲的“老丝瓜”。“老丝瓜”也在望他。几十年的老夫妻，弄到这步田地。可老曹眼下哪有心思想这个？人往高处走哩，老头子向往小年轻。这些年他见得还少哇？城里的糟老头千军万马，安分守己的有几个？蠢蠢欲动的有几多？多，多，多……有个时常光顾按摩店的老头说：这年头安逸，放开手脚搞。花钱不多又逮不到。按摩店的小叶姑娘说：谁逮你呀？除了你老婆逮你。

城里也扫除黄赌毒，却是雷声大雨点小，警车呼啸在城乡结合部，专整吃便宜货的，对宾馆酒店睁只眼闭只眼。

小叶姑娘有后台哩，警车闹得再凶，她照样开门营业。粉红灯光透出去，糟老头鱼贯而入，还互相开玩笑：你是黄赌毒，我是黄赌毒……老曹在按摩店小敲小打，吃吃豆腐罢了。小叶姑娘不教他上瘾，知他兜里的那点钱来之不易；通常是“陪聊”，葱指儿摸摸他捏捏他，来了大主顾，却立马撇下他，头也不回地进里屋了。那小店是吉胜街的一扇窗口，老曹见识过各式老头，有穿戴讲究掏小钱儿的，有脏兮兮票子哗哗响的，有大摇大摆的，有缩手缩脚的，有调情的，有动粗的，有赊账的，有开票的……这是一支大军哩，而老曹善于联系，把它跟报上讲的老龄社会联系起来了。报上说，全国将有两亿老头。两亿啥概念呢？美国人才两亿多……

不得了不得了，糟老头张牙舞爪——老曹自编顺口溜，小叶姑娘用手机短信发出去。也有老头和他相似，名堂多骨头硬，若是银两充足，嗨，只怕天天黄赌毒。

老曹是夹缝中生存的老曹，老曹运气好。他总结了一条经验：人要蹦跳。虽然夹缝夹得紧，你一再撞击它，总会撞出一个活动的天地。何谓蹦跳？有三条：一是动筋骨，二是动脑筋，三是出手快，学老鹰抓小鸡。老曹的两只手就像铁钳，抓紧了不放松的。郁金香十几岁他就开始观察她了，他盘旋了二十年才凌空扑下。抚摸即是撕扯，亲嘴等于喝血，老曹大口吞吃过足瘾哩，只盼着幸福日子不到头。可是、可是夫妻恩爱不过冬……老曹有预感呢：郁金香为啥烦丁冬？丁冬丁冬，忧心忡忡……老曹的鹰眼狗鼻捕捉信息，自知形势对他不利。小超市的朱军说：老曹，

高人预言了，你和金香要散伙。老曹怒斥：你这乌鸦嘴，你那胖婆娘才要跟你散伙。

可是老曹发怒，只因底气不足。他余光瞟鼻子嗅，横竖不对头。郁金香住进吉胜街，不消说是开了眼界，哪像去年在冬瓜场，他还能控制她的灵敏度。金教授马社长，胜他不止一筹；张同志言语欺他，又皮笑肉不笑的；“闲杂人等”拒付小费，欲断他财路，扫他的威风。——这些也还罢了，郁金香接触李进赵渔孙健君，对他构成更大的威胁。尤其是那个孙健君，早年跟商女处过对象，后来又离了两次婚，眼下单身。孙健君若想捞一嘴，郁金香恐怕难抵挡——那才叫魅力男人哩，酷，帅，开汽车住豪宅，超过一百个黄帅呆。郁金香头一回到玉林小区吃火锅鲢鱼，老曹还高兴得屁颠屁颠，鼓励她多接触，事后细思量，方觉不妥。然而开弓再无回头箭，郁金香也不傻，自己掌握灵敏度，从玉林跑到了肖家河。老曹想：妈的，坏就坏在接触……报纸说什么亲密接触，老曹甚至怀疑，孙健君和郁金香有过接触。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，是孙健君开车送她回来，淡淡地跟他打个招呼。

轻轻地一抓就起来……若孙健君真的伸手，单凭一股内力，就把郁金香给吸过去了。老曹的那对爪子，怎能抓过单身贵族？

百般寻思苦无计，偌大的晒坝，老曹走过来又走过去。此地记忆涌逼：当年的“老操哥”……他骑着三色自行车，在地上飞快地拾起一枚分币的时候，郁金香还扎着两条小辫子，穿一件白衬衣，大眼睛随他转圈儿。她央求说：曹

叔你教我骑，教我骑嘛……

时隔二十年，老曹骑到她身上去了。

深秋时节的太阳打着闪闪，老曹逡向自家龙门子。这是下午两三点钟光景，郁金香起床了，独坐小院理着长发。老曹最爱看这一幕：金香在太阳坝头织毛衣或梳头。这会儿她背朝他呢，黑发怪柔顺，胜过了广告美女。老曹绕过鱼塘做起了白日梦，觉得自己像旧社会的老地主，娇妻美妾伺候，今日正房明日偏房……唉，是梦也非梦，郁金香不是在太阳下梳头么？瞧那双肩削得，那腰儿细得……她单穿灰毛衣呢，脖子上系了纱巾，裹在蓝色灯芯绒里的长腿搁在水泥地上。这半年工夫，金香已像个城市女人，穿戴不一般哩，向商女邱萍看齐。老曹原以为，金香回冬瓜场要走动走动，女人嘛，谁不想显摆？当初嫁给黄帅呆，她扭得跟南瓜似的。可她一直窝在家里，除了吃和睡，她想些啥呢？老曹很想知道这俏脸儿背后的心思。她嘤嘤嘴跷跷腿，老曹也要去跟踪，眼珠子转半天。不消说，他的心全都在老婆身上，而老婆的心呢？几天来她懒懒的，木木的，倒像无心之人。——也许她把心藏起来了，日后送给别人。

抓人要抓心……人是抓到手了，心呢？

老曹得意时，哪管什么心不心的。街坊也曾提醒他，想法子拴住郁金香的心，他很以为不然。啥叫心？奶子才叫心，屁股才叫心。老曹一辈子讲究实在、实惠，心啊情的玄乎。有得吃，有得日……心不心就无所谓啦。白猫与黑猫，老曹显然是那只好猫。有吃有穿有得欢，剩下的问

题很简单。老曹做村会计的时候就善于抓重点，其余的爱管不管。进城仍按这套路行事，而事实证明，他是行之有效的：瞅准时机杀个回马枪，擒来郁金香……如果不是因为他手握硬道理，哪来如此战绩？

讲实惠的老曹，眼下却面临那看不见摸不着的、叫做心的东西。新问题出现了，似乎向他挑明：奶子不是心，屁股更不是。

心在哪儿呢？

少妇心秋天云……

老曹走进小院，坐到郁金香旁边。太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到地上。新砌的院墙，新修的水塔，厨房干净堂屋敞亮。老曹的如意算盘，是过几年回乡下住，不种地，却能吃上新鲜果蔬，村里转转茶馆坐坐，小日子舒舒服服。郁金香打打牌，十天半月逛逛成都，买回新衣服，穿给大家看。那时候金香四十出头，是个中年妇女了，竞选村干部，老曹替她张罗选票，十之八九能选上。两口子喝罢庆功酒，入夜紧搂……

老曹的白日梦做回家了。郁金香不吱声儿。

老曹说：金香，晚上想吃啥？

郁金香说：随便吧。

老曹说：猪蹄儿炖野苕，行不？我给镇上的肉铺打个电话。

郁金香说：这下午的肉……

老曹说：你是说不够鲜？下次买一台冰箱回来，猪蹄儿鸡蛋啥的，放进去保鲜。夏天冻西瓜，又凉又甜。想吃

雪糕了，不必大老远地跑到村头。

郁金香瞥他一眼。

老曹接着说：要买就买牌子货，容声冰箱……

郁金香起身走开了，是去了厕所。

老曹转觉郁闷：金香不想听……

老曹勾画的宏伟蓝图，一时半刻落不到实处。白日梦刚泄露了一丁点儿，立即遭到驳回。猪蹄儿、冰箱、雪糕，金香不稀罕。

金香她……究竟稀罕什么呢？

老曹绞尽脑汁，问题集中到先前的问题：要抓心……他下意识活动指关节，噼里啪啦听得一阵响。晚饭他弄了瓦块鱼凉拌鸡，煎了一盘金香爱吃的黄澄澄的南瓜饼，问金香好不好吃。金香说，好吃。

老曹喝下几盅烧酒，唇舌间一声又一声“吱溜”。

郁金香埋头拨饭，没看他美滋滋的老脸。

夜色升起，屋檐下亮着灯，照着方形餐桌。

郁金香搁下筷子，走过院坝，走出龙门子。

老曹瞅她的背影说：天凉了，你加件衣裳。

郁金香在龙门子外站了很长时间，朝着瓜地和那条小河。老曹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。

他烧了满满的一盆洗脚水，端到她的双腿前，犹豫着要不要替她脱鞋——其实没必要犹豫，脱就脱嘛。郁金香说：我自己来……可是老曹已经为她脱下袜子了，并将她的裤脚往上挽。她尚未穿秋裤，露出白净小腿。

她说：一块儿洗吧。

老曹遵命，将自己的大脚板放进去。

龙门子已关上，外面看不进来的。屋檐下的四条腿，抬起又放下。

滚烫的洗脚水令血脉通畅。老曹寻思：说啥她爱听呢？

洗完了，老曹将洗脚水泼向院坝。

郁金香倚在床头翻书。金教授曾叮嘱她，没事多看书，有好处。她初中没念完就退学的事儿，想起来就不舒服。疯浪丫头看上帅呆，青春耗去大半。如果她有文化，看帅呆就不那么顺眼了，不会跟他跑到仁寿县疯玩。生活将是另外一种样子，既没有黄帅呆，也没有老曹……

郁金香翻书走神了，瞅着大红被面，联想她经历过的一些结婚的场面。老曹除掉衣物上来了，说：被窝怪暖和。郁金香挪了挪，留出半截枕头给他。

她依旧翻书。

老曹好一会儿没动静，她以为他睡着了，轻轻转身，换个姿势往下看。却有手指摸她的光腿，脑袋贴紧她的腰部。摸几下又停了，她接着看书。

白天睡足了，她精神正好。几天来她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是不想面对老曹么？

她不知道。

她再度转身时，那手指又摸上了，脑袋在她的双腿之间。老曹用鼻子蹭，牙齿咬，一面扒她的内裤。

郁金香推他说：还没干净呢。

老曹说：我闻闻……我抱着你的屁股睡觉。

郁金香把屁股给他。老曹睡踏实了，不一会儿，响起

了鼾声。

郁金香半夜还在看书、发愣。老曹梦见一地金灿灿圆溜溜的大南瓜。

电瓶车回转吉胜街，老曹格外紧张。郁金香说，她再努把力，争取战胜丁冬。老曹说：可恶的丁冬……打倒丁冬！

可是他们都忘了，最先需要战胜的，是“春来茶”的老同志。下午两点整，他们一个个晃着毛发稀疏的脑袋来了，冲着郁金香笑，久别重逢的模样。扭头却打击老曹：

老曹惦记着丁冬啊？

另一个说：是该惦记嘛，丁冬丁冬，挣钱轻松。

郁金香顿时变了脸色。——那心病又来了，并且已被命名，就叫丁冬。

入冬后下了一场雨，天气方始转凉。郁金香穿上冬衣，独自去了府南河，听见自己发出沉重的叹息，就像两个多月前的金教授。郁金香有心事了，不是出门随便走走。她想得多——真多呀，却有了一个中心。她快满三十五岁了，而老曹已过了六十五岁，撇开丁冬不谈，她和老曹能一直走下去么？十年后二十年后……她想都想不下去，咋能过下去呢？她对老曹也有情，不曾想过要利用他，借他做跳板。可是这情力有限——确实有限啊。若是情力无限，哪会有什么丁冬呀？无限的情力足以穿透一切，有限的情力就要碰上丁冬。

老曹的日常举止她也看够了，走路的样子，说话的声

音，喝烧酒“吱溜”……与他朝夕相处，难哪。

郁金香有勇气提出分手吗？

分手……郁金香在瑟瑟的风中遭遇了这个词，心儿怦怦跳。丁冬教她烦恼，“分手”却令她心跳。

分手……

郁金香的思绪非常集中了，早晨、午后或黄昏，她得空闲便思考。有时候正忙着，冷不丁就走神了。

老曹瞅她，观察她，心里有点害怕。老婆想啥呢？老曹倒希望她抱怨丁冬，可她连丁冬都不抱怨了。夜里失了眠，就木木地望楼板。

床上她主动寻亲近，啥意思呢？

冬日里，老夫少妻分别用上了问号。不同的是：老曹疑问渐多时，郁金香的问题已经趋于结束了。她有了一种沉静的光景，待老曹格外温和，做菜尽量合他胃口。她买来枸杞、红枣一类的东西，为老曹泡了两大瓶酒。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冬季的衣物翻出来，晒的晒洗的洗。老曹的一套蓝色西装挂到衣架上。

老曹的感觉越来越不妙。

他不吭气。人生到了紧要关头……

这天晚上十一点，“春来茶”的棋牌客陆续散尽。郁金香洗漱了，并未卸衣解带，而是坐在床边的椅子上。老曹给大铁门上了锁，进屋瞅她一眼，没吱声。他端起桌上的茶水，仰面咕咕咕喝下几口。背后有郁金香的目光。

老曹转过身。郁金香正望着他。

郁金香说：老曹，有一件事……我想回冬瓜场去。

老曹说：回去补补觉，也好。这丁冬……

郁金香说：老曹，我是想……离开这儿。我不回来了。

老曹说：你是说你住在冬瓜场，和去年一样？

郁金香摇摇头：不一样。

老曹笑道：我看差不多。你在家等我的电瓶车。呆够了你就进城，到处逛逛。凭我们现在的收入，你闲着也可以的。

郁金香说：老曹……

老曹说：我每月给你一千块。不够再添。

郁金香叹口气：不是钱的问题，老曹你误会了。老曹……我们分开吧。

老曹瞪大眼睛：你是说……分居？

郁金香说：离婚。

老曹结巴了：离、离婚？过得好好的，离、离婚？

郁金香说：我想了好多天了。

老曹说：从结婚的那天就开始想啦？

郁金香说：哪会呢。老曹，我……我得感谢你。这两年我们也很快乐。

老曹说：快乐咋要离呢？快乐就接着快乐……

郁金香心想：可是快乐已经到头了，接下来就是不快乐，一年不如一年，甚至一天不如一天。老曹啊，你可别怨我。郁金香不是一个狠心女人，可她呀，她今天要狠心一次！

狠下心的女人说：老曹你别劝我，没用的。

老曹说：我不劝你，不劝你，我一个老头儿咋敢劝你？

你年轻漂亮，你是郁金香，我一个看大门的咋敢劝你？

郁金香拉他的手，他触电似的缩回去。

他说：我是年纪大，大你三十岁。可是金教授大邱萍四十多岁。

郁金香说：各人是各人。

老曹说：各人是各人，说得好！你是郁金香，我是啥？老曹是啥？看门人……

老曹径自出门去，拉一把椅子坐到屋檐下，呼呼生气。郁金香唤他，他不答理。他坐在黑暗中。有人回宿舍欲按门铃，他跳起来：别按……给钱。

老曹没个好声气，那人付了硬币仓促走人，走到花台才扭头说：乡巴佬，没见过钱啊？不料老曹听见了，立定吼道：你祖宗三代是乡巴佬！

郁金香叹一回气，上床自睡了。

半夜她倏然惊觉：老曹在外屋哭泣呢。桌上摆了酒壶，喝一口哭一声，嗓子沙哑。几盏灯全亮着，照着大屋子中央孤零零的老曹。老曹的哭是那种呜咽，听上去像某种乐器——郁金香心疼着呢。慌忙披衣过去，握了他的手夺了他的酒。她跪下了，脸埋在老曹的双腿间。老曹越发抽泣得凶——金香这一跪他更没戏了。几十年的老曹，心明眼亮的老曹……去年他抛下老婆，今年老婆抛下他，这叫啥？报应哩。老曹老曹乡巴佬……进城十几年又咋了？身体好又咋了？一张工商银行的蓝色的储蓄卡，“卡”不住娇滴滴香喷喷的郁金香。她脸儿白她屁股俏，她站着妖娆躺下浑身是宝，扑她咬她宠她，为她杀人放火，不怕月黑风高

……呜，呜，呜。满打满算一年半，好日子刚开个头，老曹信心正足：七十岁不显老，八十岁斗志高。可她偏要走，偏要离，偏要跑回冬瓜场。屁股挪向别处了，俏脸儿冲着别人笑——扎心窝子的媚笑巧笑浪笑哩，老曹也不想过了，滚回冬瓜场死掉算了。

老曹大恸，静夜哭声响亮。郁金香欲扶他进去，却哪里扶得动？老曹坐地生根要哭个通宵。郁金香也哭了，老夫少妻哭作一团。宅院里有人推窗瞧，金教授从睡梦中惊醒，摸摸身边的邱萍……老曹今夜豁出去了，管他妈单位不单位，城里人面人有钱人通通见鬼。什么马社长张同志，一堆臭狗屎！一个个斯文样儿，使绊子凶得很，阴阳怪气围攻老曹，挤走郁金香。——老曹拥娇妻你们横竖不痛快哩，郁金香喷喷香，你们心头慌……她一天天围着你们转，你们看得到摸不到心如刀搅。你们恨死老曹，馋死郁金香：巴不得夜来听墙角，听我摸爬滚打，绣花床好比演兵场，一杆老枪舞天弄地，一口好牙噙了郁金香……老同志老领导，跟冬瓜场的光棍有啥区别？现在你们遂心了，金香要走了，老曹要死了。门房从此无老曹，“春来茶”失去阿庆嫂，大家清静，死了干净……

老曹哭着数落，口齿含混不清，却有节奏感。——乡下人耳濡目染，哭得投入时，都有节奏感的。眼泪干了，嗓子破了，兀自比划着，脑袋左右摇晃，叫人看了心酸。郁金香已哭成一个泪人，死命抱住老曹的头，哭诉：

老曹别这样，别这样嘛。金香迟早要走，明天不走，明年也要走。金香和你不合适，不合适呀，老曹，我的老

曹啊，你知不知道？开始我也不知道，我后来才知道的。我知道和你长不了。我也努力过……可是没办法呀，老曹，你待我好，我今生今世知道！金香要回报！老曹你听我说，你定一定，你别摇嘛。金香走了，可金香还会回来。嫁人之前我这身子还是你的，我说到做到！老曹，我们回屋去，啊？金香和你搂抱……

老曹的头果然不摇了。

这一夜的搂抱又与往日不同，悲哀的老曹来了疯劲，像古书上形容的哀兵。郁金香整夜迎他。悲哀也将她卷入其中了，哀兵迎着哀兵呢。

郁金香走了。

老曹对外界轻描淡写地说：金香回冬瓜场暂住些日子。

老同志聚于“春来茶”，会心一笑。可是几天不见郁金香，有些人又念想她了。马社长率先提起她，张同志问：老曹，金香啥时候回来呀？老曹装作没听见，出去了。从此老曹耳朵背，啥都听不见。初冬的阳光下，老曹站大门冲街坊笑，斜眼身后的一拨糟老头，扔下一个乡下人常用的形容词：

狗舔油锅。

老夫少妻

第八章

万年寺

邱萍和林杏花走进著名的无梁砖殿，拜了普贤菩萨，各自口中念叨，念毕相视一笑。走出大殿，看见百步之外的金教授借着微弱的天光朝她们望着。林杏花蓦然觉得，那是一个孤单的老人呢。

金教授碰上了身体的难题。

十月初在峨眉山，金教授就觉得不大对劲。他触到了某种界线：他能够施展的空间似乎突然变得狭小了。

峨眉山万年寺秋景绝佳，是赵渔向邱萍推荐的。两年前的秋天赵渔走过一次。九月底由李进出面，请金教授夫妇吃了一顿饭。席间提到一个话题：李进和赵渔、孙健君等人正筹建一个民间的慈善基金会，主要用于救助农村的失学儿童。金教授十分赞赏，并表示愿助他们一臂之力。李进当即下座称谢，赵渔等皆大喜：有金教授加盟，慈善基金会的资金渠道将更为畅通。

邱萍说，节日里打算游览峨眉山，赵渔就形容万年寺的秋天如何如何。

李进对金教授说：我有个朋友在省旅游局当副局长，请他给驻峨眉山的办事处打个招呼，派一位好导游。

金教授本不想要什么导游的，数十年来他对峨眉山了如指掌。再者，眼下的导游大半是人精，弄不好反失兴味。不过，李进一番好意，金教授不便推辞。到时候再说吧。

十月一日，邱萍打点行装与金教授上路。因是驾车去，她带了许多东西，包括金教授爱吃的几种水果，刚买的人类学著作、茶缸、茅台、笔记本电脑……那瓶未启封的伟哥也装在包里了，是金教授让带的。

邱萍说：这个就放家里吧，反正您也没用它。

金教授说：姑且带上。

邱萍好奇地瞧瞧伟哥瓶子，隐约看见蓝色的药片。药片共三十颗，市价要卖到一百块钱一颗呢。邱萍想：金教

授若用上这东西……

结婚半年的女人，驾车时仍在走神，脸儿红着呢。

成都到峨眉山一百多公里，路过古城眉山。金教授对眉山也熟悉，拜谒过三苏祠——苏东坡的千年老宅。邱萍说，赵渔的老家也在眉山，他们一家三口常回去。

金教授感慨说：李进赵渔他们几个，很不错的呀。日子好过了，不忘穷苦人。中国的富人就缺这个，尤其是官僚阶层。

邱萍说：没心没肺的多着呢。

金教授说：没心没肺常态化了，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儿。那么多的钱让他们糟蹋掉。

邱萍说：赵渔有句话，我也认同的，他说，还钱于人民。

金教授点头道：这话击中要害。可以视为慈善基金会的发展理念，向那些强势行业要钱，向那些血汗工厂要钱。

邱萍笑道：您说的强势行业，也包括我们质监局。金教授，只要您开口，钱是不会少的。

金教授说：钱是一回事儿，有了钱，慈善怎么做，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这里边大有讲究。一定要有一批志愿者，有献身精神的，志同道合的，业余的。——业余，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词儿，邱萍你懂我意思吧？我写文章，赵渔写文章，你和吴海波写文章，都是以业余者的身份和姿态。今天的中国需要大量的、一茬又一茬的业余者、志愿者，拓展民间的公共空间。——公共空间，这又是一个好词儿。阿伦特首创公共领域的概念，哈贝马斯衍生为公共空间。

他在欧盟大力推行。我有幸在法兰克福见过他一次哩。邱萍啊，你也要参与到李进赵渔他们的事业中去。

邱萍说：遵命。您叫我干啥我就干啥。

金教授笑道：有那么绝对吗？

邱萍说：您是老师呀。

后座上的金教授说了一会儿话，闭目养神。邱萍驾驶的是一辆“北京现代”，车速稳定在九十码。沿途全是高速公路。

金教授睁眼欠身说：如果峨眉山派来的导游是专门掏游客腰包的，我们就不要他。

过了两分钟，又说：邱萍啊，你要研究一下业余者。

邱萍冲后视镜抿嘴笑笑。金教授啥事儿都操心呢。

汽车开到峨眉山下，停在自然博物馆旁。来了一位导游，蓄着短发模样清爽，自我介绍，她叫林杏花，在省旅游局驻峨眉山的办事处工作，平时不做导游的，有特殊客人才客串一下。

金教授望着邱萍说：原来不是职业导游，是一位业余者。

林杏花问：职业导游不好吗？

金教授说：也不是全不好，有一些导游不好。

林杏花启齿笑道：请放心吧，我不会带你们去购物的。你们打算先去哪儿？

邱萍说：万年寺。有个朋友向我们推荐，万年寺秋景绝佳。

林杏花点头道：你的朋友眼光不错，万年寺的秋天非

常迷人。

金教授说：万年寺的海拔高度 800 米，寺庙的建筑风格与众不同，庙宇之间十分宽敞。一尊普贤菩萨的铜像为镇寺之宝。秋天美极了，寺外青山，漫山遍野的红叶……

林杏花叫道：您啥都知道呀，我可没用了。

金教授笑道：二十多年前我在那儿住过半个月。小林你别多心啊，我们对你印象蛮好，我从邱萍的眼睛里看出来。

邱萍说：也许我们能成为朋友。

林杏花说：我也这么想。

于是驱车前往万年寺，一路听林杏花讲峨眉山：山体构造，气象特点，佛教故事，动植物分布，以及金顶上的佛光云海神灯。令金教授和邱萍称奇的，是林杏花说着这些知识性的东西就像叙家常。并且穿插她自己的体验——她太熟悉峨眉山了。绵延数百里、纵横几亿年的峨眉山像她的老朋友。岂止如数家珍，她是一往情深呢。金教授啧啧连声：哦哟……好呀，讲得好！

林杏花脸红了，说：您是著名的大教授，您爱人原是您的研究生。我只是专科毕业……

金教授笑道：你这个专科生呀，不比研究生差。

邱萍说：这么优秀的导游，又长得这么漂亮。

金教授说：你们俩交换名片吧。——小林，我不算武断吧？

林杏花说：我正想着呢，就让你给说出来了。

金教授说：现在的人，一见面就递名片，没几个能成

为朋友。

林杏花笑道：幸好刚见面的时候我没递名片，不然就成不了朋友啦。

在停车场下了车，步行一段路上万年寺。邱萍大包小包拎着，林杏花搀扶金教授。老人挥挥手杖说：我能走，没问题。五年以后再来，可能就需要你搀扶了。小林啊，这峨眉山你最喜欢什么地方？

林杏花说：就是这儿，万年寺。

金教授说：万年寺……这名字就含有永恒的意思。你喜欢它，除了风景好，还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？

林杏花说：有的。

金教授“噢”了一声，对邱萍说：我们不打听别人的隐私，可我猜测，小林肯定有一份美好的记忆。

邱萍朝林杏花脸上瞧一眼，心想：多半是一桩恋情。谁是她的恋人呢？

林杏花生一双杏眼，鼻头微翘，她的普通话带了点儿成都口音。她家在成都，上班在峨眉山下。

万年寺显得空旷。圆顶和尖顶的庙宇有域外风格。空地足够大，到处是菊花，一丛金一丛白。四面青山红叶如潮，一群白鸽在空中盘旋。他们下榻的房间，推窗便是古木森森。金教授午休一小时，邱萍和林杏花到森林中转了一圈，归来时，她们几乎是好朋友了。

金教授站在回廊上向她们眺望。

林杏花说：金教授真高大呀。

下午在寺内闲游，随便看看。旅游的妙处在不经意间，

随便看才有风景呈现。而时下的旅游者多是目的性强，看了一处要看一处的，仿佛花了钱，少看一处不划算。专门掏游客腰包的导游小姐正中下怀呢，拼命鼓吹自费项目，吹得天花乱坠。她们挥舞着小旗子喊：集合啦集合啦……偌大的万年寺各色小旗指挥队伍，粗嗓子尖嗓子此起彼伏。日头西沉，最后一支队伍吵吵嚷嚷去了别处，花是花路是路了，宁静与空旷双双归来。金教授拄杖，细看周遭。

和尚们开始诵经了。

黄昏将至，暮鼓敲起来。

金教授感慨：晨钟暮鼓，将这古刹的意蕴敲出来了。

邱萍说：蓝天白云，青山红叶，万年寺的色彩都是大手笔。

金教授说：意境就是梦境哪。

他扭头望着林杏花：小林，咋不说话啦？

邱萍笑道：恐怕正思念着谁呢。——又见万年寺的黄昏……

金教授说：思念是一种好东西。人活着，一定要思念。

林杏花笑道：您说这话，倒像一个人的语气。

金教授躬身问：是他吗？

林杏花说：是的。

金教授复又感慨：小林脸红啦，脸红多好。小林思念着，这万年寺就越发像梦境。如怨如慕啊。下次我再来的时候，也许和你一样。

邱萍疑惑了：老师您说啥呢？

金教授笑道：随便说说。你俩再走一走，我坐着看。

你们也是风景哪，移动的景观。

邱萍和林杏花走进著名的无梁砖殿，拜了普贤菩萨，各自口中念叨，念毕相视一笑。念些啥却是秘密，不能透露的。走出大殿，看见百步之外的金教授借着微弱的天光朝她们望着。林杏花蓦然觉得，那是一个孤单的老人呢。

金教授的目光随她们移动。移动的景观……

她们渐渐近了。

林杏花穿一条淡绿色直筒裤，一件乳白衬衫，普通的穿戴，举手投足可不普通。她生在大都市，与峨眉仙山结伴多年。她曾立下一愿，要踏遍祖国山水。都市的女孩子，吸书本之精华，得山川之灵气，又不是皮相，这就好了。——不是一般的好，好得很哪。瞧她的笑容多么阳光。她走路的样子真好看呢，漂亮的腿踏着节奏。优美的臀部，真正的乳房，美不胜收的杏眼俏鼻头……唉，老天啊，你创造了多少好女子奇女子，纵是在这“失魅”的年代。邱萍也蛮好，紧梆梆的牛仔裤，长腿翘臀纤腰……邱萍骨骼小，身子圆润，抱着怪舒服。——蜜月里金教授不曾松手呢，睡里梦里的亲热……五月他们在长白山天池旁，水深千尺，不及情意绵长。半夜三更那天池怪兽也来助兴呢，巨浪滔天，应和着落地窗前被翻红浪……从那以后，金教授却有撑的感觉了。季节更替要生病，病愈懒懒的，厌厌的，要持续好多天。金教授的老朋友、医学院的秦教授一再提醒他细水长流，毕竟年岁不饶人了，弄不好精液枯竭。金教授有时想：那彭祖是怎么回事儿呢？用进废退……养生之道真是扑朔迷离啊。他自知节制，可是挨上邱萍，彼

此的肌肤生出念想，就要合成一处。他一次又一次给她惊喜，却有一桩大秘密。九月，他也试图停了那玩意儿，停下就不行。怎么都不行。秦教授拉下脸警告他：你别当饭吃，后果很严重的。我小你十岁都不能这么干……

金教授一辈子逞能，在生活中，在社会上，在学术圈里，七十五岁高龄在床上。他一心做个伟丈夫，不教年轻的妻子失望。这对他的学术计划无疑有影响：做学问，啃大部头，写深刻的文章，同样需要旺盛的精力。肌肤生出念想，大脑就迷糊——鱼和熊掌难以兼得。金教授甚感惊异的，是那位写《存在与时间》的德国大师，书写这部皇皇巨著时，正与犹太美女兼学生阿伦特热恋呢，书中竟无一丝男欢女爱的影子。西方大哲欲念是欲念，大脑是大脑，二者并行不悖，仿佛井水不犯河水。——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伟大。是身体强于东方人还是精神强于东方人呢？抑或二者均占上风？金教授想到这个就不大舒服。费孝通老人晚年力倡文化自觉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不卑不亢。金教授以一己之身做试验，学术恋爱两不误。试验结果如何？不能说他失败了，离成功却又遥远。肌肤敏感之时，大脑是明显迟钝了；而肌肤欠了敏感，大脑又去追寻，要寻出一个所以然。——佛教称之为“执”，执于肉身，执于意念；心理学叫做“强迫性心理症”……金教授刚读完倪梁康先生的新作《自识与反思》，掩卷而叹：

自识不易反思难啊。

金教授在万年寺的黄昏若有所思，邱萍和林杏花在他的视域里，忽远忽近。寺庙的尖顶插入夜空，暮云之旁山

峰如削。美景配对佳人成双……她们朝他走过来了，手牵着手呢。半日得一知己——乐莫乐兮新相知。瞧她们喜悦的样儿。青春多好。一个长发一个短发，暮色里撩拨秋风。金教授从凉椅上站起身，舒出一口气，向她们展露微笑。

吃晚饭金教授喝下几盅茅台酒，林杏花也能喝。她特意叫厨师弄几样素山珍，其中一样：此山独有的猴头菇，生在悬崖上的。做好的菜要保持原样，宛如一颗猴头。金教授下箸时看了又看，生怕碰坏猴头。从这猴头菇说到南方某些城市吃真猴头：将一只活猴固定于火锅桌下，单露一颗猴头，抄起一把小铁锤敲开它的脑袋，再拿一把精致的银勺往里伸……林杏花气得眼睛都红了，泪珠儿闪闪。——峨眉山的猴子，有几只是她的好朋友呢。

金教授忙道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这个。

林杏花咬住下唇说：这些人不该活。应该把他们的脑袋敲碎！人啊，没有比你更坏的东西。

金教授举杯说：小林，为你的爱憎分明嫉恶如仇，我要干一杯。

邱萍说：今年闹“非典”，那冠状病毒就出自果子狸。很多城市吃野生动物成了风尚，钱多了没处花。

金教授说：有钱，无聊，瘟疫般大流行啊。所以说赵渔他们难能可贵，搞慈善事业是逆流而上。

林杏花问：赵渔？哪个赵渔？

金教授说：“今天”出版社的赵渔，跟我们是邻居，我们在三楼，他在五楼。

邱萍笑问：是他吗？

林杏花脸红了，举酒掩饰：这茅台酒劲真大呀。

邱萍说：正说赵渔呢，怎么扯上茅台酒了？请说来听听，你和他咋认识的？

金教授说：邱萍，你可不能查户口。

林杏花杏眼发亮，将杯中酒干了，说：前年九月，他和山东一家出版社的几个人到峨眉山，也是我接待的。

邱萍说：也是住万年寺？

林杏花说：你这人真是，穷追不舍的。我们是五个人呢，也住过清音阁。

她想：可是你们在万年寺啊，那单独相处的一天——你的脚崴了，他留下照顾你。那如影随形，那心心相印……

金教授笑道：小林别说了，邱萍，我们也别问了。有些事说出来不好，不说才好。

林杏花嘟哝：您不说不说，倒比邱萍说得更多。

金教授与邱萍相视而笑。

饭后散步，从寺庙的一端到另一端，恐怕有一二百米。金教授弃了拐杖，两手搁上两个女人的肩头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，可惜君子垂垂老矣。时光倒退二十年该多好。十年也行。五年……金教授遥望星空。林杏花说着眼前的明月池，李白当年弹过琴的，弹琴蛙就在池中。不过她的语音出现了微妙的变化，有点颤颤的，邱萍窃笑：这个人分明是在记忆里呢，在两年前……金教授的心思指向高处。——星空浩瀚哪，时空无尽人事有限，美妙更如同过眼云烟。这千年古刹万年寺，莫非是个隐喻？“一万年太

久，只争朝夕”。他携了邱萍的手，嗅嗅林杏花的发香。人生到他这境界，有些差异正在消失，有些复杂正还原为简单，比如：这女人不妨视为那女人。当然，她们还是有区别的：邱萍是邱萍，林杏花是林杏花。林杏花多么好、多舒服啊，他用手指抚抚她的肩头而已。从心所欲不逾矩……而邱萍是他的女人，他不单对她有情，更负有责任呢。

包括夜里的责任。重大责任……

金教授伫立，掠过一念：今晚不会出差错吧？良辰美景，可别弄成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。

念头来得突然，将金教授罩住了。

小小的念头，“冠状病毒”似的，足以左右金教授这样的伟岸的身躯。

他们住的一楼一底的宾馆原是由古建筑改建而成，紧挨着森林，躺在床上可听松风，听峨眉山著名的黑白二水从山中流过。回廊凭栏，万年寺尽在目下。邱萍和金教授住套房。

邱萍敲开隔壁林杏花住的单间，说：金教授看书呢，让我过来陪陪你。

林杏花放下手中的书卷，却是一册线装《李煜集》。

邱萍说：好个现代女子，手捧李后主的诗篇。

林杏花说：请坐。坐床边还是坐沙发？

邱萍在床边坐了，瞧瞧脱了外套倚着床头的林杏花，随口念道：“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。去时容易见时难。”

林杏花说：谁凭栏啊？要不要喝点茶？

邱萍说：谢谢，不用。你呆在山里习惯吗？

林杏花说：我喜欢峨眉山，回成都反倒不习惯。我女儿也喜欢这儿，刚来住了一些日子。

邱萍问：你女儿多大了？

林杏花说：快满六岁了。她爸爸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老师，挺忙的。

邱萍问：你们不常见面？

林杏花说：一个月两三次吧，也够了。

邱萍笑道：够了是什么意思啊？

林杏花说：我十七岁就认识他，二十一岁嫁给他。他人不错的，只是现在的学校……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我跟他开玩笑，说他整天忙着摧残青少年。他很生气，讲大道理说服我，现代化全球化之类，一套一套的。他还要把女儿弄去读什么实验小学，我坚决不同意。那不是人呆的地方。

邱萍说：他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又在升学的压力之下，你们确实很难沟通。

林杏花说：沟通是不可能了，过日子吧。

邱萍说：赵渔最近写文章，说现在的学校不是学校，是监狱。

林杏花说：我看过了。一针见血呀。

邱萍说：他平时待人那么温和，写文章却毫不留情。

林杏花感叹说：他是看清了，看到应试教育的源头了。一场大灾难，多少孩子失掉宝贵的童年……怎么说都不过分。他又是个性情中人，不平则鸣。

邱萍说：你和他……

林杏花说：不说这个行吗？

邱萍握了她的手：行，不说。我看你是个爽快人。

林杏花笑道：奇怪的逻辑，你也是爽快人呀。

两个女人彼此笑笑。各自的某些事儿，她们都不说的。也许将来的某一天会说，但眼下不说。眼下是进行时，不可说之事在路途中。路途遥远或切近，平坦或坎坷，尚属未知——未知的东西如何启口呢？林杏花下床，推窗细听松风。有一棵松伸手可触。

邱萍想：她也不问我和金教授……

隔壁的金教授抽着烟，也听着松风。他在套房里走动，有一扇窗开向满天星斗，衬着那玉笋峰。人间仙境哪，金教授缓缓吐香烟。隐约听见隔壁的她们在说话。两个俊俏女人，却都有书卷气的。时下的都市女人，有书卷气的可不多。可惜了，书卷气增添女人多少韵味儿啊。有韵味儿的女人千姿百态，没韵味儿的女人如出一辙。林杏花听到赵渔的名字神情就变了，大约是在恋爱？这也没什么，恋爱终究无大错。婚姻是一回事儿，人性是另一回事儿嘛。如果道德律令拿人性开刀，这道德就有问题，要商榷。邱萍早晚有一天会爱上别的男人。这很正常。假如你觉得不正常，则说明你这个人不大正常。邱萍……金教授自言自语：可是我多么爱她呀，爱她说话、走路、躺在床上的样子，爱她肉体的圆润，爱她精神的锋芒——东北小女子笔下尖刻哩，名教授大学者怵她三分。她若是走了，谁来替我整理那些文稿呢？谁来说东北话呢？一天到晚咋的啦咋的啦……

金教授有点紧张了，仿佛看到了未来。他喃喃说：别想了，别想了。进卫生间洗漱，瞅瞅镜子里的脸，皱纹，寿斑，眼袋——似乎比昨天又老了一分。这可怪。也不怪，符合自然规律：年轻人一天天好起来，老年人一天天坏下去。邱萍婚后的圆润是由于滋润，三十岁的女人，犹如鲜花怒放。——这个怒字有讲究。如果他停了滋润，或者说滋润得不够滋润，鲜花会嗔怒的。怒放与嗔怒，金教授要前者不要后者。可是……他想要就要、想不要就不要么？一大把年纪的老人有这能耐么？

下眼球充血，两边都是，咋回事儿呢？

金教授洗澡，站在喷头下。邱萍回屋了，哼着什么小曲。她探头说：我来一块儿洗。没等金教授答应，她脱光衣服进来了。夫妻同浴岂不好？搓背抹浴液，洗着洗着感觉上来，性事就从浴室开始——刚结婚那一阵，他们常常这么做的。有时她在浴中，金教授闪身而入，赤条条在她身后……夫妻之间当有性趣，没性趣咋能叫恩爱夫妻？近来金教授洗澡却不唤她，她悄悄推门，见他瞧镜子哩。性事若不成功，金教授急得一脸汗，她软语抚慰他。春夏两季他真能干呢，入秋有些颓势，大概与季节有关吧？秋风卷走落叶，人体也走下坡路，不过，有啥关系呢？季节有更替，总会好起来的。

喷头下的邱萍仰着身，细腰弯曲奶子翘翘，金教授目光拂过手指滑过。——全是宝物啊，修长而又圆润，圆润却无赘肉。古书上咋形容？增之一分胖了……三月里游戏没个完，金教授抱起她，出浴室进卧室，老夫聊发少年狂

哩。眼下抚摸只是抚摸，并无下文的。金教授拿着浴巾走出去了。

邱萍扭头，望着老公伟岸而匀称的背影。

她回想：九月我们做过吗？

是夜又不成功，金教授又急出汗了。

邱萍说：是游山累了吧？

金教授说：吃点药试试。

邱萍翻身下床，从手提包里寻出那瓶未启封的伟哥。蓝色的药片，金教授犹豫了一下，服下半片。于是躺下说话，看窗外的夜色。说明书上说，短时即可起效。邱萍拥着他脸儿滚烫，她有理由抱着期待呢：这东西全球风行……半片足够了，有些人初用它，只服四分之一呢。二人亲热上了，脑袋不停地转动，吻得啧啧的，邱萍却想：莫非时间还没到啊？

传说中给人刚猛的伟哥，并未收到预期效果，做是做了，差强人意。金教授望定一处无语。邱萍咋忍心让金教授自责呢？安慰说：也许有个适应的过程吧。熄灯睡下，山峰如削。

半夜邱萍起床小解，迷迷糊糊掠过一念：万一金教授不行了，可咋办呢？

晨光初露，邱萍和林杏花已携手出山门，踏上森林中的石板路，穿过薄雾倾听鸟鸣。鸟语婉转惹得邱萍性起，她启口朗诵：“花明月暗飞轻雾，今朝好向郎边去，划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。画堂南畔见，一晌偎人颤。奴为出来难，教君姿意怜。”

林杏花笑道：我若是个男的，这会儿给你姿意怜。

却陡然想起金教授，旋即后悔——她不该这么说话的。

邱萍说：知道我为什么念这首词吗？

林杏花说：不知道。

邱萍说：想一想就知道了。

林杏花说：这可奇怪，不知道的事情，想一想就能知道，这不成了玄学了吗？

邱萍笑道：一点都不玄。李后主写得明明白白。

林杏花说：他明白他的，跟我有啥关系？

邱萍抿嘴笑：我咋觉得有关系呢？

她们一路小跑，两双旅游鞋翻飞，惊起一只大鸟，扑闪翅膀窜向树梢。昨日双双护着金教授，上坡下坎留着神儿，今朝得以舒展四肢放开活力。林杏花不愧是与青山作伴的，上陡坡如履平地，眨眼的工夫，她人已在一座凌空的小亭中，向邱萍招手。邱萍欲一口气冲上去，冲到最后几级却停下了，仰着头喘着气，对林杏花说：没人比得过你……男人都比不过。

邱萍登上小亭了，又说：有一个人倒可以和你较量一下，他每天练哑铃，冬天洗冷水澡，上楼梯一步两级……

林杏花笑道：你又来了，有话请直说，别弯弯绕绕的。

亭中眺望旭日东升，满天朝霞红胜火。林杏花心情激动，却扭头瞅邱萍，等她的下文呢。邱萍果然不绕了，说起赵渔近来的若干事情：玉林小区火锅店的那拨朋友，民间的慈善基金会，以及在眉山乡下盖了一座有庭院的房子，年底将竣工，云云。林杏花侧耳倾听。这些事她知道一些

——知道也想听呢。摘下一片树叶竖在嘴上，鼻头微翘杏眼专注。邱萍瞥她一眼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，自己都始料未及的，她想：赵渔是多么年轻啊。

而金教授的确是一位老人了。

她们回到宾馆，金教授已经起床。他张开双臂拥抱邱萍，又抱抱林杏花。他精神不错，吃早餐胃口也好。按照林杏花的建议，他们上午驱车直至洗象寺，下午转道洪椿坪。两处皆有可观：洗象寺距海拔 3000 余米的金顶不足十公里，近观云海异于摄身崖；洪椿坪的古木遮天蔽日，洪椿晓雨奇特之至，实则是林中雾潮湿扑面，几十年前蒋介石住下来就不想离开。汽车在盘山路上缓缓行驶，林杏花指点山峦，何处是金顶，何处是万佛顶，何处又是遥远的西岭雪山。奇峰异石在她的红唇间，穿插轶闻趣事，金教授听得忘形，不时拍拍她的手。下车步行时，他左手挽邱萍，右手挽林杏花，请游客拍下几张照片；同邱萍合影，从洗象寺照到洪椿坪。邱萍有些疑惑：金教授啥时候对照相着了迷呢？与她一拍再拍，拍不够似的。晚上他们仍住万年寺，因万年寺的海拔高度宜于老人睡眠。白色的“北京现代”低速盘下，迎着圆圆的落日，金教授随口吟道：

满目青山夕照明……

邱萍瞅一眼老人，欲言又止。

山中数日只觉短暂，依依不舍与林杏花道别，邱萍执她的手相望多时。约定节后在成都见面：吉胜街 77 号，或是邱萍在肖家河的电梯公寓。

金教授笑道：小林啊，我们对你是一见倾心。

林杏花说：我也是。我喜欢你们，有空再来呀。

汽车启动了，林杏花立在路边挥手，她的头顶是郭沫若手书的四个大字：天下名山。也许她故意站到牌匾下的，前年此地她曾经送走赵渔。

老夫少妻

第九章

本 能

沙发足够宽大，空调开到夏天的温度，胡乱放一张影碟，有“二级”镜头就行。二级片通常有故事情节的，符合他们的口味：一男一女街头相遇，不知怎么就走到一起了，就同处一室了。接吻……

入冬后的一天下午，金教授在府南河边散步，忽遇一场偏东雨，出租车又叫不上。冒雨回吉胜街，内衣都淋湿了。邱萍下班回家，金教授在床上躺着呢。一摸额头滚烫，邱萍忍不住抱怨：中午我就说过，今天有雨，有雨，可您偏不信。下雨找个地方躲一躲嘛，硬撑着跑回来。这可好，体温三十九度，弄不好上医院打吊针呢。您不是年轻人了，您的身子宝贵——以后再也不许这样。再这样我生气了，找秦教授告您去。

金教授闭上眼凭她抱怨，东北话数落人也好听。金教授的嘴角浮着微笑呢，邱萍赌气，下楼买药去了。

手持长扫帚的老曹正与什么人发生争执，面红耳赤的。邱萍想：这些天咋没看见郁金香呢？

邱萍回家抱怨，其实另有原因的。单位正起闲言，说她心怀叵测，要用三五年的时间将金教授送上西天，好继承大宗遗产。——这年头有啥爱不爱的，一切都是算计。别看邱萍年纪轻轻外表单纯，实则老谋深算，把金教授哄得团团转，转昏了，倒下了，一命归西了，邱萍摇身一变成富婆，帅男人棒小伙任挑任选。有人在河边看见金教授，大吃一惊：半年前风度翩翩的老人，眼下病歪歪扶着栏杆走。老态龙钟尚不足形容，简直就是行将就木之人——邱萍备下了一口棺材哩，只等将名满天下的金教授装进去，埋了完事，扭头过上新生活，花不尽浪不完……那生一张扁脸的尤科暗里散布流言，明里又巴结她，奉承她，有事没事到她的办公室坐一屁股。尤科说，局长找他谈过话了，他希望与邱萍尽释前嫌，携手并肩干好工作，不辜负领导

栽培。邱萍原是与人为善，便信了他的话，笑脸迎他的扁脸。适逢局长安排他俩到郊县出一趟差，尤科趁机大献殷勤。企业设酒宴款待，尤科替她接下几杯五粮液。酒后故意踉跄，扶了邱萍的肩膀，嘴唇擦着她的耳垂说：邱萍我崇拜你！好多年了……可我又恨你！你对我正眼不瞧……企业安排他们进洗脚房，趁小姐离开了，尤科翻身下床跪到她双腿前，捧起她的脚，不由分说地洗起来，搅得木盆水花四溅；嘴上也不空，连声叫她：邱萍，邱萍，我这颗心啊……我老婆不值一提，我十年八年等你！他胡乱搓揉，弄得她痒痒，笑也不是拒也不是。小姐回房吃吃的笑，一个说：要不我们出去吧。

当天晚上十一点，尤科酒醒了，驾车回蓉城，对邱萍再诉衷情，声称要把心掏给她。他刹车拥抱她，她奋力挣开，却来了一阵心跳：黑灯瞎火的乡村公路……

事后邱萍忆及这一幕，倒也原谅他——这人大约真是暗恋她呢。金教授不是说过么？恋爱无大错……法国人判情杀罪也是从轻发落。两天前尤科过生日，邱萍应邀去了，一群准白领大闹一通，酒吧狂饮歌厅胡闹。邱萍中途告辞，尤科拉她的手不肯放，惹得两个女“死党”浪笑不已。今日却有邱萍要好的一位同事，对她细说尤科的行径：背地里煽风点火，形容她像美女蛇，要缠死金教授。而那两个女死党是尤科散布流言的得力助手，并与尤科有染，单位里无人不知，唯独瞒着不涉是非的邱萍……邱萍肺都气炸了。这位同事的话是可信的，因她从不道人短长。邱萍马上去找尤科论理，被她拦下。细想也是，尤科这种人有

啥道理可讲呢？嘴上甜蜜蜜，却巴不得一脚踩死你。卑鄙小人，扁脸乌贼……邱萍硬生生咽下一口气。下班一路寻思：他们说金教授病歪歪，不似当初矫健，倒不全是无中生有。金教授的身体，眼见得不如结婚前了，是跟他们的性生活有关系吗？那些日子是有些疯呢，两个身子动不动就缠上了。美女蛇……

邱萍买药回家，让金教授服下。是普通的感冒药，含了扑尔敏的。秦教授叮嘱过她，除非是重感冒，炎症厉害，否则不能让金教授吃抗菌素。秦教授说，金教授的抵抗力历来是好的，保养得当的话，活到九十岁没问题。可恨那尤科，偏说金教授只有三五年，大限就到了，邱萍的阴谋也得逞了。恶毒的坏家伙……邱萍恨得咬牙呢。

金教授沉沉睡去，邱萍在床前发了一回呆。老师体能下降，势必影响他暮年的雄心壮志：将人类学的研究融入当下的社会生活，带动一批后来者业余者，以愚公移山的韧性，匡正所谓现代性的日趋严重的偏颇。她可不能以一己之私，坏了老师的大事。对老师来说，事业是第一位的，生活是第二位的。燕尔新婚如胶似漆，蜜月过后就应当转入正轨，让大脑主持身体，而不是相反。别黏黏糊糊的，由着本能行事，你缠我我缠你……邱萍自责之切，眼泪都冒出来了。床头柜上放着那瓶伟哥，已用去大半瓶，吃半粒效果不明显，金教授固执地改为服一粒，性事方转正常。——照这么整下去咋得了啊？邱萍定定神，抹了眼泪。进厨房眼泪又下来了，她心里乱着呢。

老曹在楼下扯着喉咙说话，邱萍探头望一眼，心想：

老曹对谁都没个好声气……

日子往前推进，蓉城终于迎来了一场雨夹雪，气温陡降十余度。金教授呆在家里很少出门，心情郁闷，看书昏昏沉沉。邱萍在单位也不痛快，为工作上的事情同尤科吵了一架。那“乌贼脸”倒嬉皮笑脸的，她真想扇他。“乌贼脸”竟然说：日本人做过调查，男女吵架性欲高涨……

局长来了，板着面孔说：你们俩咋回事儿啊？老是不搞团结。

“乌贼脸”说：我是想搞的，人家邱萍不想搞。

邱萍横他一眼，走开了。下班路上又接到他的手机短信：我真诚地希望你搞团结，紧紧地和你搞在一起！

邱萍回家，却对金教授露出笑脸，系上围裙做晚饭。金教授是老男孩儿，她是老男孩身边的小女孩儿呢。她有营造气氛的责任，让金教授浮现笑容。金教授近来笑影少了，举止有些迟钝了，她暗暗自责呢。她哼着小曲儿忙碌，将热腾腾的饭菜摆上餐桌，斟上两杯茅台酒。她讲外面流传的官场笑话，小道消息——金教授历来重视小道消息，认为它即使不是真的，也传达了真实而又丰富的社会信息。而时下网上的小道消息更是五花八门……金教授认真听，话匣子随之打开了，邱萍舒一口气，夹菜吃酒。——她也习惯喝点白酒了，金教授抽烟，她也点上一支，从头抽到尾。金教授烟瘾大，她与其被动吸烟，不如主动品尝。办公室的抽屉里也放着一包烟呢，高兴或烦恼都来一支。金教授有抽“倒床烟”的习惯，几十年了，邱萍也不忍心让他戒掉，自个儿适应就是了。总的说来，金教授在生活细

节上的毛病不算多。这是一位表里一致的老人，精神境界非常人可比，邱萍当初仰望他，现在仍然仰望他。不过，十年前从排球场上得来的第一印象，眼下却减淡了。高大灵敏的金教授，眼下走路慢吞吞，背驼了，手颤了，刚劲之躯变得软绵绵。

日薄西山……

金教授说话来劲了，邱萍却又走神，留意他倒酒的动作小心翼翼，以免美酒抛洒。他洒过好几次了，心疼这贵州茅台酒厂专门派人送来的陈年佳酿。视线移开他倒酒的慢动作，却触到他脸上的寿斑……邱萍埋头吃菜，“乌贼脸”的话又在耳边聒噪：紧紧地和你搞在一起……这家伙精瘦，据说床上功夫了得。上次到郊县出差，她险些上了他的当呢。他在黑乎乎的乡村公路上停车，说是想听听蛙声，却转身就搂上她了，一面诉衷情一面摸她奶子，舌头抵入她的嘴唇。如果那天她多喝几杯酒，也许就难以自持了。——事后回想，她怦怦心跳哩。幸好“乌贼脸”是个坏人，小人，伪君子，如果他恰好相反，如果他明白示爱，一年年靠近她，寻机会袭击她，是否最终如愿以偿，紧紧地和她搞在一起呢？她能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吗？

她和金教授，多日未有满意的房事了。

她把那瓶伟哥藏了起来。报上有一则消息说，美国人已着手调查这种东西可能带来的副作用。她相信，它对金教授是有副作用的。夜里金教授寻它，光着身子下床，东翻西看的，她抿着嘴儿笑呢，拒不交出他的“武器”。金教授是喜欢灯光明亮的，吊灯壁灯全开着，邱萍瞅他的裸体，

一瞅再瞅的，笑容不觉凝固了，嘴角僵硬了。——伟岸的金教授，聚光灯下的裸体细看不得，那臀与腿的交界处，肉都快掉下来了。邱萍瞬间一念，真有些触目惊心，急忙掉头瞧了别处。金教授回到床上，拥她搓她吻她揉她，她好长时间配合艰难……

今晚将如何？她不知道。

离开药物的刺激，他们每晚都试的，成功率很低。

邱萍带回来一些影碟，主要是生活片，美国的、日本的、韩国的，不乏床上镜头。男女方始接吻，邱萍就有反应了，而金教授静静地抽烟，他还关心剧情呢。空调开到二十几度，邱萍单穿贴身内衣，线条起伏，浑圆的长腿搁在茶几上，两只秀脚互相交叉又分开，脚趾头蹭蹭小腿。剧情推向高潮，男女主角也进入高潮了，打架似的，呼哧呼哧……邱萍抱紧双臂抑制战栗，金教授侧身咬咬她的耳垂，半开玩笑说：

待会儿我们如法炮制。

他们关电视双双入浴，性事未能从浴室开始。

上床“如法炮制”，颠来倒去的，动作怪异表情夸张，弄了半天不尽人意。邱萍扭曲着，呻吟却与快乐无关。她快要哭起来了：快乐近在咫尺，她怎么老是够它不着呀？她离它很远吗？要命的不快乐，只因她太想快乐——真想啊。金教授强劲的身体哪儿去了？舞天弄地的雄风哪儿去了？老师啊，老公啊……老天啊。忽然灯灭了，卧室一片漆黑，金教授连珠炮似地说起脏话来。邱萍一愣。金教授扑过来，动作粗野伴着粗话，邱萍大慌哩，听清了几个字

眼：操你，干你，日你……邱萍慌乱之间又觉得脏话好听，脏话过瘾哩，像一排子弹射过来：噗噗噗……她迎上去，她仰面倒下了，她起伏如海浪。粗野带动粗野，脏话奉陪脏话：你操，你干，你日……疾风暴雨的两个人，余下的脏话更难听，因之而更过瘾。人类学学者，记下的俚语村话一大堆，却未曾料到，言词铿锵在床上。邱萍将快乐握在手中了，她哭着享受呢。

事毕金教授要开灯，邱萍按下他的手臂。污言秽语难为情哩，鬼话一旦出口，人话焉能继续？她崇敬的老师……她一时转不过这个弯。反观自己也够野的，指甲在老师身上划出了道道血痕。她喊出来的一些字眼，平时绞尽脑汁也想不起的。她只想静静地躺着，静静地。

金教授点了香烟慢慢抽，抚摸她柔顺的头发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夫妻二人变得有些怪异了，仿佛彼此的眼中映出了另外一个身影。邱萍下班回家，直接去了厨房，而往常她要先到书房，搂搂金教授，或坐在他的膝头上撒一回娇。——她在书房撒娇格外舒心哩，撒出一个小女孩儿，重返她的童年，摇晃在爸爸的膝头上。而老夫少妻的格局，撒娇乃是寻常一景。自然不乏抱着目的的女人，娇柔作态，百般魅惑，将老男人哄成小男孩，顺手掏他腰包。——也许时下这类情形居多：“少妻”目的性强，“老夫”又何尝不是呢？一个巴掌拍不响……邱萍显然是另外一种情形，她崇拜呢。崇拜的力量大，胜于掏腰包。女人留恋女孩儿的光景，古今中外皆然，况且，她爸爸死于她最想撒娇的年龄……她撒起来没完没了，东北土话一串一

串。金教授头上的光环，是天长日久形成的，融合了多种因素，象征着不同的角色。这光环纵有消失的一天，却不知哪年哪月。——也许它永不消逝呢。

邱萍回家话也少了，洗衣服拖地板，侍弄花草，她手头总有事干，不让自己闲着。金教授在书房里，高大的背影一动不动，写字不像写字，看书不像看书。上卫生间也不碰头，显然是躲着对方了。然而夜深人静，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坐到了电视机前，不开灯，不说话，各怀鬼胎似的，盯住那镜头扭曲的床上戏。他们在沙发上突然动起来了，大打出手似的，长腿一扫花瓶粉碎……污言秽语劈头盖脸，仿佛憋了一整天，憋的就是这个。大教授、研究生、名人、白领，被滔滔脏话悉数卷走。——不单复活了记忆，还自创新词儿哩，句句不堪入耳，却又句句动听。

脏话直如伟哥。两条黑影滚到了地板上。

睡觉时却分开了，邱萍自去客房。

弄成这样的局面，她和金教授凭着想象力是无法预料的。人类学家描述过这类经验么？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深描”。他们做田野调查，不必跑到村落——身体就是展开调查的场所。

深更半夜魔鬼出来，电影和生活展开了激烈的竞赛。茶几上空无一物，任凭肢体狂舞。——也不知是谁为魔鬼的出场做好了准备。沙发足够宽大，空调开到夏天的温度，胡乱放一张影碟，有“二级”镜头就行。二级片通常有故事情节的，符合他们的口味：一男一女街头相遇，不知怎么就走到一起了，就同处一室了。接吻……喘息够夸张的，

拥抱不是拥抱了，毋宁说是厮打，衣物哪是脱下的，是扯下了，给人的感觉要撕开肉体，性爱弥漫着血腥气。沙发上的两个人，各看各的，绝不用语言或眼神交流：一切都趋向狂野。或者说，为狂野作准备。邱萍抖上了，金教授还在抽烟——预热过程有差异的。可是金教授的长臂伸过来了，像章鱼抛出的吸盘，对准她的奶子，捏得她生疼。她回敬他，像女局长那样抓他。

两个人抓扯开了。响声怪异，盖过了电视机。

肢体狂舞……

周末逢着阴雨天，邱萍上街买菜，撑着雨伞。老曹独坐门房想心事，却不忘冲她露齿笑笑。郁金香和老曹离婚的事，人人都知道了，邱萍想：她干吗要离开呢？宁愿回冬瓜场也要同老曹分手。莫非性事不谐调？瞧那老曹精神蛮好……

大白天的邱萍，想着夜里的事情。以前可不是这样。变化是明显的。不过，她追踪着这种变化，她要清理这些天……菜市场她东瞅西看的，想着买蒜，却买了一把葱。狭长的吉胜街，她走一截想一截，几次停在了细雨中，店主们欣赏她又揣摩她，她什么都看不见。阴沉沉的天空下，羽绒衣雪白，牛仔裤笔挺。金教授他……她渐渐有些明白了，他们的胡言乱语来自何处，疯狂的“深夜节目”来自何处。眼泪涌出眼眶，她抹了又抹。她祈祷：但愿这疯狂的潮水退去之后，她和老师将重新赢得日常的宁静。

回家她向金教授展露笑容，细说中午的菜肴。令她不

解的是，金教授听了一句就走开了。吃饭时自饮茅台，她陪饮一杯。四目相对，金教授笑了笑。邱萍寻思：他啥意思呢？一顿饭也没说几句话，有点沉闷。

金教授饭后小憩，一般要睡到两三点钟。

窗外的天空布满阴云。

邱萍不睡午觉的，她进书房整理老师的文稿。金教授要出一本人类学论文集，跟李进的“今天”出版社谈妥了，年内交稿，赵渔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。但赵渔打电话问邱萍，邱萍却说，年内交稿有困难，希望推迟一个月。这些日子，金教授的心思哪能顾及他的文稿呢？书桌上放着从彭山仙女山买来的那本《彭祖御女术》，原来他一门心思研究这个……邱萍翻着书，细看那些夸张的插图，心想：别走火入魔才好。“用进废退”，这话未免太笼统，怎么用才能进呢？旧小说不是常形容某人“淘虚了身子”么？科学对这种事儿也没有权威的说法，金教授自己就是科学家呢。精液最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质……这是否意味着，她和金教授正做着一项有益的试验呢？换句话说，金教授是否正充分调动身体的野性潜能，以延缓性力的衰退呢？若是成功了，说几句脏话算什么呢？

邱萍芳心乱跳，脸儿红红的，真可谓娇艳欲滴。

她坐在转椅上，转了一个圈。四壁全是厚厚的经典。金教授伏案工作的地方，向来有一种严谨的气氛。可是这老男孩儿背着她琢磨邪书哩，饭桌上他莫名其妙地笑，肯定跟邪书有关了。她认识金教授十年了，第一次看见他这样笑呢。

窗外的阴云压下来，书房的光线越发暗了。邱萍伸手向台灯，却有人进屋了，罕见的迅速，一只大手按在了她的手上。她仰脸他埋头，立刻吻上了，配合得分秒不差。他倒着抱她的身子呢，邱萍叫一声：电脑……他不管电脑，也不管她的羽绒衣牛仔裤，又扒又剥的，纽扣飞向天花板。她忙中抽空打开空调。她后退，靠在了书柜上。——红木书柜一声不响。宽大的书桌更结实，她一手护着电脑呢。哦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夫妻生活哪有禁区呀？没有不堪入耳，也没有不堪入目。目的只有一个：夫妻百年和好。夫妻携手往前奔呐，逢山开路遇水造桥……邱萍哭了，快乐来了。——快乐的人如何不哭？老师呀，我们、我们成功了吗？

晚上金教授倚在床头，望着邱萍说：也许我们胜利在望了。

金教授说“也许”，是因为金教授毕竟是金教授，凡事不会盲目乐观。他研究性学非一朝一夕了，东方的，西方的，现代的，古代的。英国蔼理士的《性心理学》，他读过两遍了，这部由一代名儒潘光旦先生翻译的七百多页的学术名著，对性变态、性倒错以及性无能均有独到的见解，并且展示了性经验及性差异的广阔空间，与经典的人类学著作异曲同工。金教授活学活用哩。他自知有一道坎儿，迈过去就迈过去了。迈不过去，它始终是一道坎儿。这坎儿有多高，取决于他体内的潜能究竟有多大。而调动潜能，理性并不是一个好帮手。——几十年来他就是太理性了。太多的社会角色霸占了他的身体。他要突出重围，方能返

回自身。他担心失掉邱萍。他赢得了自己就赢得她了。很难想象夫妻间“无性”的局面。事实上他在大学里就注意邱萍了，和她同台诗朗诵，他格外兴奋，连妻子都察觉了，半开玩笑地向他指出。当时他六十几岁，身体棒着呢。后来的七八年，大抵与性无关。——这七八年可不是空白，它滋生的东西阻碍了他的当下。这一点他不如老曹。老曹是见缝插针，死死地盯住本能。他错过了身体的好时光，但并不后悔。送走妻子是他的头等大事，其次是他的“学术转向”。前者用情后者用脑，撇下了一个欲字。七十五岁重拾爱欲，他和年轻的妻子双双坠入迷人的深潭。他自以为装备精良，但事实上，他准备得不够充分。性心理具有历史性，因之而具有极强的惯性。半年后他触到了那道坎儿。跨越艰难呐，9月、10月、11月……理性的努力均告失败，他求助于非理性。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谁不希望身心谐调呢？平时羞于启齿的，现在张口就来。粗话脏话源源不断，倒令他惊奇。——它们的贮藏量超过了他的想象。它们的能量又如何？不知道。非理性的东西，能用理性去测量吗？

未来是个测不准……

未来很快就来了：它们消耗自身的速度，同样超过了他的想象。再难听的话，说上几遍就不难听了；再野蛮的动作，重复几次就临近常态。他不至于变成性虐狂吧？不至于用绳子捆她、鞭子抽她、锥子刺她吧？毫无疑问，性虐狂诞生之日，即是金教授这样的男人死亡之时。

伟大的格尔茨说过，他高度赞同马科斯·韦伯所言：

人是悬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。

金教授宁愿死，也不会拆了这意义之网。

金教授尽量坦然面对，邱萍却是茫然，黯然。她主动发起野蛮攻击，并未抵达理想状态。邱萍毕竟是邱萍，东北小女子，又受过良好教育的。

二人的神经质达到了高度默契。有一天邱萍刚到单位，忽然又回家了，也不向金教授作解释。他们驱车出城，金教授悄声问：去哪儿？邱萍摇摇头，她也不知道去哪儿。高速路上她把汽车开到一百五十码，她阴着脸哩，而金教授面呈微笑，仿佛他知道所有的内情。下午拐上了一条乡村路，车子颠得怪好受，太阳偏西停在了一个古渡口。来了一位村头儿模样的男人，邱萍上前做解释，又塞给他一张百元钞票。他们进入农家院落，不多时就聚积了一群人，发音古怪。村头儿拿出干部腔，介绍“成都省”来的大专家，他下令，专家问啥就得说啥。于是七嘴八舌说开了，村民们倒善于说，只是土语太多。邱萍在本子上刷刷记着。金教授有些不安，提醒她：你这是“浅描”，田野调查不能这么干。邱萍白他一眼，继续在本子上画。村头儿遗憾地表示，他们冬至来就好了，村里有仪式，屠狗杀羊祭祀，然后大吃大喝，女人必须喝醉……邱萍画了一张图，所有的脸都围拢来，却有后生不停地挤眉弄眼。邱萍自语：这不是“深描”是啥？经典的深描——挤眼。金教授苦笑。邱萍是套用格尔茨《文化的解释》开篇讲的深描的例子。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跑出几百里路搞什么深描，岂不是荒唐之举？

房东生火做饭，村民们大都溜走了，留下的几个男女，大约跟村头儿有特殊关系。有趣的是，一切都配合默契，村头儿并未发出只言片语。这男人四十多岁，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大许多。他扮演的角色类似族长或部落酋长，当然，他的肢体语言，尤其是他的手势更靠近时下的官员。金教授对他产生了兴趣，酒桌上问这问那，却发现他的眼睛更喜欢射向邱萍。他的表情呈现了某种犹疑，仿佛酝酿着什么决定。邱萍配合着他有点射人的目光，不过时间不长。她转脸望着正在落山的太阳。他们喝度数很高的白酒。有人讲起了鬼事，像是拉家常。鬼是这个村庄的常住人口，通常是各家各户的亲戚，有名有姓，不单夜里出来活动，白天也在路上行走。阳光的照射对他们已经失效。村头儿漫不经心接过了鬼话，说他打三岁起就开始和鬼打交道了，村里村外的鬼一直同他有联系，他还召集“鬼群众”开过会呢。邱萍记下鬼群众，村头儿探头瞧，碰了她的脸。金教授不觉身子一颤。

下饭桌已是黄昏时分，村头儿抽着金教授的中华牌香烟，微笑着说：你们要去那渡口，小心死棒上岸。好几条光棍都是投河自尽的。

村头儿陪他俩走了一段，又说：受人钱财替人消灾，紧要关头我会出现的……请一路走好。

邱萍回望他时，百米之外的村头儿一闪就没了。

邱萍咕哝：没准儿他就是鬼。

薄暮中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到古渡口，站在大榕树下。死棒夏天上岸，通常在这儿乘凉，或盘腿坐地，或蹿上树

梢。此地有山有水，村落在山水间。山不高水不阔，却足以藏下历代鬼魂。村民们大都有鬼魂附体吧？金教授迎着河面吹来的风，喃喃自语。邱萍似乎没听见，她东张西望。

两个人在野地里四处乱走，漆黑的天幕，几颗星挤眉弄眼，却教人打寒噤，哪有心思深描？明明在路上走，却感觉飘起来了，并且被什么东西强行隔开，摸黑好一阵才互相靠近。他们紧紧拉着手，甚至抱着走，朝村落的灯火前行。来时两三里地，回去总也走不近，那远方的灯火如同鬼火游移。平地起了一股阴风，吹开二人紧扣的手指。邱萍消失了。金教授呼唤她，浑厚的京腔像蚊子叫。野地广阔，金教授摸索着走到山脚下了，却哪有邱萍的身影？心中大慌，呼喊又送不出去，只因夜色太稠。他跌跌撞撞地走着，忽而双膝跪地，忽而倒进灌木丛。他抹了一把脸，看星星眨眼睛，竟迎来了一股暖流，仿佛背后有一只手，托他凌空而起。欲鬼欲仙……金教授飘飘然了。隐约听见有人交谈，循声而去，伸出他的长臂，摸到了一个人，不是邱萍是谁？然而邱萍的身子是横在空中的，并且显得舒适、惬意，她出气的声音跟往常有差异。金教授想让她竖起，却触摸到另一只手——这人是村头儿，戴着一顶帽子。村头儿放下怀中的邱萍，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金教授的眼睛。他说，几条投河自尽的光棍全都上岸了，如果他单拿手电筒不戴帽子的话，死棒们定会围上邱萍，跳舞或嬉戏，撩拨她身上的柔软部位。不过，死棒们未必强暴她，他们生前也好客，在漂亮女人面前也羞涩。他们包围她直至天亮，然后扑通扑通跳回河里去。

村头儿边走边说，做着正常人的手势。邱萍揭下他的帽子，在手中玩弄着，出气的声音很惬意。村头儿瞥她一眼，拿回他的帽子说：

这是宝器。

半夜里，金教授和邱萍躺在了一张床上，并且听从了房东的劝告：不洗脸。山中有野物叫，方形窗口只剩一颗星。二人脱光身子，自然而然就搂上了，交欢游刃有余，一次又一次的。金教授在下面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弄不好就会刺破屋顶。中途他做了一个动作，弯曲了一下膝盖，似乎想证明自己不是死棒。他俯身问邱萍：

你一直在他的怀里么？

邱萍说：是的。

第二天他们又走访了一些人，看了村里的祠堂和庙宇。村头儿始终陪着，邱萍亲昵地拍拍他看上去五十多岁的脸，似乎犒劳他，昨夜护卫有功。她照例刷刷刷做着记录，在某一页标上“深描”，另一页标上“浅描”。金教授不以为然，但没有嘲讽她。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大教授，他从来都是鼓励学生，而不是挫伤学生的积极性。村里有一种蛊惑人的东西，无处显形又无处不在，像这个季节弥漫在空中的薄雾。邱萍倒着走哩，眯眼瞅那红脸膛的村头儿。金教授不喜欢她伸手拍村头儿的脸。

村里人盛情款待，杀了一条狗。吃过晚饭他们才上路，汽车路过古渡口，邱萍刹了一脚，朝河里抛出一些硬币。和村头儿作别时，她表示，以后还想来。不料村头儿摇头说：

你不能来了，死棒已经看上你了，即使我把他们喝住，村里的光棍们也忍不住。再说，还有我呢。昨夜我蹲在你们的墙下，抽完了一盒中华烟……

汽车颠簸十分舒服，金教授伸手摸上了，汽车未及停稳，两个人已做成一处，仿佛浑身是劲。金教授的半截身子悬在车外，两脚朝上又向下。邱萍笑起来，梦呓般来一句：深描……两个身子裹在一起，而身子在汽车里，汽车又在旷野中。旷野呢？旷野被更大的东西层层包裹。

车上高速路，金教授响起了鼾声。抵蓉城已是后半夜，他们按规定洗了车，回家又洗了澡，除掉指甲缝里的泥垢，容光焕发几分钟，旋即周身乏力。金教授直挺挺倒床便睡，翌日午后方醒来，看见邱萍正背向他翻看手机短信。

下午他呆在书房，取下一部又一部厚厚的人类学经典，看得心不在焉。楼道上响起足音，他听出是商女。

整个晚上，他和邱萍几乎一言不发，碰碰视线也及时挪开。邱萍把她记得满满的笔记本锁进抽屉，打开了她的业务书，还填了几张什么表，分别在右上方贴上她的两寸彩照。宽衣上床，倒是动作一致，余光捕捉余光：体内还残存着魅惑之气么？肌肤摩擦，双腿用力交织，试了若干次均告无效——其实这是预料中的事情，旷野怎么能带回成都？

没辙了。

咋办呢？

出了两三个太阳之后，蓉城又是阴雨天，阴风满街刮

着。凄凉的十二月。不言而喻，他们已回到蓉城的季节当中，再难遭遇陌生而野性的时空。2003年将要结束了，日历上还有二十几天，不到四周。2004……

邱萍在单位，金教授伫立窗前，双臂交叉像抱着愁绪。他竭力回忆那神秘之旅，越回忆越模糊，简直像一次梦游。似乎有人提醒他：唯一的选择，只能在他日常生活的所在地实施突围。

突围突不出去，他又不想乱来，比如用上锥子或鞭子。邱萍神经质的眼神，表明了一种默许。可他能举起鞭子么？

唉，真是无助。

岂止他无助，邱萍更无助呢，她那神经质的、异乎寻常的、夹杂着复杂成分的、本不该属于她的眼神，任何人一瞥之下都会终身难忘。

我的邱萍啊……

有一天下午郁金香来敲门，老人缓缓走过去，长时间给她拥抱。他知道了老曹和郁金香的“秘密协定”，赞赏之余亦复伤感，几乎流泪了。郁金香离开他，走到门口了，又回头抱他，踮脚亲他的脸颊。他目送她下楼，瞧她的背影，她在拐角处转身的样子，她仰面嫣然一笑……“流水花落春去矣，天上人间。”

下午，邱萍打电话说，单位搞活动，她不回家吃晚饭了。

年底单位活动多，公款消费，变着法子取乐。邱萍本欲推辞，局长却拉着她，要她主持节目呢；并且敦促她和“乌贼脸”搞团结。局长说：你们俩听着，圣诞节前必须搞

好关系，否则我扣你们的奖金，还要让你们当着大家的面唱歌跳舞。

邱萍敷衍着，尤科来劲了，上班巴结她，下班发来手机短信，一改淫秽的双关语。这个尤科，金教授也认识的，邱萍曾经几番提到他，金教授并未放在心上。有一次邱萍喝醉了，尤科和一个女人送她回来，搀她上楼，将她揽在身上呢，金教授不觉皱眉头。这扁脸小伙子据说一肚子坏水，邱萍既然恨他，干吗要他送她？金教授开始留神他了。爱与恨都有可能让男女纠缠到一起……他一天到晚给邱萍发短信，啥意思呢？虽然都是些普通的笑话，夹带几句奉承，邱萍念给他听，他却有些狐疑：一肚子坏水的男人，在何种情形之下才会变得彬彬有礼？他提醒邱萍，邱萍说：您放心吧，我是看在局长的面子上，没和他翻脸罢了。他发他的，我可不理他……

可是……她真的不理他吗？

金教授在窗前站了一会儿，腰酸腿软的，慢慢挪到沙发上。都是前些日子闹的，家里跳来跳去，拿身体做实验，碰坏了一只清代花瓶……双臂的肌肉还在疼痛呢。用进废退，采阴补阳，野性攻击。卧室、书房、客厅，一度弥漫了某种气息，却未能持久。他又不行了。非理性回到理性，越发不行，好像骨头都在发软。两口子深夜相拥而泣……第二天不约而同地露出笑脸，笑脸却分明藏着悲哀。——那一刻金教授读到邱萍的眼神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啊，没有一个现成的词语足以形容。

晚饭他喝了一点粥。阴雨天黑得早，室内物什模糊，

他也不开灯。生命中的漫漫长夜……他偏与黑暗作斗争。他打了一个盹儿，醒来便思索，试图以局外人的目光打量这场婚姻。可是难呐。纵是大教授也分身乏术。邱萍……羽绒衣牛仔裤蹦蹦跳跳。他本能地掌控她，不惜动用偶像的全部力量。老迈之躯拽住她，吸吮她的青春：同她接吻的时候他有这冲动的，暮气欲与朝气混为一气。邱萍无疑是爱着他，爱是一种障眼之物，阻碍她的嗅觉深入他的皮下。与她缠吻他有一种吞噬的感觉呢，他咬她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。蜜月里她戏称他：我的大色狼……最近他又咬上了，却感到牙齿不好使，咬在口中要脱落。一匹老狼……像马克·吐温笔下那匹蹒跚的老狼。

狼老了，扑不动了。

吊诡的是，金教授年逾古稀，眼前才闪现狼的身影。

这会儿他摊开四肢，两条长腿放在木质的茶几上。性爱道具诉说着短暂的辉煌，他仰着脑袋不想听了。风暴已经过去，周身疲惫，四下死一般的沉寂。

金教授又睡着了。

邱萍回来蹑手蹑脚，开门轻微地“咔嚓”。她在楼下就看见了，家里黑着。歌厅酒气熏人，她好不容易才脱身，甩掉尤科。她径直去了卧室，床是空的，这人在哪儿呢？卧室有一股气味儿，客厅也有，进屋时她就闻到了，走几步味儿愈浓。她仔细辨认着，吸了几回鼻子。蓦然觉得是一股腐朽的气息，甚至、甚至像一股棺材气。她吓一跳：莫非金夫人卷土重来？她睡的这间屋这张床，原是金夫人的，近日她才挪到客房。她不信鬼神，却对灵魂抱着虔诚，

比如父亲的亡灵向来离她不远。她嗅嗅床单、枕头，棺材气依旧，却透出男性的体征，金夫人可以排除了。她退出卧室，鼻孔朝着黑乎乎的客厅，深吸一口，那棺材气直入肺腑，她赶紧吐出来。咋回事儿呢？哪来的气味儿？外面下着雨，家里没开空调，窗户又不透风。这客厅……她朝书房走去，瞥一眼大沙发，悚然一惊：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摆在沙发与茶几之间，像个十字架。邱萍差点叫出声来了，急切之间掠夺一念：这黑色的庞然大物是金教授呀。她走近金教授，听见细微的鼾声，松了一口气：唉，吓死我了。

她坐下来，正面瞅瞅金教授，她心有余悸呢。有微弱的光线照在金教授的脸上，脸色灰暗，摊开的双臂真长啊，难怪像十字架呢，他占据了一张三人沙发。那棺材气又来了，似乎就在鼻子底下。邱萍摸摸金教授，长长的手指又硬又凉，她身子猛一颤，像触到了一具尸体。一根……死棒。

她盖了毯子在他身上，走开了，回自己的房间开灯关门。

冷雨敲窗……

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她听见金教授在客厅唤：

邱萍啊，你回来了吗？

她应声出去，将窗户全敞开了，同时将那棺材气封闭在记忆里，以便驱散它。所有的灯都亮了，照着穿黑色羊绒大衣的金教授。她冲了热牛奶放到他手边。金教授抽烟，她也点一支。

那气味儿淡了。

金教授握着牛奶杯子走动，邱萍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。

金教授说：今天散得这么早啊？才十点钟。

邱萍说：他们还在闹呢。

金教授说：又喝酒啦？

邱萍说：只喝了一点。

金教授喝牛奶，喉咙里咕咕咕的。他不停地说着话，家里有人了，唤起他说话的欲望。带着磁性的普通话，虽然中气减弱了，却仍在客厅回荡。邱萍“嗯呐”着，目光投向电视机。

金教授说：今晚一起睡吧。

邱萍说：啊？

金教授的大手搁在她的肩膀上。

她把卧室的床单、被套、枕头套全都换了，布下几袋“芳漫”——用几种干花做成的香囊。她把换下的东西塞进洗衣机，盖上盖子，又将“主卫”的门关严实了，床头对面挂上一幅朋友送的油画，描绘藏族风情的写实作品，色彩明亮。

金教授笑道：邱萍你布置新房啊？

夫妻同浴，邱萍替金教授抹浴液，抹了一遍又一遍，头发也是，洗了又洗。浴室蒸汽弥漫，镜中人影模糊，邱萍使劲搓呢，金教授宽阔的背上现出红色。金教授说：你把我整散架啦。你的力气越来越大……

躺到床上，她舒出一口气。

金教授侧身吻她。“安利”牙膏漱过的口，唇舌生香。

整夜灯亮着。

金教授调养了几天，精神好些了，书房里能工作大半天。家里的棺材气完全消失了。这气味儿的出现，应该说是有特殊条件的：金教授身体不适，心情也郁闷，三天未曾出门，更兼冬雨连绵门窗紧闭……而那天晚上邱萍离开歌厅，原是处于兴奋状态——她有点神经过敏了。金教授怎么会散发出棺材气呢？暮气是有的，却远远够不上棺材气。邱萍一心想要说服自己，于是就被说服了。她给金教授另选了一件羊绒大衣，淡黄色，取代了那件黑色的。傍晚他们散步，周末驱车到郊外，或是在街上转转也是好的。生命在于运动呢，邱萍把这句名言挂在嘴边。她盘算着，春节选一个南方城市，广州或珠海……

邱萍的单位，集体活动更频繁了，科室之间相邀，请来领导。又有相关的企业或部门宴请他们，中层以上一律出席。金教授对邱萍说：你去吧，去吧，不要搞特殊。

邱萍有时整天在外，打电话请“小陶红”到吉胜街照看一下，发挥她的特长，为金教授做一顿美味。“小陶红”应声而来，不单弄美味，还干别的，一呆大半天。她打电话给邱萍，说有她在呢，不必惦记着金教授。

夜里邱萍归家晚，十一点乃至十二点，脸儿红红的，带着甜酒气。她收到的手机短信空前增多，金教授随口问：又是尤科吗？邱萍说：不是他，是黎总……邱萍上班、出差接触的人，常有总经理董事长，金教授当年也是这样的。他不大喜欢邱萍应酬多，不过，是他叫她去的，又不便食言。他只需给局长打个电话，邱萍晚上就在家了，他拿

起电话，没能拨出去。转念一想：单位应酬嘛……过一阵就清静了。

傍晚他独自散步，回家伫立窗前，抱着双臂，像几天前的那个老男人。——唉，上了年纪的人，动作要重复。斯特劳斯重不重复？爱因斯坦重不重复？伽达默尔呢？他活了一百岁了。萨特七十岁对记者说：我讨厌老年人……金教授想：萨特喜欢年轻人，尤其喜欢年轻的漂亮女人。可是漂亮女人喜欢谁呢？喜欢老头吗？二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，这几年好像蔚然成风。市场经济，女人们有选择捷径的权利。这也是个传统：几千年的老夫少妻。理论上你事事洞明，可一旦亲身经历，才发现美妙而平静的大海会掀起滔天巨浪。身心跌入炼狱——不错，就是炼狱。

身体这东西，要好好研究。身体哪里是身体本身。瞧那些西方大哲，围绕着身体做过多少文章啊。要好好读尼采。

还有情绪，也要研究，用你擅长的人类学的方法和眼光。而现象学对情绪的考察胜过任何心理学，比如海德格尔的生存论阐释……

金教授思考着，却留意着身后的座钟。

九点钟邱萍打来电话，说过一会儿就回家。

过一会儿是多久呢？是两个小时吗？

尤科……还有什么黎总。金教授听邱萍念过两三次了，发音怪亲切。谁是黎总？胖的还是瘦的？三十岁还是五十岁？金教授在乎这个了，时间就过得很慢。邱萍昨天说：

黎总想来拜访您呢。金教授想：只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……这年头的男人，狼着哩。

金教授来回走动，隔几分钟瞅一眼楼下。打邱萍的手机，没人接。歌厅酒吧闹翻天了，她听不见的。他以为过了半个小时，却刚过了十分钟。——这就是柏格森讲的心理时间？而心理时间与物理时间是没法换算的。金教授走进书房，摇摇头又出来了：这间屋子的时间过得更慢，恐怕十分钟才一分钟……金教授放了一张影碟，莎朗·斯通主演的《偷窥》，十年前他头一次看这东西，看得心惊肉跳。而妻子在他旁边，从头到尾一言不发。六十二岁的妻子，看三十岁的萨朗·斯通，那情形可想而知。片中的冷血杀手逼近他的美艳猎物，继而在电梯内得手时，金教授一阵窒息。

光碟放完了，时钟指着十一点五十。金教授缓缓站起身，朝窗口走去。事情也凑巧，他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宿舍大门外，邱萍从车上下来，向一个年轻的男人挥挥手。汽车启动了，隔着狭长的院子，金教授竟然看清了那白净面孔浮现的动人的笑容。不难想象，邱萍也在对他笑……

她朝三单元走过来，步履轻快。她顺手摘一朵月季花。

金教授干枯的大手抖上了。

邱萍进屋脱鞋，一面问：老师您洗澡了吗？

这几天她老是叫他洗澡，什么意思？

金教授说：今天我不想洗。玩得开心吧？

邱萍说：还可以。他们夸我唱歌呢，我还朗诵了一首诗。

她抱着换洗衣物出卧室进浴室，走路简直像跳舞。金教授贴着浴室的门，又问：你一个人朗诵啊？

邱萍打开浴霸，脱着衣服。她说：还有一个人，他的嗓音和您相似，有磁性，普通话也很标准。我们朗诵了北岛的一首诗。

金教授再问：他是谁呀？

邱萍说：黎总……

水流声哗哗。浴中的邱萍针对这个黎总又说了句什么，金教授没听清。她赤身裸体说着刚刚与她分手的、生着白净面孔、又能笑又能诗朗诵的黎总……

——冷血杀手瞧着莎朗·斯通。两双即将喷火的眼睛毫无表情。

金教授说：刚才有人送你回来。

邱萍也没听见。金教授提高嗓门重复：

刚才有人送你回来。

邱萍说：噢，是黎总。

金教授走开了。

——冷血杀手也是白净面孔……

他坐到沙发上抽烟，火柴划了三次。醋意在手上，黎总二字将它点燃了。吸烟的时候，醋意仿佛到了嘴边。吐出去的青烟用草书写下黎总。黎总翩翩起舞。

穿睡衣的邱萍走到他跟前，他定定神，弹掉烟灰。

他说：你先睡，我再坐一会儿。

邱萍犹豫着。他挥手说：去你的房间吧。明天你还要上班。

邱萍进屋躺下，客厅静悄悄。金教授睡眠少，再说他可能已经睡过了。老年人的睡眠没规律，睡囫囵觉的时候不多了。有时他在沙发上打盹儿……

邱萍在被窝里舒适地翻身，心思便离开金教授：黎总来了。黎总在车上冲她笑呢。他三十几岁当上大公司的老总。他和尤科是大学同学，都有省上的背景，所谓高干子弟。不过，他身上可没有尤科的纨绔气息。他对邱萍说，他也考过金教授的研究生，没考上。后来他去了华南理工学院，读书的同时到企业操练，从基层到中层，熟悉了十几个岗位。他甚至开过电梯、做过保安呢。业余他还写诗，在网上有一批读者。尤科介绍黎总同她认识的，初见面彼此都有好感。尤科说：邱萍，我是不入你的眼，可是这一位，复合型人才，顶尖级男人……

邱萍一时睡不着呢，金教授小声咳嗽，吐了一口痰，又咳上了。邱萍劝他改抽古巴雪茄，他不听的。替他想想也是，平生就这点嗜好。他在客厅干吗呢？

邱萍的心思转向金教授，叹了一口气。被窝暖融融，裸睡真舒服，翻身拥着被子，脸儿紧贴松软的枕头……黎总又来了，他请她跳舞呢，与她合唱引得掌声雷动，尤科带头尖叫。由于工作关系他们喝过茶的，尤科亦在，却找借口消失。黎总瞧她的眼神有点涩涩的，她倒没什么。对异性产生好感，很正常的呀。不过邱萍注意到，黎总对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三缄其口。也许邱萍想知道，谁是他老婆……

辗转无眠，她烦着呢。毋宁说她烦着快乐，今晚她喝

下三瓶半斤装的“黑啤”，是黎总的公司请客。

躺了许久灯还亮着。唉，睡吧。

她伸手关灯，突然门开了，金教授怒气冲冲地进来，拿着她的红色小手机。金教授劈头一句：你们上午就约上了，为什么瞒着我？

他把手机重重地扔给她。屏幕上有一排字：黎总请喝茶优雅尚舍。尤科发的短信，时间是上午十点。

邱萍说：我们谈工作呀。

金教授大手猛一挥：谈工作谈工作，从上午谈到深更半夜，比谈情说爱的时间还长啊？

邱萍叫道：老师您说啥呀？

金教授凑到床边：我说啥？你倒说说你想啥？心情激动吧？回味无穷吧？这会儿他们还没散，黎总等着你哩。赶快去呀，叫他开车来接你。

邱萍摁手机，她明白了，是尤科几分钟前又发来一条短信。金教授看了，翻出他上午发的那一条。这家伙存心捣乱……

金教授甩门出去。邱萍哭了。

大约凌晨两三点，金教授摸上她的床，她刚入睡就被弄醒了。金教授骑上她，稀疏的头发耷在额头上，他使劲摇哩，他说：尤科，黎总，尤科，黎总……你接着回味，你享受吧，闭上眼睛想象吧。可别漏掉我，今晚演大戏哩，三英战吕布！

邱萍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，猛抬身子搂上金教授，叫老师又叫老公。她有啥错呀？老师怎能说这种话？什么三

英战吕布啊？天底下最难听的话都让她最崇敬的老师说出来啦。金教授倒下来了，她和他一起倒在床上，哭着吻他，叫他，迎他。金教授奋力施展开来，奇迹般制造了一个“深夜节目”，威风凛凛又得意洋洋。却说：老将出马一个顶俩……

邱萍推掉了单位的“集体寻欢”，对局长说，金教授生病了，她要待在家里。下午五点下班，她四点就回家了，金教授揶揄说：你这是何苦？酒吧多刺激，“优雅尚舍”好地方，还有什么“单行道”，帅哥猛男数不清哩。她把手机关了，躲避那些短信，他又说：明天在办公室慢慢看吧，没准儿九十九条呢。她含泪忍受着，傍晚拉他到河边散步，挽着他的胳膊。回家他继续刻薄，他刻薄上瘾了，变着法子打击邱萍。冬日里邱萍一身春装，绒衣配着牛仔裤，长腿细腰丰臀……金教授架了二郎腿，瞅她走动，忽然说：酒吧的女人都穿裙子吧？穿裙子挺方便。“单行道”流行一夜情……

墙角的座钟报时，金教授弹着烟灰说：进入高潮了，开始狂欢了，你不去真可惜。打开你的手机看看，是尤科的短信多呢，还是黎总的短信多。

邱萍一言不发，将小手机递给他，他又火了：要你自己看，我没你那份好心情！

夜里却又同房，金教授脱裤子的时候说：老夫豁出去了，战死在沙场。年轻汉子后来居上。

然而，刻薄话如同污言秽语，能量也是有限的。金教授未能再创奇迹，转面向邱萍索要伟哥。邱萍咬牙不给。

相持两三天她还是妥协了，金教授得了宝贝重振雄风，后生般扑腾，情话夹杂脏话，一并泼向娇妻。事后邱萍枕着他的长臂哭泣。

邱萍入梦多时，金教授还望着天花板。

本能的表演何时终了？

骨头发软。指尖打颤。灵魂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灵魂……

金教授两眼空洞，觉得自己像一副骷髅。

浑身解数使尽，落得如此局面。金教授像邱萍一样言语少了，两口子影子般地在家里移动，不时抬头瞧瞧对方，互相辨认着，好像昨天才认识。他们自说自话，一个对着墙壁，一个望着楼下。有时互相听见了，双双归于沉默。

这天晚上，他们吃过了，像成千上万的夫妻，上街转一圈回来，坐到电视机前。看过了新闻，又看央视戏曲频道的一台京戏，台上念唱做打，台下昏昏欲睡。电话响了，邱萍的上司、那位年轻的局长打来的，特意问候金教授的身体。金教授说，前几天有点感冒，现在好多了。金教授嗓音洪亮，局长就赞美他，老当益壮老骥伏枥之类；话头一转，却巧妙地提到省上来了检查团，这会儿正在某大酒店，团长点了邱萍的名……

金教授笑道：就是让她去娱乐嘛，你直说好了。

邱萍嘟哝：啥检查团呀，挂羊头卖狗肉。

金教授说：局长亲自下话了，你去吧，免得他们背后议论。我去书房。赵渔催我几次了，说这本书最好能赶上北京的国际书展。

邱萍走了。下楼足音轻快。

金教授没去书房，邱萍的足音把他的心思带走了。

他一支接一支抽烟，咳嗽也要抽。他自语，走来走去，巨大的身影投到地上或墙上。走到阳台仰望，天空挂着月亮呢。月晕环绕，明晨有大雾。峨眉山月半轮秋……其实在万年寺他已有预感，只不愿认输罢了。不愿认输，于是有了今天，老夫少妻陷入僵局。——也许它原本就是僵局，甚或注定是一场悲剧：老夫少妻这样的格局，酿成悲剧的因素太多了。若碰巧成了喜剧，大约也是各有所图吧。事实上邱萍无求于你。你吸引她，这倒是真的。你七十多岁风度翩翩。应该说让你们走到一块儿的东西，大致可以叫做爱情。爱情……对一个老年人来说，这个词儿真好。太好了，足以叫人忘乎所以。爱情来了，老年人束手就擒。没办法。年轻女人的爱情，永远是老年男人的稀缺资源。邱萍真是好姑娘，你折磨她，她还是你的邱萍。你充分利用你的吸引力，你要掌控她，从身体到念头。这是一条通往暴君的道路——你对亲爱的妻子实施暴政，想以此赢得风烛残年的幸福感。然而古往今来的暴政无不源于恐惧感。不错，你恐惧。你老了，不行了，你每天都在失去她。面对人世间的尤物你力不从心。你变态。变态也不行。你确实不行了。你浑身散发的暮气，难以覆盖她蓬勃向上的朝气。

时钟指向九点，战栗袭来。这个特殊的时刻形成的惯性，刺激金教授的神经。大酒店的歌舞厅……邱萍与谁共舞？团长、局长、尤科、黎总。四个男人传递花枝。她最

终落到黎总手上，帅男靓女一舞再舞。灯光幽暗他们大胆盯着看呢。他们叫着对方的名字：黎总、邱萍……东北小女子语音媚气，她照样噘着嘴呢。他们合唱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》，哀歌透出别样心曲。他们碰杯。相视一笑走开了，人群中却又互相寻找……

金教授双手捂脸急促喘气，痛苦的想象将他拉变形了。想象是有根据的，邱萍出门像小鸟出笼。——朝气自寻朝气，将暮气扔在家里。她要好的朋友没一个是老头。即如李进赵渔那一拨，邀请邱萍，金教授也很少去。谈得拢不等于合得来。有他在，气氛总是不够活泼。说什么心态年轻，扯淡。老男孩儿老顽童，全是矫揉造作。老还小是有的，那不过是暮气的集中反冲。

思来想去前景不妙。死死地拽住她？前景依然不妙。她是自由的女性，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”

十点钟了，邱萍没电话。

她打个电话回来又怎样呢？打过电话，她玩得更开心。

职业女性整天在外，娱乐活动名目繁多。圣诞节、元旦、春节、情人节、元宵节……

如果她是“全职太太”，问题倒简单一些。可她不是。不可能是。——假如你这么要求她，你就触犯了她的尊严。你所谓的爱情，将变成一连串的无理取闹。

无理取闹。你已经闹过多少次了？

你真不愿意失掉她。她可不是随便找来的一个街头女子。——她是邱萍啊。

金教授几乎绝望了，跌跌撞撞走向沙发，闭了一会儿眼睛。明亮的客厅一片漆黑。

让你所有的内心风暴尽快地消失吧。

老夫少妻

第十章

相爱者双双起舞

金教授摆手道：邱萍，你不要劝我。没用。我八十岁你才三十几岁，我八十五岁你不到四十岁，这种前景怎么说也是黯淡的，我倒没什么，可对你是毁灭性的。老师爱你，所以你非走不可。

眼看到年底了，金教授到医院做了一次例行检查。秦教授注视他良久，摇着头说：气色大不如前了。老金，你不听话。

金教授笑道：我咋不听话啦？二十年来我对你是言听计从。

秦教授说：你的眼球持续充血，不会是熬夜造成的。

金教授说：自从认识你以后，我就不再熬夜了。

秦教授挥挥手说：你别打岔。问题比你想象的要严重。我一看你的气色就知道你的健康状况，别以为我是西医教授，不懂祖国医学。虽然你检查的各项指标大致正常，但你这整架马车已经拉得很吃力了。你肾气不足，虚火上浮，动辄感冒。眼球持续充血不是一个好兆头。你必须停服那玩意儿，我是说伟哥。国内已有相关的病例报告，这种药物诱发某些病灶是可能的，甚至有双目失明的危险。偶尔吃一颗无妨，老兄，你吃得太多了。为了你那娇美的妻子，你不顾老迈之躯——老迈之躯你懂不懂？想多活几年你必须停止服用。

金教授皱着眉头问：停多久？

秦教授说：停半年再看。这个冬天我开几副药让你补补，不是一般的补。老兄，你要全力配合我。

金教授默然。事情严重了。

他早有预感，只不过未加证实罢了。

停服伟哥意味着什么呢？他试过不止一次两次，结果不妙。简单地说是干不起事。

男人之大不幸，莫过于床上的不幸。

结婚之初他想给邱萍一个惊喜。——他太想给邱萍惊喜了。入洞房没几天他就开始犯错误，借助药物显示能耐。他忘了道家文化的告诫，让性力自然生发，愈到暮年愈要小心。邱萍年轻，圆润，柔情似水，激发他绰绰有余。两口子琢磨房中术，寻出最佳节奏——若如是，绵延至八十岁是有把握的。他操之过急了。悔不该啊。多少欢娱的时光……

问题是：以后咋办呢？

咋办呢？

性事搁它一年半载，天垮不下来，书照读文章照写。可是邱萍咋办呢？三十岁的女人，夜夜都想要的。

老迈之躯……半年后他七十六了。纵是性力恢复三五成，也是强弩之末了。

强弩之末。爱之箭失去穿透力。

算了。认了。让大脑去穿透世界吧。

金教授在回家的路上、亦在家中自语，酝酿着一年之内的第二个重大决定。叹息，掉眼泪——邱萍将去矣，剩下一个孤老头子。她不走赶她走：老师的话你怎能不听？你是年轻的邱萍，你给老师带来了快乐，老师感激你，所以要赶走你——你到别的地方拥抱你的未来吧。老师这儿你没有未来，一天天地服侍我，像个保姆。老师已经无能为力了，没法制造那些个眩晕的夜晚了。同床共枕就得眩晕，缺了眩晕怎能叫同床共枕？直挺挺在你身边，挺尸似的。动作都是假动作，是虚招，雷声大雨点小。你强作欢容，你隐忍，你悄悄抹眼泪，你咬牙转移性力，上班忙碌

下班辛苦——你呀，你呀，邱萍啊，老师可不能让你这么过。再说老师也不想天天见你，晃来晃去的，脸儿白腿儿直奶子翘翘，说话跟唱歌似的，唱歌跟演员似的。你扭一扭老师怪难受哩，你笑一笑又招来虚招……啥恩爱夫妻？齐眉举案相敬如宾，全是给人看的。老师不要这个。你，邱萍，你也不要。咱俩都想要的东西它已经没啦。你走吧。你必须走，这事儿没得商量……

隆冬的府南河边，行人稀少。穿淡黄色羊绒大衣的金教授影单影只。他给邱萍打电话，谎称四川联大的几个老朋友要聚一聚，她尽管忙去，不必记挂他。

他去了杜甫草堂，一个人转悠，喃喃自语，跟亡妻又说上了。他说：

到头来弄成这样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

亡妻默然。过了一会儿才说：

我都看见啦，你和她，也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……

杜甫草堂也是游客少。无边落木潇潇下。

金教授迎着漫天黄叶，下定了决心。

夜里他抚摸邱萍的一头黑发。等她入睡了，他坐于床前，看她翻身、听她噉着嘴儿说梦话。

几个小时一晃而过。

第二天他亲自动手，弄了丰盛的晚餐。提篮上街去菜市场，包括老曹在内的许多人望他半天。

邱萍下班进屋时，酒菜已摆上餐桌了。邱萍笑问：老师……是您做的呀？

金教授说：不是我会是谁啊？今天让我好好伺候你。

邱萍说：今天啥日子？

金教授说：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来，先吃菜。

邱萍撇嘴道：您不讲我就不吃。

金教授笑道：明天好像是冬至，冬至进补，行了吧？

邱萍狐疑地伸筷子。明天是冬至吗？

几样菜都是她平素爱吃的，还熬了燕窝粥。金教授自饮茅台，为邱萍斟上红酒，小酒盅高脚杯一碰再碰。邱萍想：老师今天……可她真饿了，胃口正好呢，美美地吃了一通。金教授却停了箸，望着她，目光充满怜爱。

邱萍又狐疑了。

金教授说：吃吧，吃吧。

邱萍说：我吃饱了。老师，我咋觉得……您有话要说。

金教授举杯说：来，干一杯。

红酒白酒一饮而尽。

金教授说：邱萍啊，我们在一起快九个月了吧？

邱萍说：差不多。您说这个干吗？

金教授说：九个月，二百七十天。

邱萍皱眉头：您想说啥呢？

金教授点了香烟，徐徐道：邱萍，我们缘分尽了，你还是走吧。

邱萍吓一跳。

金教授说：我们的年龄悬殊，这对你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。谢谢你给了我这二百七十天——噢，还不止呢，自从你师母走了以后，你就常来照顾我。以后你也可以来，但你不是我妻子了。我没法做一个合格的丈夫。没办法。

我努力过，不行，越来越不行啦。前些日子我像个疯子。我折磨自己的爱人……

邱萍说：您不用自责。我能理解。我都能理解。

金教授说：理解就好。你有足够的内省力。你宽恕我这个老头子。邱萍啊，我就担心，你走后，有些阴影你挥之不去。

邱萍说：老师您千万别……

金教授摆手道：邱萍，你不要劝我。没用。我八十岁你才三十几岁，我八十五岁你不到四十岁，这种前景怎么说也是黯淡的，我倒没什么，可对你是毁灭性的。没理由。无论是你还是我。老师爱你，所以你非走不可。邱萍啊，我想这事儿想了很长时间了。

邱萍含泪道：可是我们之间……

金教授说：你是说我们的夫妻生活还可以是吧？告诉你，那是药物弄的。我们新婚的第三天我就用上它了。对不起，我一直瞒着你。我犯了个错误……秦教授骂我几次呢。现在我必须停止服用，要想长寿就别无选择。邱萍你懂我意思吧？

邱萍咬着下唇说：您知道我爱您。我可以不要。我做不到。

金教授说：你不能不要，那也是生命啊。饮食男女它占去一半。你衣食无忧，它占的份量更重了。——生活的情趣几乎全在上面呢。你怎能不要？你不要幸福吗？不要几十年的快乐吗？

金教授真不愧是金教授，一句顶一句。邱萍哭起来了，

身子剧烈抖动，最隐秘的话儿让金教授给说出来了。——她不止闪过一念呢，比如在峨眉山……她向往年轻。嫁给金教授于是她向往年轻。一天天地堆积下去，总有一天她渴望年轻……她扑过去了，跪在地板上哭泣，伤心是因为她服从了金教授的决心。老师老泪纵横，止都止不住。邱萍哭诉：

老师啊，老师啊，这叫我咋办呀？我下班回家您就赶我走，您这狠心的老师呀，不让我爱您，不让我伺候您。我走了，你又是个人。你一个人孤零零，你唤着邱萍……老师啊，让我做您的女儿吧。让我叫您一声爸爸。爸爸呀，我是您女儿邱萍，我爱您，疼您，照顾您，一辈子不离开您……

女儿叫了爸爸，爸爸搂上女儿——这庶几是个折衷的办法，是情感与理智交融的结果。金教授捧着邱萍的脸蛋儿说：

我答应你。不过，从明天开始……

那么今天？……

老夫少妻的最后一夜，金教授服下了一粒伟哥。邱萍唤他入浴时，又犹豫着服下半粒。他朝浴室走去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……漫长的生命中的几个小时，相爱者双双起舞。

金教授与邱萍分手，在吉胜街传得比风还快。小老板个个额手称庆，奔走相告：老夫少妻散伙啦。有好事者打媒体的热线电话，希望记者来采访，做名教授与他的漂亮

女弟子的后续报道。记者策划了选题报上去了，却未获批准。报社领导说：乱弹琴，老夫少妻，结婚是新闻，离婚算啥子新闻？记住，下回的炒作热点是老妻少夫……

群众看不成报纸，只得自编故事。有人甚至将邱萍说成艳贼，奔金教授的钱财而去，却遇上金教授这样的采花大盗，二人一面密戏，床上交不完的手，一面打着对方的鬼主意。这故事符合惯于读报的群众的猎奇心理，且能联想武侠电影，于是在街巷间广为传播。金教授携娇妻走得像模像样，为何突然分手呢？其间必有蹊跷。艳贼与大盗，高手过招哩，邱萍已然得手：她开的轿车，她住的电梯公寓，不可能没有金教授出的钱。而金教授并未输给她，每日与她变尽花样，采阴补阳——事实上金教授跟她早都有一腿了，不然何以收她做关门弟子？又何以动用社会关系安排她进质监局？金夫人死后，邱萍不顾四十多岁的年龄差距，横竖要嫁过来，她居心何在？司马昭之心，路人亦知……吉胜街的群众眼睛雪亮。但总的说来，邱萍和金教授战了个平手：各有所得各取所需。好一场老夫少妻的恶战啊，赤膊战心理战闪电战，色情味硝烟味都全了，并且符合社会！真是好故事，众口相传越说越圆满，有人干脆说：

这不是故事。这是真相，是铁的事实！

不难预料，金教授与邱萍之间发生的事，极有可能以这种方式进入市民们口头传承的历史。

至于老曹和郁金香，舆论却比较简单：看门老头瞅准时机挑个乡下妹子，睡了她一两年，也算艳福不浅。郁金

香该来，也该走——她总算是见过世面了，与老曹“拜拜”正是时候，三十几岁再嫁不难。

吉胜街的店主们兴奋了好几天，冬日晒太阳，一溜椅子排过去，众多脑袋发挥着想象。心理压力卸掉许多：老夫少妻不过如此嘛，开头风光，结局凄凉。还是寻常夫妻好，细水长流相伴到老。金教授从他们跟前走过，不复具有神秘感，甚至也不像大人物了——这老头终于翻出了底牌，其实也不咋的。一人上街孤孤单单，精气神也没了。有个店主半捂着嘴巴说：

邱萍废了他的武功！

众人大笑。

他们稍觉遗憾的，是金教授好像没听见，径自散步去了。

一个卖渔具的说：这老头走路不稳，该拿根拐杖了。

另一个卖卤肉的说：他那根拐杖软塌塌，只怕撑不住。

众人又笑，笑声震落了小叶榕的树叶子。

而小超市的老板朱军，近日笑不起来。工商局找他的麻烦，没收了他的假烟假酒，还要罚款，吊销营业执照。他整天提心吊胆，又遭胖老婆恶声埋怨，嚷着要离婚——都快要倾家荡产了，这日子有啥过头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！报上登载过专家的调查：两口子有钱了，男的多半要跑；两口子倒了霉，则是女人先溜。

胖老婆对朱军说：你做梦都想发财，你那点心思以为我不懂啊？你发财我就下课！你再讨个年轻的，过你的神仙日子，白天抱着啃，晚上搂着嚼。朱军你听着，老娘跟

你摊牌，你若东拼西凑交了罚款，你就滚蛋。你不滚我滚……

朱军想：你本来生得滚溜溜……

罚款数目大，朱军愁死了，找人疏通效果不佳。罚款期限一到，他就人财两空。老婆可不是威胁他。这几十年，他威胁过老婆多少次？数也数不清。生意看好股市看涨，老婆就来巴结他，无微不至地伺候他。现在倒过来了，朱军处处小心翼翼，宁愿做老婆的勤务兵，洗衣做饭样样干，包括捧了老婆的粗腿，这儿搓那儿揉的。并且问：

脚丫子痒不痒？

胖老婆闭目享受，睁眼时指点朱军：

你不是有个做大生意的朋友么？那个姓徐的，上次你请他吃饭，开了一瓶儿正品剑南春。你去找找他。

朱军一拍脑袋：嘿，我倒把他忘了。

黑衣男人半年未曾露面了，朱军也不知道他的手机号，只知那白嫩女孩儿住在吉胜街附近。朱军去了两回菜市场，出口处守半天，不见她的影儿。朱军寻思：莫非又搬走了？姓徐的像个黑道人物，行踪诡秘。朱军每日出门转悠，围着吉胜街转一大圈。入夜灯火辉煌，汽车来来去去，朱军撞见几个老头手挽女孩……唉，世道不公，有钱人多吃多占，他却担心失掉胖老婆——有老婆千般好啊，老婆若是跑了，他五十几岁成了单身汉，既无钱又无家，满世界的漂亮女人，他只能干瞪眼。沦为罪犯也说不准的，惹毛了，憋急了，他杀人越货，对邱萍或郁金香这样的女人实施强奸……

朱军心头慌，猫爪子挠似的。一日黄昏，他远远看见一个穿黑色风衣的修长男子，正走向他的黑车——不是姓徐的是谁？他大叫一声奔过去，车子启动了，只来得及辨认车牌号。几栋公寓楼他逐一打听，保安也斜他，继而驱赶他，仿佛他是一只到处乱飞的苍蝇。他想：他妈的高尚住宅……老子放你一把火。他在门岗外长时间徘徊，累了就蹲下。回家却对老婆报喜：有希望了。

是夜他爬到老婆身上，觉得脂肪好香。

朱军还是在菜市场碰上了白嫩女孩儿，她也穿风衣，紫红色的，显然和黑衣男子配成情侣装。女孩儿给老公打了电话，邀请朱军到她的住处等候。朱军昂然走进高尚小区，对保安不屑一顾——这些个看门狗，狗眼看人低……白嫩女孩儿的房间一片洁白，她沏了茶走过来了，真个长身玉立。朱军心底一阵哀叹：若是家里有个这样的，走来走去……黑衣男子归来，女孩儿小鸟般迎上去了，脱下他的黑风衣，拍拍他的黑线衣；转眼又去了厨房，系上一幅小巧的围裙。朱军细述罚款之事，用上了哭腔，黑衣男子只是听，并不表态。女孩儿端上几样下酒菜，细腰一扭弄汤菜去了。

黑衣男子举酒：喝。别愁眉苦脸的。

朱军说：心里慌，吃啥也不香。

黑衣男子瞅他一会儿，终于表态：我试试看。吃菜。

朱军顿时涌出几滴泪，拿纸币擦了。话题一转说到吉胜街77号的两对老夫少妻，朱军来劲了，说：徐总，我真服你了，好眼力，一瞧一个准儿。当时他们黏乎乎的，尤

其是金教授同那个质监局的邱萍，谁知不到一年……哈！满街都在议论哪。那老头走在街上东歪西倒，见美女就摇头，好像说，吃不下吃不下……

黑衣男人笑道：这事儿能上瘾。他不会认输的。

朱军忙问：你是说他还会弄一个？

黑衣男人说：只要他不死。

朱军口吃了：这个、这个……

黑衣男人说：那个叫郁金香的，她怎么样？

朱军摇头：惨，回冬瓜场了。你想见她？

黑衣男人笑笑，不置可否。

朱军补充说：郁金香的确有味道，那屁股扭得……

白嫩女孩儿入座，朱军敛住话头，赞美她做的菜。

白嫩女孩启齿娇笑，朱军忽觉气紧，几乎不敢仰视，只将头埋了，瞟那桌下的一双秀脚。

两天后，惶恐不安的朱军接到黑衣男人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。黑衣男人说，工商局他大致摆平了，不过，朱军得象征性地交上几千块钱。朱军感恩戴德，那边的电话已经挂了。——大老板不愿同小老板纠缠不休。

朱军重新过上了寻常百姓的寻常日子，整日价守他的小超市，喝点小酒，打打小牌，议论周遭发生的事情。店外若有靓女过，他瞅一眼就罢了，决不瞅第二眼。他得出结论说：

美女邪乎，看多了毒火攻心。

朱军仿佛脱胎换骨，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，道德感也增强了，鄙夷诸多社会现象，其中就包括老夫少妻。他在

店主们中间发表高论，却遭到讥讽。卖卤肉的男人说：朱军，你吃不上葡萄，就说葡萄酸。

朱军涨红了脸，很想说一句：老子哪天吃给你看……却又底气不足，未能说出口。不得已改成了另一句：我吃不上，你吃得上么？你连我都不如，你老婆像只瘟鸡。

卖卤肉的男人立刻回敬：你老婆油水多，像一条肥猪。

肥猪也好瘟鸡也罢，总归是自家老婆，不揍她揍谁去呀？店主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，有利于家庭和睦。老婆一个个喜形于色，她们趁热打铁，强调说：

云南人有句顺口溜——老夫配少妻，迟早是人家的。

朱军认同这句话，并及时加以传播。而自从他捧上了老婆的粗腿，老婆也对他宽松了，由他与店主们一块儿混说。朱军毕竟是做过几天大生意的，在吉胜街拥有一定的威信，有几分潜在的话语权。灾难临头时，神秘的黑衣男人助他一臂之力，显示了他不可小瞧的背景。他描述这位做建材的大老板，车子、房子、温柔小妻子……他边讲边做手势哩，目光对准谁，谁的头就会点一点。连顶撞他的卤菜店老板也恭维说：

朱军做过阔人，跟我们是不同的。

更有人鼓励他重操旧业卖假货，吉胜街四通八达，流动人口多。这人说：

朱军有胆量，爱拼才会赢。反正你有后台大老板撑腰……朱军，你敢不敢拼？

朱军含糊其辞：拼……

心下却想：再来一张罚款单，胖老婆都揍不成了。这

亏本生意如何做得？不干，不干。想怂恿我干啊？哼，老子就不干！

朱军吃一堑长一智，并且良心发现做了良民。白天奉公守法，夜里紧搂糟糠之妻。他脸上放光了，走路迈四方步。三五杯小酒下肚，他对人透露他的幸福生活的秘密：

我老婆她……啧啧，胖是胖，会打仗。

几个日头过去，蓉城下起了小雨，街面潮湿而阴冷。幸福的朱军站在他的小超市外，瞧瞧东街，望望西街。吃穿不愁，还有老婆搂，这叫知足者常乐……朱军品尝着传统词句，觉得自己不单活着，而且活得理由充足。不过，词句的后面隐隐晃动着几个诱人的面影，她们依稀是白嫩女孩儿、郁金香和邱萍。

老夫少妻

第十一章

秘密协定

金教授与“小陶红”同处一个家，亲密起于不透明。他们是模糊的，暧昧的，含蓄的，韵味的，不透明朝着透明出发，却是款款而行，一路风光好。

邱萍离开了金教授，几天茶饭不思。事情来得太突然。好端端地过着日子，却说走就走了。——金教授如此决断，她体谅到老人的良苦用心，越发伤感。上班恍恍惚惚，办公室独自垂泪。局长察觉了，找她谈话，她告以实情。这事儿反正包不住。局长盛赞金教授博大的胸怀，安慰她说，她在单位的工作不会因之而受到任何影响。尤科趁机讨好她，她冷冷的，于是转过身就使坏，命他的两个死党散布消息：邱萍接受了金教授一大笔赠款，少说有三十万吧。她嫁给金教授不足一年，平摊下来，一个月盈利三万。邱萍气哭了，转思气也无益，细细掂量人心险恶。——幸好她拥有深厚的人文功底，尚能洞察周遭。放眼看去，尤科这种人，不过是普遍流行的计算心态加张牙舞爪的一桩个例而已。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一批跳梁小丑，以人类学观之，真是不足挂齿。她犯得着与尤科这样的小丑计较么？再说他的乌贼脸委实难看呢。

洞察力使烦恼自消，而伤心怀抱难解难排：金教授吃啥呢？穿啥呢？早晚念叨她，他哭不哭呢？邱萍打电话想过去，金教授每每阻止她，限定她周末去一次。宅院里都传开了，老同志对金教授肃然起敬。——背地里也许换一副嘴脸，窃喜不已。金教授在电话里嗓音洪亮，邱萍想：他装……河边也碰不上金教授了，显然是避着她——真是一位坚决的老人啊，决不拖泥带水。老人因爱而坚决，邱萍由爱而伤心，相爱者咫尺天涯。邱萍呆在电梯公寓的第二十一层，望不尽的灰天，掉不完的泪。伤心将她包围了，啥时候才能云开雾散呢？

“小陶红”来陪她，逗她开心。开心完了又是伤心：邱萍半夜哭醒了，摸摸身边有个人儿，以为是金教授，一下子就搂上了。——原来是“小陶红”。这丹东女孩儿也让她给弄哭了，两个东北女子哭成一团，一个哭爱情，一个哭生意难做独闯艰辛。邱萍复睡去，“小陶红”却睁着眼睛……

第二天，“小陶红”买菜做饭。做好了，给金教授送去一份——她自作主张去的，守着金教授吃下一半才离开。邱萍下班回公寓，见“小陶红”正呆立落地窗前。邱萍捅捅她：喂，你又咋的啦？

“小陶红”转身说：我想给金教授做保姆去。先做保姆，然后……嫁给他。

邱萍摸她的额头：你病啦？

“小陶红”说：我没病，清醒着呢。金教授需要人照顾，弄饭给他吃，说话给他听。金教授不喜欢陌生人，我去正合适。伺候他我没一点心理障碍，我也崇拜他、喜欢他呢。你们度蜜月那阵子，幸福得要死要活的，我还嫉妒呢。

邱萍说：你别是抱了什么企图吧？

“小陶红”说：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。啥企图不企图的，难听。我伺候他又不是图财害命。

邱萍笑道：谁说你图财害命啊？你那德行我还不清楚？你生意做不动，就因为你心太实，把利润摆在明处啥的——唉，不做奸商难发财啊。不过，你到金教授那儿去，还想嫁给他，肯定有你自己的想法。

“小陶红”说：当然有想法啦，我好好照顾金教授，他安顿我的后半生。

邱萍说：你才二十五岁，比我还年轻。有些事儿，比如……比如爱情，咋办呢？

“小陶红”说：我暂且不考虑。五六年之内我会对金教授忠贞不二。我发誓。以后……以后再说吧。

邱萍问：再说是什么意思？

“小陶红”说：也许我悄悄处一个男朋友。我会掌握分寸的。邱萍，我学历不如你，自控能力并不比你差。你不是说我做不来奸商吗？我也不会糊弄金教授。我有良心。小时候，爸爸妈妈就夸我有良心。

邱萍说：单凭良心不够。我们之间得签一个协议，如果你中途变卦，我拿出协议给金教授看。

“小陶红”叫道：邱萍姐，这么说你同意啦？

邱萍说：还要看金教授的态度。

“小陶红”说：你帮帮我嘛。依你看有几成把握？

邱萍说：六七成吧。你这鬼精灵。金教授为人正派，但也不是那种死脑筋。他的确需要有人照顾，而你去又比较合适。

“小陶红”说：那我们起草协议吧。

邱萍笑道：急啥呢，晚上咱们再聊聊。

她们聊到半夜，并且签署了一份协议，条款分明，字句清晰。凡有表述模糊的，全都改过来了，比如“五六年之内”改为“六年之内”。其时“小陶红”三十一岁，金教授将满八十二岁，她可以暗中行事了，但前提是：“不能让

金教授有所察觉”。一旦察觉即属违约。这份协议涉及三个当事人的利益关系，虽然不是一份法律文件，却是有效的民间契约。“小陶红”垂泪了，抱着邱萍说：你有个好工作，我多么羡慕你啊。

周末邱萍去吉胜街，做饭洗衣忙了半天。她和金教授都显得不自然，不知说啥才好。夫妻关系解除了，男女记忆历历在目，又平添这几日的思念与伤感。——说啥好呢？金教授喃喃说，她走后他也过得挺好。邱萍说：您就别装了，我一进门就知道了。弄一箱方便面干吗呀？她抱怨开了，东北话一串一串，金教授竖着耳朵听呢。

饭桌上邱萍正经说到“小陶红”的愿望，金教授想了想说：让她来吧。她是个好孩子，我不会亏待她的。邱萍没想到事情如此顺利，她建议：金教授是否可以考虑搬到大学的小别墅住一阵子。金教授说：没必要。我在这儿习惯了。没人说三道四。我一个孤老头子，请保姆很正常嘛。我担心的，倒是委屈了“小陶红”。

邱萍想：但愿我们的计划皆大欢喜……

临走时金教授摸出一样东西塞给她，竟然是一张银行卡。金教授说：里面有十万块钱，做个纪念吧。邱萍忙推辞：我不能要您的钱，我不能……

那乌贼脸不是说她图金教授的钱财么？再说她也不缺钱。金教授像知她心事，笑着说：别管那些闲言碎语。我们不和他们一般见识，我们也不是活给他们看的。邱萍啊，你具有两种身份，曾经是我妻子，现在是我女儿，我给你一点钱，名正言顺。

邱萍不得已，将银行卡揣了，踮脚拥抱金教授，叫了一声爸爸。

邱萍在路上寻思：且将这笔钱存下，日后用来孝敬他老人家吧。

“小陶红”上门做保姆，换了一身朴素衣裳。她不仅能做菜，能讲媚气的东北话，她还学会了按摩呢。金教授的书房里有个按摩椅，他在桌前坐累了，腰肌劳损，便躺到按摩椅上。可是电动的玩意儿，怎及得一双灵巧的纤手呢？“小陶红”照着穴位按摩，轻重适度，一面柔声软语。金教授禁不住舒适地呻吟，睡一觉醒来，“小陶红”歪着头，双掌合十还在他身上敲打呢。他欠身欲说句什么，那纤手一下子拂过他的下体，他浑身一颤，她红着脸儿瞧了别处……她揽下本该是邱萍干的活儿，将金教授的文稿录入电脑，仔细校对了，再发送到邱萍的电子邮箱，请她过目。金教授投入工作时，她悄没声儿走动。有一回金教授看见她蹑手蹑脚的样儿，摇着头笑道：这鬼丫头……鬼丫头活泼可爱，又随时在他身边。——单位应酬之类，与她沾边的。晚上，她在自己房里捧读人类学入门读物哩。她对金教授说：我是您的保姆，可我也要求上进，争取做您的学生，像邱萍姐。金教授很高兴。时下的年轻人不兴读书，金教授深感忧虑呢。“小陶红”读书还做笔记，向金教授提一些问题，尽管幼稚、初级，金教授却饶有兴趣地回答，借此生发开去，大谈一通——这比他自言自语可强多了。金教授有对着墙壁说话的习惯，“小陶红”暗自好笑。她发现，金教授同她话渐多时，对墙壁就说得少了。几天下来，

她与金教授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，尤其是在做按摩的时候。默契是说：有些东西比说出来的更多。是些啥东西又不太清楚。——不清楚才好呢，才有意思呢，不清楚朝着清楚慢慢推进。

转眼又是周末，下午，邱萍到老师家，敲开门就感觉气氛变了。金教授面色红润嗓子洪亮，却不是装——老师装与不装，她心中有数的。金教授腰也直了，走路稳稳当当，吃饭胃口好……而“小陶红”为此付出的努力，她同样心中有数。善良的女人，向来善于在亲爱者中间寻找亲爱的证据。她们的计划进展顺利……邱萍不再伤感，却又添了惆怅：

她对老师的依恋将有所收敛了。

晚饭后她自回肖家河，“小陶红”站在楼梯口朝她飞吻，转过身掏钥匙开门。钥匙……“小陶红”要给金教授做按摩了，书房、客厅都是她的工作场所。邱萍下楼时想：

也许不久就移到卧室去了。

按摩是另一把钥匙吗？

邱萍回家，没情没绪的，抱着双臂立在窗前，“怅望西风抱闷思”。有人敲门。会是谁呢？

门外站着林杏花，一双杏眼闪闪发亮。

林杏花来过一次的，十月里，邱萍带她“认过门”。

邱萍说：你呀，你呀。

忙着沏茶削水果，坐到沙发上促膝交谈。说到与金教授分手的事儿，林杏花自是吃惊。却说：金教授执意让你离开他，完全是为了你啊，真是一位高尚的老人。

林杏花这一句，又让邱萍流泪了。

林杏花暗自叹息：两年前她在万年寺，不也曾几番流泪么？赵渔叫她林丫头……有情人难得美满！

转而说到“小陶红”，连同邱萍与她签的协议书——林杏花也不是外人，邱萍想听听她的道德判断。生活中许多事，并无统一的标准，既要考虑道德，又要考虑“当下性”。对一个认真活着的人来说，所谓良知，常常表现为“愿有良知”……林杏花细眉微蹙，翘鼻头格外俏呢——思索的女人和算计的女人判然有别。俄顷，她启齿笑道：

我觉得是一件好事，三全其美呢。签协议，这主意不错。我没见过“小陶红”，既然你信任她，我想，她也是值得信赖的。

邱萍喜得拥抱林杏花——有了这局外人的评价，邱萍心里更踏实了。

林杏花这次回成都要住上几天，邱萍说：没事儿来陪陪我，行吗？

林杏花欣然应允。邱萍说：明天我请你吃顿饭吧，我在家里弄，把他也请来，给他一个惊喜。

林杏花红了脸，却问：他是谁呀？

邱萍说：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我只知道一提起他呀，有些人眼神儿都变了。

林杏花笑道：我咋不觉得呀？

她想了想说：要不算了，这样不太好。

邱萍说：见一面也没啥，你们总得见面的。金教授讲过一句话，恋爱无大错。何况你们这柏拉图式的，叫人感

动呢。恋着一个人，真好。

林杏花悄声道：你也会一直恋着金教授的。

邱萍叹息：金教授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男人，样样都好，学问，品行，风度，慈悲心肠。这种人越来越少了。可我们年龄太悬殊……唉，不说这些了。

林杏花问：你以后……

邱萍说：碰碰运气吧。成都这么多人。

林杏花笑道：非得是成都的吗？

邱萍说：不一定。我也不是成都人。

林杏花说：我替你留意着，挑个好的，能与你般配的。

林杏花想起了一个人。这人也是大学教授，在秦岭的那一边。也是样样都好，并且年轻……

邱萍说：过一阵再说吧。我现在的情绪状态，离谈情说爱远着呢。

她停了停，又笑道：林杏花，你这是回报我么？

两个在峨眉山一见倾心的女人厮磨到深夜。翌日是星期天，林杏花早早过来，唤醒邱萍。邱萍慵懒地瞅着窗外说：天还没亮呢。

二人弄了午餐，专等赵渔过来。林杏花有些紧张：若是他的那一位一同前来……邱萍打赵渔的电话，只说找他有点事，并未叫他单独来。这不算正式的邀请，他单独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不过，另一种可能性同样存在：门铃响了，他身后站着她……林杏花不觉瞅了几回门，感到自己漂浮在偶然性之中。女人要猜想女人的，林杏花也不例外，她想：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？她漂亮吗？峨眉山听

金教授提过一句，林杏花已是遐想许多——念头自然生发，欲加阻止，它反而生得更快，发得更多。

林杏花在客厅里踱步呢，走到落地窗前，瞅着楼下。时间……此一刻她“时间着时间”，那永恒的流动挟裹她的心跳。他近了。她也近了吗？

林杏花沉浸于出神之思。说实在的，心思靠近那个人，她并无敌意，也说不上好奇。——好奇心总是短暂的。她可不好奇，她只不过有点儿惊奇：居然是在这里，可能同她不期而遇。那目光交汇的一刹那，将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？并且接下来——将她们带向何方？

邱萍悄悄挨上，抱着她的肩膀说：你凝神的模样真舒服……

赵渔进门说：召见我什么事呀？电话里也不说，神神秘秘的。

邱萍为他沏茶，继而请他入饭厅，一面问：商女呢？

赵渔说：中途接到她妈妈打来的电话，我送她去了梨花街。嗨，这么丰富啊。

邱萍笑道：你以为是款待你呀？

餐桌上摆着三副碗筷，赵渔欲撤下一副，邱萍说：你先别动。

赵渔问：你还有一位客人？

邱萍笑道：是我的客人，更是你的客人。

赵渔茫然。拍拍脑袋，却拍不出一个人来。

二人坐下了，赵渔扭头瞧——哪有人呢？

邱萍说：给你提示一下，前些日子我和金教授去过峨

眉山。

话音未落，书房有足音响起。这男人急视之，看见了穿蓝色翻领绒衣、杏黄休闲裤的林杏花。

握手。——这礼节真够简单的，却不至于在这样的场合忘情拥抱。

林杏花说：没想到吧？

赵渔说：没想到……

他想：一次又一次的“没想到”。总共有几次？四次还是五次？第一次是在前往球溪镇的那辆红色的长途客车上。四月的原野，正午的太阳，摇摇晃晃的乡村公路……

三个人吃上了。赵渔抬头时，林杏花也抬头。邱萍斟上三杯红酒。

一时无人说话，但闻杯盏相碰。

林杏花想：老天爷安排她去了梨花街……

赵渔和邱萍说起金教授的人类学论文集，林杏花倾听。

窗外是蓉城常有的那种灰天。人在高楼，心思在尺方的墙内。

时钟滴滴答答。金教授三个字不时出现在唇齿间。

两个女人言来语去，也是围绕着金教授，间或提到“小陶红”。赵渔抽烟。

二十几岁的“小陶红”给金教授当保姆，宅院里有议论，马社长还专门找赵渔谈过。赵渔应付而已。人老了，免不了议论这个，议论那个。即使金教授有欠妥之处，这种事儿也跟单位无关。何况金教授并无任何不妥。“名为小保姆，实为……”这类议论委实没道理。老同志眼馋值得

同情，但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呢？总不至于把一切都拉平吧？和谐社会，也不是这么个和谐法的。人与人有差距，先天的差距，后天的差距。计划经济时代也有八级工资制，有城乡二元分割。金教授有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，“小陶红”同样有。不错，自由，当下尤需仔细辨认它的踪迹，呵护它的生长，哪怕它已经被几股大力拉变形，比如：媒体疯狂渲染的消费主义是一股大力。自由正艰难穿越。金教授与“小陶红”，并非各自心怀鬼胎。赵渔几次上门谈稿子，对“小陶红”印象蛮好。这丹东女孩里外清爽，悉心伺候老人，还忙着自学，她和金教授显然达成了某种默契。也许她抱着某种目的性，却远远说不上不择手段。一老一少在家里，你唤我我唤你的，听不出一丝矫情。“小陶红”语音轻柔，金教授笑声朗朗。——这不是一幅动人的日常生活的图画么？

邱萍说：金教授他有一次……

林杏花说：金教授在洗象寺的时候……

赵渔想：老人依恋女孩子，国外并不少见，法国人还为这一现象发明了专门的词汇，纳入文化遗产。中国历史上，老夫少妻不足为奇。只是最近这几十年，由于男女平等，道德强化，老夫少妻几乎绝迹。眼下复活了，原因非常简单——有钱的男人多了。又因为贫富悬殊来得太快，很多人受不了。三十年前的新女性，眼下四五十岁的贤妻良母，无不觉得自己受了这一社会现象的污辱。这还不包括大量涌现的妓女。老夫少妻已经够她们受了。斗争在所难免——不斗才怪呢。为数众多的弱势男人是她们坚强的

同盟军。而随着重大利益继续失衡，男女比例空前失调，这一斗争势必长期化、复杂化。所谓“纺锤形”社会的构想，很大程度上是强势阶层联手制造的话语游戏。这个社会的运动方向，很难叫人乐观。柔性的日常生活，充满着血腥味呢。道德退场了，意义付之阙如——生活一旦是生活本身，缺了不止一个维度，谁有能力阻止一场持久的混战？

邱萍说：……

赵渔接着想：金教授和她，似乎属另一种类型。金教授魅力十足呢，商女是这么评价的。中国的老年男人，有魅力的原本少见，现代又逊于古代。金教授他们，可谓老年魅力的排头兵。主要是活力使然，外形倒在其次。金教授理性感性皆具备，又经历了两个迥异的时代的历练，释放得恰到好处，于是，魅力呈现了。邱萍崇拜他，继而爱上他，师生之恋、恋父情结均在其中。应该说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结合，也许时间稍嫌短暂——某个环节出了差错？与其说这桩婚姻失败了，不如说它收获的果实有限，留下了遗憾，也留下了探索的空间。

金教授迎来“小陶红”，是重新做一回实验？这跟化学没关系，虽然包括了化学成分。生理、心理、精神层面的，未知领域多着呢。中国的道家文化可资借鉴。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循序渐进，互相激活，制造有效的情境。要慢慢来，一定要慢慢来。祖孙辈正好呢，民间不是有一种说法——隔代亲么？金教授与“小陶红”同处一个家，亲密起于不透明。他们是模糊的，暧昧的，含蓄的，韵味的，

不透明朝着透明出发，却是款款而行，一路风光好。金教授将走向属于他的墓园——谁不走向属于自己的墓园呢？重要的是，要有飞翔的、升空的感觉。

也许这就是你所崇敬的德国大师标画的向死存在？

赵渔笑了笑。

林杏花替他夹菜呢，建议他少抽烟。他想：你和她也是款款而行，从球溪镇走到峨眉山，走到眼下。色醉……快三年了，你至今身在醉态中，这可真好。你们是在严格的意义上，揭示了这个身体——精神的双重主题。一见她你就微醺，仿佛面对空谷之幽兰。这该是大地对她的赠予吧？是峨眉仙山的赠与？然后，你和她互相赠予。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今生携手已成定局——谁说这不是一种携手呢？

午后喝茶。灰天显得可爱。

邱萍接到一个电话，出去了。下午四点左右她返回，看见林杏花的双颊像着了火。

老夫少妻

第十二章

余 音

郁金香前景看好。劳动挣钱，不凭脸蛋儿卖钱，活着有主见，将来处对象时，首先看自己喜欢不喜欢。——暗想那人什么样呢？

郁金香走了，邱萍走了，“春来茶”茶客依旧，老同志笑逐颜开。虽然金教授新添了一个可疑的小保姆，一时半刻却没啥动静。这事儿有待观察……老同志着实松了一口气，不复为老夫少妻的问题伤脑筋。有些具备条件的，比如马社长，已暗暗地开动脑筋。不会做鞋旁边有样……不单金教授是榜样，连看门的老曹也是榜样。同志们议论说：老曹和郁金香弄了一年多……一年多是个啥概念？好几百天呢。然而老同志的老婆眼睛雪亮，早就提高警惕性了——你今天开动脑筋，明天定叫你伤脑筋。

现在好了，就像刁德一对阿庆嫂说的：都走了。她们像约好了似的，郁金香前脚走，邱萍后脚离开。区别是：金教授下命令赶走邱萍；而老曹半夜哭天喊地，郁金香还是走了，拜拜了，婀娜身子别处穿梭去了。——这对老同志的自尊心庶几是个抚慰。

老曹从此不苟言笑，冬日里站大门一站半天。

马社长说：老曹怀念哩。

张同志说：老曹伤透了心，变成木偶了。

马社长说：这郁金香……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不至于回冬瓜场吧？

一个提前退休的中年妇女说：我敢肯定，郁金香就在城里。凭她那张脸……

中年妇女话外有话，马社长摇头，张同志笑笑。其他老同志琢磨着，想象着，品味着，思绪围绕郁金香。有人下意识掉头，仿佛郁金香俏立在身后。事实上，老同志虽然松了一口气，却也有点儿泄气：三天不见郁金香，这

心里头啊……一晃半个多月了，“春来茶”的气氛大不如前，呵欠多了，言语少了，下棋的老头也懒得争执。老曹提壶续水，板着面孔成了哑巴。铜壶堪称旧物了，睹物思人哩。马社长指出，还是郁金香掺茶的手艺高，滴水不漏并且优雅。老同志同声附和，张同志别出心裁的来一句：郁金香滴水不漏。此话有歧义，令人联想多多，几张老脸相视而笑。中年妇女不喜欢这暧昧的情形，脱口道：早晚是只漏壶。于是几乎哄堂大笑了。老曹在门外听不清的。

笑过之后却又冷场，惆怅像一股穿堂风。

马社长望着牌桌之间的过道，忘记出牌了。昔日的下属也不催他。一时皆沉默，沉默中的思念……那俊俏，那高挑，那屁股圆奶子翘……

“春来茶”的牌子让人给摘掉了。郁金香走了，哪来的阿庆嫂呢？

老曹夜夜抱着枕头睡觉，老同志拐着弯要嘲弄几句的。由于思念郁金香，看老曹越发不顺眼：这乡巴佬居然！长期搂着娇滴滴的郁金香，这事细想不像话哩：秩序颠倒，城里人单位人倒做了他的观众。老同志愤愤不平给予打击，有人说：老曹，这冬天到了，我送个暖壶给你，夜里暖暖脚。

老曹摆手：我是火体人，不用那东西。

中年妇女说：都什么年代了，用啥暖壶，电热毯多方便。

老曹说：我也不用电热毯，烤得干焦焦的。

马社长笑道：乡下语言就是生动贴切。老曹啊，你说你这干焦焦……

张同志环视诸人接上：老曹当初湿漉漉，眼下干焦焦。

一言未毕他先笑了，同志们明白过来开怀大笑。

真过瘾啊。奇怪的是老曹并不恼，微微一笑出去了。

老同志转而狐疑：莫非老曹另有法宝？

十二月中旬的一天下午，郁金香突然出现了，穿一件红底碎花小袄儿，配一条蓝色灯芯绒裤子，绾着一头乌发，愈显得面白唇红。她坐一辆小货车来的，带来一堆时令果蔬，俱乐部的同志见人有份。她还敲响三楼金教授的门，五楼赵渔夫妇的门。她旋风般快活的身影，将十几个脑袋刮得东歪西倒。老曹续水竭力忍住笑。郁金香替下他，提了铜壶在手，婀娜穿梭两三遭，为同志们一一点香烟呢。马社长嘟哝：阿庆嫂又回来了。只是他皮笑肉不笑，倒像那上了年纪的刁德一。老同志纷纷掏钱买烟，七嘴八舌问候郁金香，关心操心不一而足。中年妇女的眼白翻了又翻……郁金香却进了里屋，同老曹关起门来说话，半天不出来。老同志甚感纳闷：这婚都离了，还有啥可说的？

这天晚上，连老曹也一并消失了。马社长问张同志，张同志转问其他同志，个个茫然。替老曹看大门的，是宅院里的一个年轻人，绰号“刘半傻”，看上去似乎弱智，却对钞票格外较真。老曹出30元请他看一天，他很知足了，夜里得了小费却上交老曹。这住宅大院，刘半傻谁都不买账，只对老曹俯首称臣。谁对老曹不敬，刘半傻要怒目而视的。这会儿牌客打牌他看报，相安无事。他反复读着标题呢。马社长张同志议论老曹，引起他的注意了。他侧耳听一回，忽然笑起来，将两个拇指高高竖起，一点一点的，

他说：老曹、金香这个，嘿嘿嘿……你们只晓得打牌，老曹金香这个……

刘半傻的手语谁都懂，两个拇指分别代表老曹和郁金香。而“这个”等于“那个”——老曹与金香正在冬瓜场“那个”。刘半傻的话是否可以当真呢？不管真与不真，老同志又愤愤不平了：这不是非婚同居么？离了婚又睡到一张床上，不是乱搞么？有关部门真该出面管一管，照此发展下去，社会岂不乱套？

老同志泄愤而已，自知“有关部门”不会管这类闲事。“当今社会”默认下的东西，又岂止非婚同居？拿着道德去谴责，道德本身又如何呢？冠冕堂皇的道德腔是否有羞于启齿的潜台词呢？郁金香与老曹毕竟做过夫妻，念旧情睡它几回，如果用人性的标准去衡量，谁还能简单地说，睡到一张床上的旧日夫妻不道德呢？

牌桌上的老牌客并不追问的，发几句牢骚，心下受用些。几圈麻将搓下来，鼻息渐匀。偏偏有一个读报的刘半傻，标题顺着念又倒着念，自寻耍子。却又放下报纸，将两个拇指竖起来了，嘻嘻笑道：你们只晓得打牌，老曹金香这个。嘻嘻嘻，这个安逸……

马社长说：真他妈晦气。——老子又点炮了。

刘半傻怒目而视。却吃不准马社长是骂他呢，还是自骂手气，终于没有发作。

翌日下午五时许，老曹才返回吉胜街，老脸儿又放光了。——却显得讳莫如深。有人问他昨夜行踪，他笑而不答。扫地便扫地，浇花便浇花，不复显山露水，跳舞唱歌

啥的。对俱乐部的老同志一律客客气气，谈谈天气，说说冬瓜南瓜，“私生活”则免谈。以马社长为首的老同志关心郁金香的近况，老曹哼哼哈哈应付过去。街坊邻居评价说：

老曹现在学精了，逢人只讲三分话。

2003年举世瞩目的暖冬天气，到年底方有一丝寒意。蓉城的食客奔向大大小小的火锅店，气温降下一度，食客增加三成。位于肖家河的“球溪鲢鱼火锅”生意火爆，店长柴宝琴从早到晚地忙碌，笑脸迎客安排包间，和颜悦色支派员工。她是2001年随郑彩忆到成都的，郑彩忆是大股东，她是普通员工。因手头拮据，又生性腼腆，她在商女、齐红、赵燕、南子、郑彩忆等姐妹中自觉低人一等。自从她到肖家河做了店长，又在赵渔和郑彩忆的帮助下做了一名股东，手头宽裕不说，性情也开朗了——却不同于郑彩忆的泼辣劲。柴宝琴是含蓄的、女人味儿十足的，靠近商女一路。她穿着店长的蓝色套装，一双橘红高跟鞋，——乡下她就偏爱红与白。火锅店的营业面积有数百平米，上下两层，黄衣侍者穿梭，一律讲仁寿土话。玻璃门开了，来了几个老外，柴宝琴念着英语迎上去。玉林小区那边的店长，名叫南子的，每日教她背单词呢。南子从四川北部的渠县山区来，做过保姆，一步步走到今天……连同郑彩忆在内的三个乡下妹子常聚首，又融入一个更具亲和力的大家庭：这是以李进、赵渔、孙健君、吴海波等人为核心的小团体，能流连于日常琐屑，更能思考生活，并将思考付诸行动。女人们做着具体的事情，呆在感性的天地里，

却有一条小径通向理性之境域，于是赢得了生活的坚实的基础，丰富的当下与清晰的未来共属一体。男人们是低调的，凡事但求认真做。女人们生动，肉感，向上，两方面相映成趣。和谐，永远伴随着不和谐，伴随着差异以及内在的紧张状态——和而不同此之谓矣。

柒宝琴一笑两个小酒窝，漂亮的玻璃门她进进出出。今天另有一女子，年龄与柒宝琴相仿的，穿一件紫上衣，配着直筒裤，她也忙碌着，迎接鱼贯而入的食客。她的角色大概介于店长和侍者之间，也许是店长助理吧。她的个头比柒宝琴略高，脸儿粉白身腰俏，举步妖娆，晃眼看像1971年电影屏幕上的阿庆嫂。风情万种的阿庆嫂，楚楚动人的郁金香——不言而喻，这高挑女子就是郁金香了。

几天前，郑彩忆专程赴冬瓜场，将郁金香接到肖家河，还为她举行了简短而郑重的仪式，为她接风洗尘呢。座中十几个人济济一堂，李进赵渔都在的。郑彩忆当众说，请她到火锅店上班，原是由李进建议、圆桌会议集体通过的。酒过三巡又来了一位，竟是邱萍。郁金香忙起身，邱萍拥抱她，脸颊紧紧挨她脸颊。——虽然离开了吉胜街，好姐妹仍是好姐妹。话题集中到慈善基金会，邱萍说，她专为这事儿来。她带来一桩喜讯：金教授除了自己捐赠一笔钱，更动用社会关系募集资金。邱萍所在的质监局已明确表态，愿意出钱，条件是将局长的名字列入这项事业的发起者当中。而李进赵渔这边，各项前期工作已就绪：基金会挂靠“今天”出版社，报民政局批准，请审计局监督。同时联系中华慈善总会，请他们派员指导。一项由志愿者来推动的

民间的慈善事业，明年即可正式启动。——也许在川西属首创。工作将是细致的，各市县将陆续产生一批志愿者，深入基层做调查，重点锁定乡村小学。一旦启动，事务性的工作将与日俱增。

李进说：我们在座的，愿意做志愿者的请举手。

十几只手全都举起来了。——做善事谁愿落后呢？

赵渔说：虽然眼下的道德状况不容乐观，但大多数人良知未泯，有慈善冲动的人并不少。谨慎地加以鼓励、调集，形成小气候是可能的。

邱萍说：众人拾柴火焰高啊。

孙健君说：我在报社干了十七年，可以为慈善事业做很多事。

吴海波说：具体地做和媒体宣传，二者并举，形成大气候也未可知。市民社会的特点是闻风而动，成都尤甚。

李进举酒说：但愿吧。为我们迈出第一步干杯。

那一天郁金香异常激动。尽管她还不大明白做慈善在当今中国的特殊意义，可她凭直觉，明白自己碰上了一群善良的人。要说穷人，她再熟悉不过了，冬瓜场有的是……她置身一个温暖的大家庭，怎不激动呢？郑彩忆对她说：好好干，柒宝琴过得不赖吧？不出一年半载，你就赶上她啦。

郁金香当然要好好干，她历来是好好干的。乡下的女人，不好好干哪有出路啊？她可不想凭脸蛋儿吃饭。时下这类女人多，但凡有点姿色的，挖空心思卖个好价钱。郁金香心性高哩，卖钱？卖钱不如挣钱！黄帅呆花女人的钱，

是最让她瞧不起的。和老曹分手时，老曹额外给她钱，她横竖不要。她有愧于老曹呢，收下钱愧上加愧……火锅店给她定的月薪是八百块钱，租房子有补贴，干得出色加薪。她很知足了，一头扎进去，处处向柴宝琴看齐。她迎客送客十分周到呢，那笑容可不是假笑，那言语透着温馨。郑彩忆以总经理的身份巡视两家店，暗里观察她好一会儿，得出结论说：我们选她选对了，是块好料……其实，郁金香在“春来茶”的表现，李进赵渔等人已了然于心。郑彩忆暗示她：明年火锅店扩大经营规模，若她一直好好干，是有望成为一名股东的。

郁金香前景看好。劳动挣钱，不凭脸蛋儿卖钱，活着有主见，将来处对象时，首先看自己喜欢不喜欢。——暗想那人什么样呢？有一点很明确：他既非老曹，更不是黄帅呆。前景真是看好呢。

这天晚上九点，食客散尽，火锅店打烊。柴宝琴被郑彩忆唤去了，车上还坐着赵燕、吴海波，他们去青羊宫附近的一个叫“优雅尚舍”的酒吧。郁金香婉拒了他们的邀请，自回住处。她租了一间房，跟郑彩忆、柴宝琴租的房子隔几栋楼。郑彩忆问她何故如此，她搪塞说，清静惯了。郑彩忆打趣说：是不是有约会呀？要等什么……说得郁金香脸上一红。

郑彩忆猜对了，郁金香有约会，要等人。可她要等的那个人，郑彩忆猜不着的。她和老曹离婚，又答应嫁人之前将身子留给他，她说话算数。——她一向是说话算数的，因为她是郁金香。这种事儿自不便公开，瞒着大家为好。

可是万一公开了，她也无所谓：这不算丢人吧？起码她的初衷是好的，安慰伤心的老曹。老曹一味伤心，她如何开心呢？她对老曹固然情力有限，分手却又牵挂，时常打电话问他一日三餐。而伤心的老曹变了个人似的，并未贪图她，更多的是关心她。老曹说：金香，只要你过得好，我死也瞑目……郁金香离开吉胜街一个多月了，只在冬瓜场与老曹睡过一次，那快乐和眼泪啊——老曹伏在她身上哭，哭他的几十年哩。

郁金香到肖家河上班有一阵了，老曹未曾来过，她还有些念想呢。

郁金香信步走着。这小区很大，在一环路与二环路之间，高楼林立街灯明亮。过两天是圣诞节了，成都人过洋节疯着呢。郁金香想着元旦节：2004 年将至，而她将满三十五岁了。走过一栋电梯公寓，第 21 层的一扇窗口亮着灯光。她认出那是邱萍的家，她去过的。她们促膝交谈呢，从柴米油盐说到夫妻生活，郁金香有些吃惊：原来金教授和邱萍……而她自己，显然又属于另一种情形。——不管是哪种情形，年轻女人嫁老头，都会走进死胡同。郁金香虽然学历不高文化有限，却也敢于下结论了。邱萍很有同感，不住地点头呢。邱萍执她的手说：我们现在又是邻居了，你想来随时都可以……

郁金香仰望高楼想着邱萍，心中涌出一股暖流。世上终是好人多呀。她与邱萍也是有缘：一同住进吉胜街 77 号，又相继离去。不同的，是她主动离开老曹，而邱萍是被金教授含泪赶走的。金教授……真是一位可敬的老人啊，多

么宽广的胸怀！

郁金香走一路感动一路。隐隐约约有个预感：她不会再回冬瓜场了。只因有了几个亲切的面孔，这座曾经吓人的大城将接纳她。她是个单纯的女人，能被身边的事物所感动。而单纯与感动，向来是两朵并蒂之花，不单生发快乐，更能留驻容颜——复杂的女人驻颜艰难，即使是在雾蒙蒙的四川盆地。郁金香走到二环路趑回，她的手机响了。却是老曹的电话，老曹说，想到肖家河看望她，不知她是否……方便。郁金香很爽快，她说：你来吧。她把具体的位置告诉他了。

郁金香租的房子在一座六层楼的屋顶上，房主额外修的，宽敞，家具现成，租金也便宜。她买了水果回去，沏上一杯热茶。她走到屋顶边缘，望着楼下的道路。远处的主干道车水马龙，通向灯火辉煌的一环路，通向质监局的尖顶大厦。——老曹将从那个方向来。郁金香披一件白色羽绒衣，穿着蓝色的灯芯绒裤子，她自己买的，不是商女或邱萍送的。她回头瞧瞧自己的屋子，里外收拾得干净整齐，一如冬瓜场的庭院，吉胜街的门房。勤劳的女人永远勤劳……她的目光移向那双人床，它铺着印花床单呢。一缕羞涩袭来。这时她看见了老曹，衣衫单薄骑着电瓶车，朝她住的这栋楼疾驰而来。这情形宛如去年夏天，老曹趁了夜色直奔冬瓜场，短袖衫在风中鼓荡、飞飘。

2006.1.5. 三稿于

眉山之忘言斋

老夫少妻

后 记

老男人魅力如何？很多中年男人关心这个问题，或者说，忧心这个问题。我的记忆中有一位，七十多岁的知识分子，高而挺拔，举止潇洒，不输给眼下的年轻人。他六十几岁也曾活跃在运动场上。他老婆死得早，第二任妻子生得玲珑，年龄也小他许多。老夫少妻时常散步，相挨相偎的，并且一走若干年，并未走出颓势，甚或走散。我写金教授的时候，脑子里常有他的影子，有点拿他做原型的意思。

金教授和邱萍分手，好像不是我写出来的，是他们自己在生活中走散的。有魅力的老男人尚且如此，遑论其他。

老夫少妻悲剧多。

然而老夫少妻是挡不住的潮流，只会越来越多。于是，悖论出现了，撕裂显相了，写小说的人，就得从悖论与撕裂入手。

小说写完第一稿，寄到《小说界》。主编魏心宏老师很快看完了，打电话说，有七八分火候，发是没问题的，但是，有缺陷：不够尖锐。魏老师对作品提意见，通常是从大处着眼，凭着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直觉，宏论滔滔，这是我特别要感激的。我着手修改，紧要处增加了3万字，共11万字。小说发在2005年第5期9月号《小说界》上，各方反应不错。魏老师又打电话，说中国作协一位姓张的老领导高度称赞，全家人争看我的小说云云。我自然兴奋，受到鼓舞。适逢广东李靖国教授深夜发来短信：“大作思之深，笔之细，联之广，赞之绝，审之严，当今文坛，罕有其匹……国内涉性之作，均可告退，无须再来比肩。”我的

兴奋就可想而知了。不过我后来发现，小说还是有缺陷。我第二次着手增删，字斟句酌，方方面面考虑周全。现在的这一稿，大约 16 万字。花城出版社，为单行本提供了契机。

老夫少妻悲剧多，是因为悲剧的因素太多。我见过的几对也确乎如此，即使不离婚，也各自较着劲。而街坊的议论，极尽讽刺、挖苦、拆台之能事，折射出各种心态。依我之见，年轻女人看上老头子，也有其内在动因，未必全是贪图钱财。这个现象很复杂，得从历史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、生理的、心理的，多角度穿透它。写小说其实是换一种方式做研究，感性理性同时切入，既要写得好看，更要写得透彻。作家当建立自己的“现象基地”，潜心学习现象学的方法，追根溯源，辨幽析微，层层展开，最终赢得广袤。

写这本篇幅不大的书，三易其稿，我还是有野心的：力争在国内的同类题材中做得最好。而由于亲身体验的缺失，尖锐度就始终是我的努力方向。

思想所到之处，生活扑面而来。思想乃是生发思想的一种能力。思想者以后退的方式赢得广袤……我们无疑是处于最佳的写作时期，社会大转型，各色人等登台亮相，好的坏的全来了。生活对作家提出了空前的挑战。挑战意味着：洞察力与想象力缺一不可。事实上，洞察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想象力。而获取这两种大力，仅仅在文学圈内打转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圈子越旋越小，似乎已成宿命。文学应当被置入力之舞的中心。真正的文学往往在文

学之外：你要看清某种东西，必须身在其中又置身局外。当然，置身局外，本身就需要一种定力。

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拢集与展开是一切思想和艺术的指南。

我感到奇怪的，是某个所谓的大牌作家，竟敢公然诋毁《存在与时间》这一举世公认的伟大著作、人类屈指可数的最高智慧的结晶之一。我劝此君：读不懂译著，就读读陈嘉映、孙周兴、倪梁康、刘小枫、张汝伦……若是一味靠二十年前挣得的一点名气，就沾沾自喜妄自尊大信口胡说，那真叫做无知者无畏了。

这是题外话。不过，老实说，这些年我的感受是：国内的一流学者们，视野之广阔，目光之尖锐，确实把所谓的名作家远远地抛在身后了。作家们奔忙于品牌效应的最大化，有几个人埋首于中外经典，苦苦思索细细打量？诚如张炜所言：国学荒疏西学懵懂。张炜可不是冒牌的大作家，尚且谦逊如此，固步自封的家伙，真该就地转向，咬咬牙坐几年冷板凳，把张炜的这句肺腑之言视为座右铭。

说点轻松的。

老夫少妻这种事儿，目前尚不多见。媒体的相关报道能引起轰动，即为证明。成都、眉山的街头，老头子手挽小姑娘，是会招惹眼球的。换句话说，老夫少妻对堂而皇之地走上街头，尚存若干顾虑。十年八年之内也许将有改观。有钱的人多了，钱财总得有个去处。张恨水、林语堂的小说频频被搬上荧屏，大户人家的生活景观备受青睐，妻妾打闹，子孙蝇营……几千年的传统，在中断了几十年

之后再度受崇尚。但是，这几十年积下的能量非同一般，足以形成任何规模的抵抗运动，不单妇女要反抗，相对弱势的、“资源紧张”的男人也会奋起。有钱人终究是少数。有钱且有魅力的老男人又少得可怜。依我看，一场混战在所难免，愈往后愈见激烈，甚或惨烈。反抗者们会拿起各种武器，包括道德这件武器。

为什么说混战呢？因为交战的双方，各有各的麻烦。比如，老夫少妻之间，同样不乏争斗的空间。而为数众多的弱势男人会蹦跳，瞅机会捞一把。我写老曹就基于这个理由。老曹是弱势老男人当中的佼佼者。写一个蔫巴巴的老男人不好看。虽然蔫巴巴自有其生存论上的意义。

写金教授，则是想探索：被理性包裹的身体这一重大课题。金教授与老曹，分别显现了两种极端形态，以及从中形成的张力。人类学是我插在金教授身上的一根标签。这方面的书我去年才开始读，热炒热卖，还请方家见谅。

小说中的人物与《暧昧》、《色醉》有交叉。类似的例子中外皆有，毋须赘言。

非常感谢花城出版社看中拙作。感谢秦颖副社长和孙虹老师，他们的慧眼，使单行本得以面世。

是为后记。

刘小川

2006. 暖冬

记于永通河畔之忘言斋

小说描画了一乡一城两对老夫少妻的爱情：年过花甲进城打工的看门老头老曹，变尽花招，将离了婚的村妇郁金香弄到手，引来诸多街坊邻居艳羡。年逾古稀、著名的金教授，妻子去世后与女研究生邱萍结为夫妻。两对老夫少妻生活在同一个大院子里——吉胜街77号，过着生理与精神由磨合而越磨越不合的日子。一年未满，视野渐开的郁金香主动离开老曹，追求新生活去了。而金教授最终也选择了离婚，既是放年轻妻子一条生路，也给自己保留一丝尊严。

责任编辑：孙虹

技术编辑：易平

平面设计：苏家杰

定价：16.00元

ISBN 978-7-5360-5011-2



9 787536 050112 >